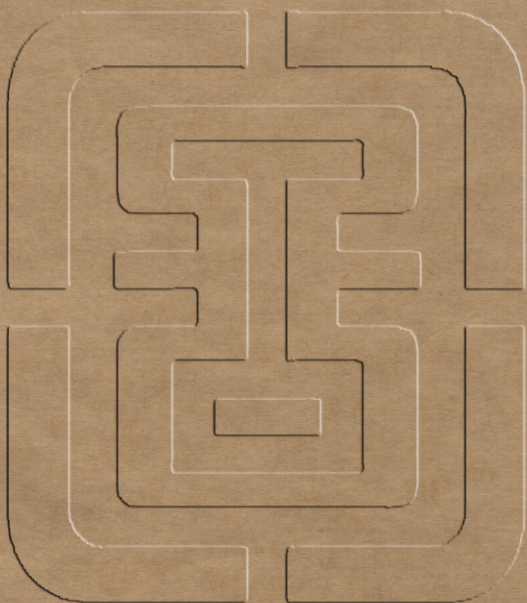


一百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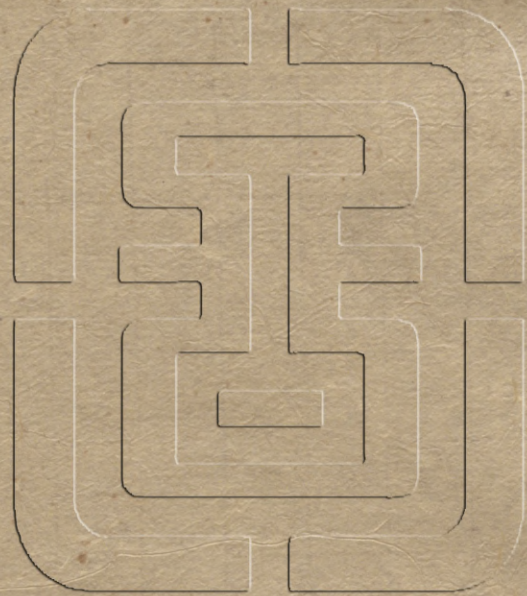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八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

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天戴疏正義曰儀禮釋官曰案鄉射

十一鄉大夫貢士後以此射詢眾庶其禮皆先長會民習射一

是鄉大夫射鄉大夫是射詢眾庶其禮皆先長會民習射一

諸侯之鄉射於州序長是射詢眾庶其禮皆先長會民習射一

中又鄉大夫射於州序長是射詢眾庶其禮皆先長會民習射一

注此州長習射於州序長是射詢眾庶其禮皆先長會民習射一

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州為鄉大夫比與賢能訖

而華云此當兼鄉大夫詢眾庶亦行此禮故各舉其禮也吳氏

之屬故亦曰鄉射也此與射者士與鄉之各舉其禮也吳氏

學宮飲酒而習射也此與射者士與鄉之各舉其禮也吳氏

飲酒而但射習射也此與射者士與鄉之各舉其禮也吳氏

人聖王以弧矢為威教民自衛也其來尚矣此角而爭聖人制

是書經

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夫賓興鄉射為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孰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於庠庠則為序序豈養老一學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為庠射則為序序豈養老一學也盛氏世佐云此篇陳天子之州長春秋習射之禮鄉老及鄉大夫賓賢能訖亦用此禮詢眾庶侯國亦如之注專指諸侯之州長似未備先儒或曰為士大夫習射之通禮非蓋以禮屬民而讀灋飲射皆有民社者之責也豈士大夫平居所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也又案庠序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為鄉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為州黨學矣鄭說蓋本諸此又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術鄭讀為遂孔疏云此蓋鄉之所居黨為鄉學之序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又云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孟子則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某之夫鄉學之設但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明堂位亦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頓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

三代共之此皆不可曉朱子通解學制篇既並列諸說而斷之曰孟子說與上下數條皆不合未詳其故又云古者教人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行不可得而變革若其名號位置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言之外出於諸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矣然不敢有所取舍姑悉存之讀者亦不必深究也斯言真得闕疑之旨矣然以諸說之時世先後考之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之禮為正蓋周之學制自春秋時已廢不復講故佻達成風子矜作刺魯僖能修泮宮史克至作頌以誇美之及其季世七國兵爭此制益蕩然矣故孟子所至輒倦以興復學校為勸說然其名號沿革之詳容有得之傳聞而失實者又況漢儒攬撫灰燼之餘襍以夏殷之禮何怪其參差而不相符乎乃若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定而鄉飲酒義即儀禮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郝氏乃執孟子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為無稽之譚乎褚氏寅亮云此篇及鄉飲酒義教氏以為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酒於學宮之禮案之各經義都不合故不可從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也主人州長

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為習民以禮樂不主為賓已也不謀賓



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  
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  
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射禮  
君亦用此禮射而詢眾庶乎疏先與賓飲酒如鄉飲酒之儀  
及立司正將旅酬乃暫止不旅而射射已更旅酬坐燕並如鄉  
飲凡賓至之前賓退之後其儀節並不殊也此下言將射戒賓  
陳設速賓凡三節皆禮初事○校勘記曰注鄉大夫鄉大夫若  
誤作卿不言拜辱辱下疏有者字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  
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者賈疏云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  
長亦諸侯之州長也士為之是以經云釋官曰案鄭注鄉大夫  
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為之釋官曰案鄭注鄉大夫以下大夫  
州長為士周禮州長次鄉大夫七等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  
為之則諸侯之州長當士為之內則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  
藏諸州府伯亦長稱州伯即州長也盛氏世佐云主人謂天子  
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眾庶與則鄉大夫也親之不合使州長  
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為主人其稱鄉大夫非胡氏肇所居之  
疏謂大夫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大夫若胡氏肇所  
注云鄉大夫若若禮州長則稱鄉大夫也謂鄉大夫大夫若胡氏  
習射鄉大夫之主之經所謂主人則稱鄉大夫大夫若胡氏肇所  
會注意宜為盛氏所駁云戒猶警之也語也者張氏爾岐云賓  
以州中處士賢者為之若大夫來為遵則易以公士方氏苞云  
冠之賓贊始汎戒之前期三日筮之既筮而宿之前期一日告

之鄉飲鄉射則並戒宿於即事之日何也冠子私家之事雖前  
期宿戒尚恐奪於公事與賢能習射則國政也鄉大夫既就先  
生而謀賓介則眾賓之當與眾公卿大夫之來觀者預備之矣  
春秋習射其法有常其人定故可以及期戒速同日而畢事  
也吳氏廷華云射為行禮之事最重謂當先期戒速同日而畢事  
俱不言先期亦文省耳鄉飲注乃造作夙興字遂有戒賓與射  
同日之說不知何戒者先期告之使之致敬何等鄭重若與射  
日則召賓足矣何必曰戒此皆因鄉飲酒有不宿戒之說故據  
之不知彼無所謂使能不宿戒者蓋謂諸職事皆能而爛於禮  
故不必宿戒之若以賓言則何得曰使云出迎出門也者盛氏  
世佐云主人戒賓必請賓家請之賓出已家大門外迎主人疏  
謂出序之學門外非云請賓家請之賓出已家大門外迎主人疏  
民以禮樂不主為賓已也者教氏曰請亦謂致戒辭而請之為  
賓也請下似脫一賓字方氏苞去州長教民習射故賓不宿戒  
不固辭一與鄉飲酒但不言拜其辱蓋此賓或在朝公士或不  
仕之君子與鄉大夫所舉賢能不同即或用庠序中學士亦奉  
長吏之教令而習禮無所為拜其辱也盛氏用庠序中學士亦奉  
兩云賓拜辱此則云迎送者拜辱明其意迎送指其事無異也  
注說似求之過矣去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引周禮者鄉  
賓也胡氏肇所曰此賓賢能之後將習射以合民儲材不能遽  
繩以觀德故注以不謀賓為事輕也引周禮者鄉大夫職文五

是青徑罕寶扁

儀禮正義八

三



物者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及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馬融論語注曰一曰和志言其平心志也二曰和容言其和威儀也三曰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曰和頌言其合音節也五曰興舞言其中舞蹈也與鄭說異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還賓送再拜還射宮疏正義曰賈疏云射宮鄉州序也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疏正義曰省錄射事下文張侯等事也無介也其序賓之禮略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射義曰酒之禮鄉飲有介此無介者鄉飲主於禮賓此主於射序賓之禮略故不立介以輔賓也敖氏曰無介者以介尊次於賓同於大夫射時難為耦也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近似而未得其情也謂略於序賓則賓長三人皆得受獻而獨略於介何義乎謂難與合耦則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介必學士之越其曹者乃不得儕於羣士而與大夫耦乎蓋大射鄉射公會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次比者必有多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俾眾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倡眾耦足矣無所用介鄉射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可知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賢者眾多不可以賓介盡之公食大夫則異國之臣惟

右戒賓

正容當此盛禮而介不與禮以義起各有所當耳案此說可備一解

乃席賓南面東上

不言於戶牖之疏正義曰賈疏云鄉飲酒在序以其無室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敖氏云不言戶牖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而房則中見之也惟為神席

則而上方氏苞云燕禮司宮席賓于戶西東上昏禮主人筵于

戶而而上方氏苞云燕禮司宮席賓于戶西東上昏禮主人筵于

經尊于賓席之東則在戶牖間之常位明矣注疏說非高氏愈

云賓席南面居尊位也鄉飲酒禮不及布席之面此詳之褚氏

寅亮云下經云尊于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間似州序實無室

者盛氏世佐云此賓席亦當在牖前經不言房戶間似州序實無室

大夫射於序序有室云云前可也則長射於序序無室云云牖前

不可也序何以無室也州之學小於鄉其堂淺去其室壁之限

堂斯淡矣無室則無房本記曰出自東房為射於序序無室之限

而西言繼者甫欲習眾疏正義曰敖氏云眾賓亦眾賓之席繼

是寺經解賣扁

儀禮正義八



而西眾賓之席亦皆不屬而東上蔡氏德晉云眾賓之席以次  
相繼而西皆南向當面房之外也注云未有所殊別者褚氏  
寅亮云明所以相連屬之故其不妨連屬者升降可知各由其席  
之西端不必留隙地也賓既升降由下眾賓同可知韋氏協夢  
云此所謂繼即鄉飲所謂不屬眾賓之席依次而面不相接屬  
以便升降也張氏惠吉去賓有席而拜知席不與眾賓繼又禮  
云面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而賓近於西  
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卿之位在西而眾賓  
之席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胡氏肇昕曰經言繼而西言眾賓  
之席皆在賓之西相繼而西非謂眾賓與賓席相連屬也鄉飲  
言眾賓之席不屬此言繼而西互為詳略非有異也方氏苞謂  
鄉飲與賢能以獻於君使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於與之日  
即辨其等列若春秋習射即公士為賓亦宜席主人于阼階上  
與鄉之學士齒無庸過為區別說似太泥  
西面東階疏正義曰教氏云阼階上東西節也南北當東序凡  
東序端韋氏協夢云主人席當東序則西面北上鄉飲有介席  
與主人席對此無介則主人席亦無對席矣胡氏肇昕云西序雖  
無介席而眾賓多則亦席於西序但不得與主人席對耳張氏  
惠言云記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而  
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尊于賓席之  
小卿之位在西而眾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

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

曲曰左向之疏正義曰教氏云賓席之東即房戶之閒也張氏

也肆陳也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篚以貯齋禪尊南東向

陳之首枉而高氏愈云設尊於賓席之東者賓與主人酌之皆

便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此不言房戶

閒而言賓席之東者容或有射於序者無房戶可言也賓席隨

地而移故依之以見設壺之處且與榭互備此古人立言之法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

西南肆榮屋疏正義曰張氏兩岐縣于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

方辟射位也但縣磬疏正義曰教氏云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

者半天子之土無鐘疏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蔡氏

德晉云鄉飲無射事則縣於階閒今辟射位故縣於洗東北也  
韋氏協夢云水在洗東縣又在洗水之北於洗為東北注云此  
縣謂磬也又云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土無鐘者賈疏云周禮小  
胥職云半為堵全為肆鄭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  
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  
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鐘磬為肆諸侯之卿  
大夫判縣者分一肆於兩廂東縣磬西縣鐘若天子之士特縣  
者直東廂有鐘磬二簾為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故云無

是考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八



鐘敖氏云縣謂縣鐘磬與鑄於筍簞也鼓鼗之屬亦存焉周官  
 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又曰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  
 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為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  
 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而方之縣先磬次鐘次鑄鼓鼗  
 在其南下經云不鼓不釋鐘師職云掌以鐘鼓奏九夏鑄師職  
 云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秦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  
 是禮亦有鐘鼓鑄明矣褚氏寅亮云小胥云凡縣者知縣亦有  
 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不待言即天子卿大夫  
 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者果何屬乎經雖無  
 明文注及疏以義差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而縣鐘士  
 則有磬而無鐘也東磬而鐘合之乃成肆就東面而言則均之  
 半為堵士無鐘直半為堵而已無鐘則無鑄矣然則陔夏乃金  
 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  
 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用鐘鼓鑄恐未的盛氏世佐云縣編縣  
 判縣鐘磬二肆諸侯之鄉大夫半之鐘磬為一堵天子之縣正  
 特縣鐘磬一肆諸侯之州長半之唯磬一堵斯禮也實兼此數  
 者故也大夫判縣當東面分列今皆在洗東北者辟君也大射  
 君禮本合三面皆縣以辟射位闕其北唯東面各一肆故於此  
 宐辟之又案春秋襄十一年左傳云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  
 其鑄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孔疏  
 云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

也知禮法得賜之也據此諸侯之大夫未蒙君賜在私家不得  
 有鐘磬與鑄之樂其有之者蓋出於特典此在公所行禮雖未  
 賜亦合鐘磬俱有鑄未聞據賈疏則卿大夫以下皆無鑄也下  
 經云不鼓不釋則鼓亦有之以其非金石之樂大夫士皆可用  
 也此與上篇皆大夫士之禮敖氏禘引天子諸侯禮釋之誤經  
 云而面則鼓之者東面矣若有鐘在其南鼓又在在其南皆面  
 也鼗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也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  
 未聞其是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射布而曰侯者王朝射之以威不  
 以取數焉寔寔遂均名之也諸侯以下則因其名而不改與  
 下綱謂已繫者也綱不及地武則下今亦然張氏爾岐云侯制  
 有中有躬有舌有綱有綱中其身也方一丈倍中以為躬中之  
 上下橫接一幅各二丈謂之躬倍躬為左右舌用布四丈接於  
 躬上左右各出一丈為舌下舌半上舌用布三丈接躬下左右  
 各出五尺也其持舌之繩謂之綱維其綱於幹者又謂之綱上  
 下各有綱下綱去地之節則尺二寸程氏瑤田云司裘職王及  
 圻內諸侯卿大夫大射皆皮侯也據大射儀列國諸侯與羣  
 臣大射亦張皮侯故司裘注云列國諸侯射之三侯即引大射  
 儀謂皮侯也然則大射未有不用皮侯者若賓射天子亦張布  
 侯據射人職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一侯二正  
 士狩侯二正注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者三正二  
 正之侯一侯者二正之侯則天子亦張畫布之侯梓人職所謂  
 是皆經罕賈扁儀禮正義八







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也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  
 取節於侯黨也而五步亦謂侯黨之而也然則此乏其南十丈  
 其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與郝氏敬曰乏以皮為之形如曲屏  
 唱獲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於內以避矢力至此乏竭故名  
 乏黨偏近也玉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蓋  
 三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  
 丈也而五步謂去侯而三丈避矢道也張氏爾岐云乏狀類曲  
 屏以革為之唱獲者於此容身故謂之容矢力不及故謂之乏  
 黨旁也三分侯道而居旁之一偏西者五步此設乏之節也侯  
 道五十步步木尺計五十丈居三之十而五步故云北十丈  
 而三丈必於此者取可察中否唱獲聲達堂上也盛氏世佐云  
 此言設乏之法也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其南北節也而五步  
 者東面節也黨郝訓偏近得之蓋侯道三十丈若第云三分侯  
 道而居其一未知其近堂與近侯與惟云居侯黨之一而後知  
 其去侯十丈也先儒以侯旁釋之其義頗晦且經云而五步則  
 三之而近侯身者居其一則下以瞻中否而上得聞唱獲聲於  
 近遠為得中也又居西偏五步則為矢所不及矣褚氏寅亮云  
 聶氏崇義曰乏縱廣七尺有半以牛革鞣漆之陳氏祥道云正  
 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為乏謂之容以獲者所屏也鄉侯五十  
 弓則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  
 棟士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士堂之深自室

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  
 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士而州序之庭蓋深於士廟及寢之  
 庭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苞亦云遠於堂而與侯近故曰侯黨與  
 刺說同但以黨為旁既混於面五步之文而以黨為偏近謂參  
 分侯道而居侯偏近之一義亦不顯三分侯道而居其一知其  
 近侯非近堂者經以侯字明之非以黨字明之也考經文以侯  
 黨與侯道對言皆實有所指若以黨為偏近與上文道非同類  
 矣今案黨所也左氏哀五年傳何黨之乎杜注黨所也公羊文  
 十三年傳往黨禱侯何注黨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上黨黨  
 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然則參侯道居侯黨之一  
 者謂參侯道而居侯所三分之一也王氏引之云之一二字當  
 在乏參侯道下讀乏參侯道之一為句乏參侯道之一者乏之  
 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為十丈經  
 言之參侯道之一故注言此乏去侯三十丈也乏在其西五步  
 故云居侯黨而五步六尺為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而五步  
 故注言去侯而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為去侯  
 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  
 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  
 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而五步也

右陳設



羹定也謂狗熟可食疏正義曰注猶熟也校勘記云熟徐本

出宜從孰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

後不具校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

賓送再拜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為異疏正義曰敖氏云

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明矣鄉飲酒禮不言

氏世佐云於此乃言朝服而謀賓介是戒速亦皆朝服也主人待

主人服而其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戒速亦皆朝服也主人待

賓輕重之差於此可見敖說非方氏苞去與賢能國之重典也

故戒賓宿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也疏正義曰

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則前此皆常服可知矣凌氏廷堪云

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

飲酒之為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

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

司正注以為服立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為可據也公倉大夫

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朝服會禮盛於燕禮

用朝服豈有會禮戒賓反用立端者敖氏之說當矣韋氏協夢

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

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敖說是也

胡氏肇昕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凌氏章氏從敖說與注異

考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鄉飲經文不

言何服則戒宿同為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

非朝服可知如以鄉射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

例見於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朝

服而謀賓介耳記在作經者之後不得云例見於鄉飲也記始言朝

戒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以詳鄉飲

之所略不得於速賓始言朝服令人疑宿戒之相殊也注說甚

右速賓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相主人家臣疏正

日張氏爾岐云此下言飲賓之事迎賓拜至主人獻賓賓酢主

人主人酬賓主人獻眾賓一人舉解為旅酬之端遵入主人獻

遵自酢工笙合樂樂賓主人獻工與笙乃立司正以安賓察眾

几十節皆與鄉飲酒禮同此為射而飲其後即詳射事○及門

序序唯有一門故皆直言門而不言大門內門注云相主人

與吳氏廷華云飲射皆公事不常用家臣鄉飲注以相為主人

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

閒而專則實相接也

精而駁之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賓及眾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眾



之吏蓋以屬揖眾賓差卑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同是鄉人官言是也揖眾賓宜異疏無奇者唯據立為賓者尊故於眾賓云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差卑主人以賓揖先入入門右面疏能左右之曰以此與聲之轉主賓相接為不等之稱故因與也賓厭眾賓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疏正義曰注在前也者敖氏云少進謂少東方氏苞云少進而東以獨與主人揖讓也鄉飲酒之賓介禮安同盛氏世佐云少進而東以獨與主人北上又云賓少進者眾賓雖皆北上其實比肩而立賓序在前去眾賓差遠也敖說非程氏瓊田云鄉飲酒禮注皆入門而東面疏以主人至門內需待賓則賓此時亦在門內需矣然云北上賓少進者則賓與眾賓堂下階西之位準此矣賓位直而序眾賓以次而南少退於賓據賓降解洗降洗進退之節擬之則位不迫於階而遠在階南矣下經賓辭洗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案位亦不得南於洗賓位必與主人位相對眾賓位必與兄弟位相對主人及兄弟之位見士冠禮主人立于階下直東序而面兄弟立于洗東面而然則兄弟退於主人既曰洗東雖眾兄弟以次而南其長必略當洗主人位在兄弟上雖近於洗必少北於洗準此以定賓位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

南北之節北不迫於階南不踰於洗矣

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

也疏正義曰言皆行者賈疏云賓主既行眾賓亦行敖氏云皆行言皆先後也郝氏敬云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方氏苞云主人接賓前後儀法皆與鄉飲酒同惟此言皆行鄉飲酒

主人與賓揖讓而升介至眾賓徐進至階下事不相連鄉射則眾賓皆隨賓而行也與賢能則全用賓主之禮故聽其自行教射則兼用有司之法故使之隨行黨正之正齒位賓入而眾賓從之亦此義也鄉飲酒之眾賓主人不酬而鄉射則眾賓長亦受酬以大夫不與則長正當介位也敖氏似謂賓與主人同行

節究以教氏郝氏說為當注云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者敖氏云主人先升者是一等賓乃升敵者之禮也方氏苞云凡敵者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謂舉步少有先後耳此賓州民也故州長先升一等而後賓升燕禮則賓升公降一等而揖之義亦類此胡氏肇斯云鄉飲酒禮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此盛其禮以尊賓為敵者之禮也此言主人升一等賓升射禮賓較卑故不敢與主人並升與

鄉飲酒異也舊說多誤吳氏廷華云主人有道賓之義故先升以為進宜主人升一等賓升射禮賓較卑故不敢與主人並升與

難無謂主人升階上當楣北而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

是寺巫淫賣扁儀禮正義八

是寺巫淫賣扁儀禮正義八

是寺巫淫賣扁儀禮正義八

是寺巫淫賣扁儀禮正義八

是寺巫淫賣扁儀禮正義八

是寺巫淫賣扁儀禮正義八



再拜 主人拜賓 至此堂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將獻疏正義曰主人坐取爵校勘記

云以降也 賓降從主人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與辭降重以主人

今文無 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坐奠爵奠爵於階前也注云

阼階無 疏今文無阼階者胡氏承琪云全文無阼階似當作今

文無阼階前蓋今文但云主人西面坐奠爵而已若只無阼階

二字則是以主人前為句讀為丑前獨前之前禮經無此文例

矣下文賓以虛爵降主人前當有阼階前故鄭從古文 賓對對主

興辭降彼有西階前此自當有阼階前故鄭從古文 賓對對主

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飲潔

院 疏正義曰注飲潔敬也校勘記云飲徐陳通解 賓進東北面

辭洗 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鄉飲酒

進字 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反位 反從降之位也鄉飲 疏正

句 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反位 酒曰當西序東面 疏正義

曰當西序東面校勘記云下 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

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乃降將更

壹皆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主人奠爵不言面 賓降主人辭

作一 疏面賓拜洗主人奠爵不言北面故此詳之 賓降主人辭

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止也有疏

正義曰朱子云賓降案 主人坐取爵賓之賓席之前而北面獻

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 主人坐取爵賓之賓席之前而北面獻

賓進於賓也凡 疏正義曰校勘記去賓席之前教氏云席之當

單疏標目 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疏正義曰注猶

是書經解讀編

儀禮正義八

七



末以祭也肺離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右手取肺上為本下為末疏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此亦同故文略耳胡氏肇斯云注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用鄉飲酒文不云弗繚者以彼為繚祭此絕祭也疏尚左手齊之齊嘗也右手在下與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絕以授口嘗之

啐酒疏挽拭也啐嘗也疏降席坐奠爵拜告旨疏降席也旨美也疏正義曰奠爵方氏苞曰席南鄉北鄉以而方為上开席自下賓不宐由面以不欲與主人相背變其常故特著之降席本宐自西故不言告旨者張氏爾岐疏執爵與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云告主人曰旨酒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疏主人阼階上荅拜

主人阼階上荅拜

主人阼階上荅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疏將洗以疏正義曰注以酢主人校勘記云酢釋文爵此不言洗互見主人降疏從賓也降立阼階

賓西階前東面坐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

洗北面坐奠爵于筐下興盥洗疏賓北面盥疏正義曰高氏愈云

前上筐而言以其設於阼階下故云下筐也方氏苞云注疏主人自內出故南面洗賓自外入故北面洗非也古者為長道通

於師鄉飲酒鄉射之主人長也師也賓民也弟子也故雖執賓

主之禮而兼存師弟子之義也然則主人之獻賓而北面賓酢

主人東南面何也尊賓之義既明著於戶牖間之面位矣其餘

儀節又各有時摺之宜主人實爵於尊南而降至主人之席前自

宐北面賓實爵於尊南而降至主人之席前自宐南面然則燕

與大射主人代君賜爵而洗皆北面何也君雖使膳宰為獻主

而膳宰所執則為賓舉解之禮若南面則嫌以主主人阼階之

人自居其升也從賓之後而由西階亦此義也主人阼階之

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筐對主人反位疏主人辭洗進也

疏正義曰注主人辭洗進也校勘記云徐本教本俱無也字與單流標目合通解有云反位從降之位者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復阼階東面西面上文主人降注云降立阼階東面故云從降之位也云主人辭洗進也者蓋主人降在阼階東面因辭洗進而東南面今復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疏正義曰張氏從降之位也賈疏未明賓卒洗揖讓如初升疏爾岐云如初者一揖一讓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如初獻賓時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升字疑衍鄉飲酒禮云賓實爵韋氏協

王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報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酢要義作

注將洗以醑主人賓東南面醑主人注醑報經與注以酢為醑

唯此如魏氏說則醑字經一見注兩見也釋文云醑主才各反

報也劉云與酢同音義此當為前注作音主人阼階上拜賓少

而不言下同則此節經注釋文仍作酢歟

邊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

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疏正義曰注亦齊啐校勘記

不告旨酒已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

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

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奠爵序端擬獻眾賓用之章氏協夢云鄉

飲酒賓西階上答拜不言北面此主人阼階上再拜不言北面

亦互文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解于篚以降將酬疏正義曰鄉飲酒云降賓降主人

奠解辭降賓對東面立疏正義曰鄉飲酒云立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解洗賓

不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之

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興酬勸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

人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先自飲所以為勸也韋氏協夢云

鄉飲酒坐祭不言主人賓兩答拜不言北面當從此文為正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酌以將升不拜洗酬禮殺也賓西階上立主

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酬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解于薦西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解于

薦西方氏苞云賓酢主人主人拜賓少退與鄉飲酒同主人酬

賓賓拜而主人不少退與鄉飲酒異何也習射以明教訓公士

為賓致敬於州長亦宜與鄉大夫同鄉大夫為國求賢故於賓



介受酬之拜皆少退蓋過禮以明尊賢之義也  
也以施於習射之賓則義無所取故無此節  
賓辭坐取解以興  
反位賓辭辭主人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反  
位酬酒不舉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而當西序主人將與眾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酒此下有主人獻介介主人西南面

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正

曰壹拜校勘記云一徐本通解要義俱作壹敖氏作一石經補

似而實非也禮有宜分致者有宜合致者賓主獻酢自不宜使

與天子大合諸侯為壇於國外五等之君傳擯主人揖升坐取

爵于序端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序端之爵即受酢時降洗升

實齋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眾賓多矣

國以多德行道藝為主人拜送眾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齋

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疏正義曰賈疏云降復賓南東面位眾賓

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拜受爵禮爾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諸疏正義曰賈疏云此還眾賓辯有脯

醢薦於疏正義曰賈疏云還主人以虐齋降奠于筐不復

右主人獻眾賓

揖讓升賓厭眾賓升眾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解于賓一人主

升實解西階上坐奠解拜執解與賓席末答拜舉解者坐祭遂

飲卒解興坐奠解拜執解與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

將進疏正義曰升實解校勘記云賓拜拜受舉解者進坐奠解

奠解實石經補缺葛閱俱作賓儀禮正義八



于薦而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疏正義曰敖氏云前篇舉  
 解者而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解者降疏正義曰張氏兩  
 舉之為旅酬故奠於薦西方氏苞云特牲少牢之禮異者詳之  
 同者則互見此篇自獻賓至舉解於賓與鄉飲酒同而一復  
 見何也士大夫之祭禮眾所習知故可互見若鄉飲酒三年而  
 一舉士不預教則始與於眾賓者或愆於儀惟於州長教射詳  
 之則進而與於賓興者可益深於禮意  
 下而與於蠶賓者亦眾習其節文矣

右一人舉解

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尊者

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疏正義曰若有尊者敖氏云  
 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為假謂若有與此會而為尊者  
 也張氏兩岐云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定也案鄉飲酒於篇末  
 略言尊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亦所云如介禮也入門左者敖  
 氏云入門左則鄉者賓入之位也不俟於門外別於正賓注  
 云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者方氏苞云周官以三公為鄉老  
 鄉之地廣興賢禮重故諸公樂道化之行而臨觀焉春秋習射  
 即有居是州者亦無為來觀故遵者唯大夫耳遵者之禮不詳

於鄉飲酒而具於是篇何也獻酬揖讓大夫即與賓同諸公雖  
 貴禮無以加故獨著其加席辭洗去席之特異者至所自執之  
 禮視賓主人每般為遵之道則然公大夫一也韋氏協夢云下  
 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可見諸公亦與焉此直舉大夫者大夫  
 之為尊者是其常諸公特偶有之故舉大夫以例遵者之禮也  
 云其士也於旅乃入者盛氏世佐云據注則鄉中命士來觀禮  
 者亦得謂之遵矣韋氏協夢去鄉飲酒記謂士既旅不入則未  
 旅以前皆可入矣蓋上賤既不得為遵者必主人請之為眾賓  
 而後得與其事雖或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  
 後入乎注非是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言遵者有公大夫不言  
 士而記云既旅士不入是士亦為遵也蓋遵者為觀禮而來不  
 限夫貴賤而行禮之節則有別也此士謂命士與為眾賓之士  
 不同韋氏以為眾賓之士當為遵者也此士謂命士與為眾賓之士  
 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盛氏世佐云謂他鄉之大夫士偶來  
 為尊者其待之禮隆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賓及眾賓皆  
 般之宜亦如本然也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賓及眾賓皆  
 降復初位也初位門內東面疏正義曰初位門內東面者賈  
 左東面北上故知之也敖氏去初位階面以南當序之位吳氏  
 廷華云初位蓋上獻畢降立之位在西階面以南當序之位吳氏  
 佐云此亦與鄉飲酒禮同復初位者復初降時面階下東面位  
 也眾賓在賓南鄭解為初入門內之位非韋氏協夢云注說非  
 是皆經傳真扁儀禮正義八



也主人祇於門內迎大夫而賓與眾賓何必降至門內乎且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與大夫相等既不可使賓厭大夫亦不可使大夫厭賓觀下文只言主人揖讓以大夫升而不言賓與大夫序升之禮則賓及眾賓不降至門內可知敖說較注為長程氏瑤田云初位門內東面指謂賓入門左與主人相面之處也竊以為此即賓與眾賓堂下直而席之位也注云不故居堂俟初位者堂下初立賓主直序之位也先是主人酬賓之後將獻眾賓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面序注云將與眾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瑤田謂斯時賓蓋以事竟復堂下之初位也冠禮冠者見母則堂事竟故賓降於直而序之位主人降復初位也是時冠者方適東壁賓主即降非至序之位始降也賓言直主大言復互相足也下經賓與主人及大夫取俎授司正及弟子以降矣必皆從之降者亦以旅酬事竟皆降而復堂下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

**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疏**正義曰主人揖讓以大夫升以至於一揖一讓之儀也主人以爵席于尊東尊東明與賓來降盛氏世佐云亦取爵於上篚也

**席于尊東**尊東明與賓來統於疏正義曰教氏云此言尊東鄉飲酒言賓東亦文互見也尊也盛氏世佐云遵者之席於庠則在東房前之而於序則

在棟後第二架當左楹之左皆所謂尊東也此亦謂無諸公則然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面而方氏苞云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遵席于賓東或疑繼賓席而東此曰席于尊東然後東面之位次顯然竝遵席與賓正相對而尊之設也少南亦具見矣蓋賓與遵之席必偏近於室尊必少南然後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以獻酬亦便耳韋氏協夢云自大夫辭洗以前與賓禮同自升不拜洗以後與介禮同惟尊東之席異於賓介耳大夫雖與賓相等而鄉射以賓為主自辭洗以前同於賓禮以前大夫得如賓禮者以諸公不在也若諸公在則亦如介禮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是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而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疏正義曰升不愈云凡所不者皆不以縛禮煩之所以優尊者也方氏苞云大夫之不拜洗與介不拜洗而賓不拜洗同恐重勞主人之答拜非以其尊也鄉大夫之尊猶拜洗於學士州長與大夫位相近而以尊廢禮非所安也工則并不辭洗義可參觀胡氏肇所云大夫如介禮介不拜洗非以其尊則大夫之不拜洗亦非以其尊也且不拜者主於遵者為言則遵者自不以拜洗重勞主是壽筮拜賓扁儀禮正義八



人之答拜也賈疏云以大夫尊故不拜洗不如方說之長主人  
 實齊席前獻於大夫者敖氏云席前獻其西北面與主人既拜  
 送則亦立於階東盛氏世佐曰凡獻必向所獻者之位獻大夫  
 當東北面以其位在東北故也敖云西北面非大夫西階上拜  
 進受齊韋氏協夢云鄉飲酒禮獻介時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介進北面受齊此云進受齊則於大夫拜時主人亦宜少退  
 不言者文不具○注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校勘記云案不下  
 疏有敢字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者敖氏云  
 鄉飲酒云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  
 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惟主言無諸公  
 之大夫則是鄉射禮諸公不與盛氏世佐云本記云若有諸公  
 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觀此章所陳  
 正與上篇介禮相同蓋為有諸公之大夫而言也有諸公則大  
 夫之辭加席也亦當如上篇所云委于席端主人不徹此乃云  
 主人對不去加席是又與無諸公之禮同矣何其互異若此歟  
 蓋遵者之來否及諸公之有無皆不可定經故錯舉一二以示  
 例其隆殺信屈之詳必待記而後備記之所以有功於經也然  
 觀乎此則其所謂如賓禮者亦可以類推矣敖氏據此遂謂鄉  
 射之禮諸公不與并嘗記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  
 者之失毋乃以辭害意歟

禮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齊拜主人答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  
 大夫升席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鄉飲酒禮不告旨下云自南  
 由東方疏方降席北面坐卒奠興坐奠齊遂拜執解興主人  
 介右答拜此與鄉飲小異當以鄉飲為正介席東面而南方為  
 上故降自南方大夫席南面以東方為上當降自東方但大夫  
 於階上卒齊拜若降自東方不若自西方之便則當自西方  
 矣敖氏云主人答拜亦於大夫之右注云凡所不者殺於賓  
 也者賈疏云凡所謂經中三事以其殺於賓若然上云不拜洗  
 亦是殺於賓之類也胡氏肇斯云注云凡所不者統上不拜洗  
 為言據此則不拜洗非以優尊者其義益大夫降洗將醉主人  
 明賈氏之說前後自異當以此疏為正也大夫降洗也大夫若  
 眾則辯獻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大夫雖眾然受獻後須一  
 長乃酌疏醉主人如經所陳也辯獻長乃酌唯主人尊賓賤  
 乃可今大夫尊於諸侯之州長於鄉大夫為主人復阼階降辭  
 敵不可也賈疏引有司徹為證非其倫矣揖讓升大夫授主人齊于  
 如初卒洗主人盥尊若與鄉飲鄉射之禮則屈於正賓其禮但比  
 兩楹閒復位疏正義曰敖氏云授主人齊于兩楹閒者大夫雖  
 於介故此授受之主人實齊以醉于西階上疏正義曰焦氏以  
 節亦惟與介同主人實齊以醉于西階上疏正義曰焦氏以  
 若眾則辯獻之長乃酌賈疏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即  
 酢有司徹主人洗齊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眾賓長升拜受齊  
 皇青巫拜賣扁儀禮正義八



宰夫獻主人酌若是以辯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主賓面階上  
 北面是為辯獻長乃酢也又主人辯獻三賓惟長拜洗及主人  
 辯獻眾大夫惟長一酢其義則一也若然則遵者兼有坐奠齊  
 諸公亦當辯獻諸公大夫而後諸公一酢從可知矣  
 拜大夫答拜坐祭卒齊拜大夫答拜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坐  
 右也既拜當如鄉飲酒禮坐奠齊遂拜執鞭興然後大夫答拜卒齊之主人  
 下亦當如鄉飲酒禮坐奠齊遂拜執鞭興然後大夫答拜卒齊之主人  
 坐奠齊于而楹南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受大夫酢不奠於篚者  
 氏寅亮云疏說非也旅用解不用齊前奠東序端之齊獻眾賓  
 訖已奠于下篚此更取上篚之齊獻大夫獻訖亦不復用至獻  
 工又別取上篚之齊而令奠於此者或暫奠之後則奠於下篚  
 而文略歟焦氏以恕云鄉飲酒之齊其奠于而楹南獻介之齊  
 也以其介右拜送故也大夫拜送如介故所奠同處然彼而楹  
 南之齊其繼以獻眾賓獻訖乃降奠于下篚此禮於降奠一節  
 文不具疑主人于復降階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降階揖  
 揖降時亦當以降奠歟  
 降將升大夫降立于賓南雖尊不奪疏正義曰敖氏云必降者  
 南下之也鄉射之禮大夫若與則下於賓鄉飲之禮公與大夫  
 若與則皆下於介蓋其禮皆主於士故也張氏爾岐云賓及眾

賓自大天升堂時已立而階下程氏瑤田云大夫謂遵者其堂  
 下而階而之位任賓南賓主之位必相對若伸其尊是奪正禮  
 矣觀下文大夫及眾賓皆升則眾賓位又在尊者之南矣又下  
 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立于賓南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  
 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位矣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  
 注云不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據此則易賓或不易眾賓歟眾賓  
 若猶處士固不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疏  
 加尊於大夫與正義曰敖氏云賓亦厭大夫大夫亦  
 厭眾賓乃升也眾賓其長三人也  
 右遵入獻酢之禮

庶工于面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面言少東者明樂  
 大東辟疏正義曰敖氏云少東據工之下席而言也樂正立於

射位東張氏爾岐云案鄉飲酒不射席工亦與此同此注云辟射位  
 恐非經意或是欲其當賓席耳盛氏世佐云案蒲筵丈六尺工  
 四人席六丈四尺也即謂周以八寸為尺亦當今之五丈有奇  
 此豈面階上少東所能容乎且鄉飲酒云樂正先升立于面階  
 東此云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面文互見也樂正立于工席之  
 面猶于面階為東則工席更東可知經云少東據工席之最而  
 是壽經召賁扁儀禮正義八



音言也工賤者先就事布王席亦先布其最面者故經據之而  
 言也故說得之下經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辟  
 射也夫將射乃辟則此席不辟明矣注云辟射位固非張云欲  
 其當賓席亦未為得也褚氏寅亮云言少東則面於鄉飲酒工  
 席故樂正逼近階而立遷樂在後此時已先辟其位者禮主於  
 射示其意也方氏苞云鄉飲酒無射位工升自西階即北面坐  
 故不言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  
 少東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就事也相扶  
 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  
 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  
 者降立疏正義曰注云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者賈疏云鄉  
 而方疏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此臣禮前首燕禮與  
 鄉飲酒相對燕禮面鼓又舉鄉飲酒後首相變張氏爾岐云面  
 鼓者瑟首在前也鼓謂可鼓處與鄉飲酒不同者在鄉飲酒欲  
 其異於燕在鄉射欲其異於大射皆為變於君也姜氏兆錫云  
 注疏變於君之說覺支鄉射禮輕於鄉飲燕禮輕於大射鄉飲  
 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者皆在後主於將敬也若鄉  
 射只習藝燕禮只達情而已故可鼓者皆在前以鳴豫也盛氏  
 世佐云姜說與注疏合之其義乃備蓋以鄉飲與燕禮對鄉射  
 與大射對則為變於君以鄉飲與鄉射對大射與燕禮對則又

為將敬與鳴豫之別儀禮一書此等至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匝  
 乃爾橫說豎說無所不通信非聖人不能為也讀者幸以是求  
 之云執越內弦右手相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起  
 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者賈疏云瑟近首鼓處則寬近  
 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  
 則深是以此禮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  
 酒後首則云跨越手入深也放氏云前越去廉差遠故不可跨  
 但執之而已盛氏世佐云瑟體首寬尾狹內越內雖長廣狹亦  
 等但弦居瑟上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并而狹此疏說也  
 若然則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得深云跨近尾持之手入  
 得淺云云執今以釋文考之反是此與燕禮皆面鼓乃云執鄉  
 飲酒與大射皆後首乃云跨鄭公內有弦結之說不可通矣當  
 以放說為正蓋瑟體尾狹則後越去廉差近可跨首寬則前  
 越去瑟廉差遠故僅可執也○韋氏協夢云鄉飲工入升歌主  
 人獻工然後笙入今射禮不升歌故工入笙即入俟合樂之後  
 始與笙並獻之蓋主人之獻工與笙特為其有事於射而勞之  
 耳若工未歌而得獻則與眾賓等笙入立于縣中而面相從也  
 矣此所以俟既合樂而後獻與笙入立于縣中而面相從也  
 縣中磬東疏正義曰注云縣中磬東立而面者賈疏云鄭知不  
 立而面在磬西而面者若磬而面則笙者背磬不可故  
 知在磬東而面也蔡氏德晉云笙者入立于縣中當鐘磬之閒  
 與鄉飲酒磬南北面立之文互見也縣在東階上立者而面蓋



縣之東也盛氏世佐云案縣中磬南鐘北也此主大夫判縣而  
 言鄉飲酒云笙入堂下磬南面立與此異褚氏寅亮云笙磬  
 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酒磬在階間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  
 教氏欲與注異謂立於磬而不可從胡氏肇昕云教氏謂縣中  
 為縣中之西然縣在洗東北而笙者立於縣之西則與磬相背  
 既違笙磬同音之義且距階亦未嘗不遠也自宜以注說為正  
 又教氏謂此與鄉飲立於磬南之意同考鄉飲酒云磬南北面  
 立此云立于縣中而其不同可知又此與鄉飲磬所縣不同  
 處故盛氏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不  
 不從其說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不  
 不笙不開志在射略於樂也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  
 也不可略其正也魯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  
 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  
 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疏正義曰注躬行以成王業校  
 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疏正義曰注躬行以成王業校  
 教四字通解無瞿氏中浴云燕禮注有此四字此亦宜有胡氏  
 肇昕云鄉飲酒注云魯大王王季文王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  
 南之教以行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注同彼  
 以召南之教屬大王王季周南之教屬文王故躬行下有召南  
 之教四字此注合言大王王季文王下總承云乃宜周南召南  
 之化若於躬行下加召南之教四字則上下文義不通貫通

解無者是也瞿說不可從云不歌不笙不開志在射略於樂  
 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者方氏  
 苞云獨奏合樂不惟志在射也鄉飲酒以興賢能故升歌開歌  
 備陳君臣相悅上下志同之樂使觀感而興起焉學士習射則  
 歌二南使盡志於修身齊家之要可矣江氏筠云此禮與大射  
 俱以射故略於樂而大射不略升歌而略笙開合此禮不略合  
 樂而略其正是也但二禮於歌笙間合大夫之正小雅是諸侯之正  
 而大射何以於升歌外別添下管一節彼既樂有二節則此宜  
 亦如之又何只與合樂一節豈以笙開二節者俱係雅詩之故  
 耶玩下無算樂之文與息司五所云鄉樂惟欲者固不同也况  
 鄉飲酒既得備用四節則此宜亦可以上取以與大射儀相配  
 矣曰大射儀雖二節實止足當此之一節此雖一節實不下大  
 射之二節蓋大射鹿鳴三終新宮三終此則雖一節實不下大  
 終節雖不同篇則惟此一其所以異也然則鄉飲酒義孔疏合  
 樂之說其不如賈疏之為可信者此亦其一證乎又鄭氏於大  
 射正歌謂所歌惟鹿鳴而四牲二篇則不工不興告于樂正曰  
 正歌備不興者瞿疏正義曰注瞿瞿校勘記云瞿諸本俱誤作  
 左云正歌謂鄉樂也疏正義曰注瞿瞿校勘記云瞿諸本俱誤作  
 小雅禮盛者進取也於此益可見矣教氏云凡歌至於合鄉樂  
 是書經經義編 儀禮正義八



乃為備此合鄉樂矣故雖不歌小雅亦可謂之備方氏苞云鄉  
 飲酒之樂四缺其三而曰正歌備何也凡樂歌必與禮事相應  
 鄉大夫為國興賢必為忠為孝使民物安阜上下和樂然後可  
 為邦家之基故必備升歌笙歌開歌合樂而其義始全修業於  
 鄉學之士則所以養其德行而烝於門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  
 內者二南備矣故正歌不過合樂也  
 堂上正樂畢也降疏正義曰樂正告于賓校勘記云張氏爾岐  
 立而階東北面疏曰監本樂字誤細書混疏文內注云樂  
 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者賈疏云云正樂者對後無算樂非正  
 樂也下射雖歌騶虞亦是堂下非堂上故以堂上決之也○韋  
 氏協夢云鄉飲有歌有笙故歌畢即獻工笙畢即獻笙更越閒  
 合二節乃告備此不歌不笙不閒而即合樂故合樂即告備告  
 備降然後獻  
 王獻笙也

右合樂樂賓

主人取齋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

也疏正義曰注謂之太師也校勘記云徐本無也字與疏合通

氏苞云州長習射不宐有大師或大師即其人謂之大夫師也者方  
 閒樂與於斯禮又或公卿有賜樂而從以工師者使來襄事耳

儀禮釋官云案公賜大夫樂於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  
 師無所據也此工及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於教民乃

公家之事非若冠昏喪祭為私事者可比或疑州射而君使樂  
 人其其事恐官有不給不知一鄉五州大國三鄉為州十五周

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人中瞽百  
 人下瞽百有六人諸侯樂工之數雖無可考然人必多當

亦足供其事且諸侯之州長是士未必有賜樂之法下經云一  
 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正之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自不

定鄭氏以意為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疏正義曰注云大夫不  
 說大夫不可從亦別於賓盛民世佐云經不言大夫降以大夫或

曰或否也若來亦當從主人降大夫不疏正義曰注云大夫或  
 來賓介降大夫如介禮亦不得云別於賓也注非鄉飲禮

終降者必有對對後必更見降者階下之事蓋賓以降表意主人  
 降則有辭而無對對後必更見降者階下之事蓋賓以降表意主人

馬而遂止也使三賓大夫皆不降而賓獨降則其升也主人  
 主人同又不可後於主人與主人同升是與身受主人之獻無

別也後主人而升則主人無以自安故惟辭焉而遂止為空胡  
 氏肇斯曰注以大夫不降尊也微論大夫如介禮不尊於賓且

階上尚有賓長三人經亦不言眾賓降豈得有至為尊乎郝氏  
 敬云獻大師洗爵主人賓皆降不言大夫者有至為尊乎郝氏

賓也盛氏本此為說較注為確褚氏寅亮云明無大師主人不  
 是序至序賓編儀禮正義八

是序至序賓編儀禮正義八



降洗賓亦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左

不降也授爵也一人疏正義曰注辟主人授爵也校勘記云辟

無大師則工之長者陳闞監葛俱誤作辭敖氏繼公云主

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此以上著大師之禮異也餘則主人

與非大師者同張氏爾岐云左瑟者身在瑟右向主人也主人

昨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相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

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辨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興受不洗遂獻

笙于西階上不洗者賤也眾工而不洗矣而眾笙不疏正義曰

笙不洗者校勘記云眾徐本作著與單疏述注合通解作眾胡

氏肇昕云敖氏集說亦云乃著笙不洗者似所據鄭注亦作著

字然賈疏述注後又云況眾笙乎又云不取眾笙不為洗也兩

出眾笙字正解注之眾笙不洗也當以作眾字為正○敖氏繼

公云非大師則工之長亦不洗矣乃著笙不洗者正使笙師猶

不洗也諸侯之笙師蓋以下士為之言遂者承工後也鄉飲酒

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獻之此不笙亦獻之者主人自為

射故而略於樂耳不可以其無事而廢禮也江氏筠云歌笙閒

合四節首二節係兩者分奏後二節係兩者並為閒則其所為

者各三合則其所為者各六乃是自然之次第敖氏何得謂合

樂無笙且閒字合字經俱蒙上立文始分奏者至是而閒代為

之故云乃閒閒猶其事兩分至末而二者并合為之故云乃合

樂謂合非工笙之合則閒亦非一歌一吹之相閒邪據此經先

著工之入次著笙之入而云乃合樂以承之其為笙工之合奏

甚明又考經之著笙入因樂南陔而著者鄉飲禮燕禮與燕禮

記文是也因合鄉樂而著者此經是也合樂則不復著故大射

儀無笙入文若謂無算樂時所用則大射亦無算樂何以經不

言望入乎況諸凡樂工之獻俱以有事而獻未有無事獻者亦

俱於即事後獻未有先事獻者其必不然明矣蓋敖氏泥於燕

禮遂歌鄉樂之文考經所云歌者實皆不止歌之一事鄉飲燕

禮樂備四節而工告樂備但云正歌鹿鳴三篇歌瑟竝用而經

唯云工歌云并歌蓋樂貴人聲以歌為圭言歌則足以該餘事

也乃閒之所以必言笙者以其歌笙異詩故須著之合樂則歌

笙其之言歌可包笙在內故燕禮之文然耳且鄉飲酒之禮歌

笙竝著而其義但云閒歌三終益可見矣又案合樂周南召南

之樂即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也據注唯於笙以樂言鹿鳴三詩

未有云樂者然則此樂之一字非以合笙而得名耶且樂一

謂人之樂之則所云合者明是指工言而非指詩言矣

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

既爵升授主人爵眾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主

是皆巫卒賁編

儀禮正義八

是皆巫卒賁編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儀禮正義八



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升者賈疏云亦者亦前主人共大夫行禮訖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也上賓降時雖不言眾賓降眾賓卑從降可知故今從賓升也褚氏寅亮云獻工真爵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注釋於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誤也方行實爵獻工之禮何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降真爵事實此時亦未便即升盛氏世佐云主人揖讓以賓升之節當在此經不言者以大師或有或無也若無大師不為之洗賓亦不降也方氏苞云注謂兼以賓及眾賓升非也賓雖欲降以主人之辭而止三賓則並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耳樂以樂賓故大夫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蓋賓及三賓之為大夫而降不獨以其尊也主人將與大夫為獻醉崇酒之禮賓及眾賓席位偏介於大夫不宐無事而相參若獻工與笙則賓與大夫三賓位在戶牖間而主人別獻工於而階之上絕不相礙且其儀甚簡賓大夫眾賓何故又相牽率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促正射之節使旅酬舉解升堂無算爵之禮皆汲汲若不可逮乎胡氏肇昕云經反升就席承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則專指主人可知前獻工賓降主人辭降賓之因辭而即止不終降也方說似可從

右獻工與笙

主人降席自南方

禮般疏正義曰注云禮般由便者上文主人

此禮般故降席自南方

鄉飲酒禮注不由北方由便是也方氏苞云惟賓醉主人主人升席自北方用升席之正禮此主人之所以

司正及將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

臨屬吏及弟子乃特變其方以尊主人注皆曰由便似非禮意胡氏肇昕云臨屬吏及弟子

是禮般於賓也特變其方不用升席之正禮

此注云禮般由便所以可

由便也注自可通褚氏寅亮云此降席之正注云禮般由便未

詳側降賓不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具樂以樂賓故主人洗獻工

正以旅酬則主人側降而賓不敢坐視主人之勤而自安也立司

為己也義不宐降而注以大夫尊為義失之矣作相為司正司

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

齊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為有

儀法也詩云既立疏正義曰注為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

之監或佐之史徐陳通解俱作解○韋氏協夢云司正

為旅酬立也今未行旅酬禮先立司正者蓋相必主人作之為

司正然後以司正行司馬之事若未作則固不得干其事也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

于主人

于主人洗解者當酌以表其位

疏正義曰賈疏云受命于主人

顯其事也楹內楹北

者謂受主人請安賓之命

是詩經解義八

儀禮正義八

是詩經解義八

儀禮正義八

是詩經解義八

儀禮正義八

三



注云楹內楹北者敖氏繼公云楹謂兩楹盛氏世佐云楹謂前  
 樂正坐階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際故也此時未射若無嫌於不安乃亦請安于賓者飲酒之節宜然也  
 此氏苞云立司正以糾儀而曰請安于賓蓋指不祭立飲不拜  
 卒解不洗而為言禮辭之體然也而此篇更有隱義焉教射禮  
 嚴司射執扑以臨不勝者以箠代之禮未備眾賓皆未受酬先舉罰  
 而飲方是時賓大夫酬主人之禮未備眾賓皆未受酬先舉罰  
 爵而後舉酬所以愧厲之者切矣先以主人之意請安于賓以  
 示主人急於酬賓而會司之請射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  
 禮之旁皇周浹曲得其次序類如此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  
 遂立于楹閒以相拜賓相拜之辭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  
 終行射事也盛氏世佐云主人所以請安于賓者為行禮既久  
 恐賓身或有不妥也賓辭亦恐主身有不妥也禮之體人情也  
 至矣如第曰為賓欲去雷之則此賓為射而來事未至而故雷  
 之賓故辭毋乃文繁而詐乎胡氏肇昕云主人請安于賓賓必  
 禮辭皆禮之節次宜然也盛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  
 拜皆揖就席為己安也合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揖為升者胡氏  
 拜皆揖就席文揖為升承與古今文疏義云案上文云賓

升席主人升席言升則不言就言就則亦不必言升又云大夫  
 及眾賓皆升就席者謂自堂下升也此賓主皆在階上不必言  
 升今文蓋涉上主人升就席而誤故鄭從古文胡氏肇昕云鄉  
 飲酒禮皆揖復席注不云今文揖為升則鄉飲今文亦作揖可  
 知此作升乃字之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興退  
 誤也故鄭不從之少立慎其位也古文曰少立自修正疏正義曰中庭北面坐奠興退  
 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為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  
 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閒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盛氏世  
 佐云案司正奠解處鄉飲酒禮云階閒此云中庭互見也其位  
 同及其為司馬也乃位於司射之南辟射也敖說誤焦氏以怨  
 云鄉射司正中庭北奠解及北面立於南此為階閒之中庭  
 與鄉飲一例無可疑也記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即此解南  
 之也燕禮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大射司正為司馬下奠  
 于中庭亦在階閒與鄉飲同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為司馬下奠  
 設榻于中庭亦司馬暫立於其南者正其處也至射事畢命弟  
 子退榻則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此即前者階閒奠解  
 之所也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階前者階前而面  
 也弟子與獲者俱在西方故於此命之爾記文云命負侯者由  
 其位則司射誘射之後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鄭云於賤者禮  
 略賈氏疏司馬自任己位遙命之此亦階閒中庭之位耳迨初  
 是詩巫卒奠編儀禮正義八



射之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而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間之位而始定西方面之無所依據蓋有心於異昨階前中庭之位則又曰鄭之於階前者以鄉飲經文可證也同而不知其非也又曰鄭之主於階前者以鄉飲經文可證也燕禮大射皆不言其位於何所則皆注階間為東西節矣若敖氏之謂昨階前自為此說耳且司馬正為司馬易位於階間如鄉飲禮固無妨也何以決其必不在階間乎若燕禮大射立於司馬正猶未射也臨射而始辟似亦無妨也何以決其必不在階間乎然則經文於燕射之禮只言階間而不言中庭者已見鄉飲則文不具也鄉飲之禮只言階間而不言中庭者互見燕射故也朱氏大韶云教此節注云中庭其階前南北之中歟蓋射時司正為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案中庭據南北東而言南北之中謂之中庭東而之中亦謂之中庭教以為昨階前南北之中與經不合經凡言中庭無有偏指十階者且司正為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在階前三耦之北其未為司馬之前經但言階間言中庭不言昨階前鄭於鄉射北面立於解南注曰立解南亦其故擯位疏聘禮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燕大射皆擯者為司正此作相為司正相即擯也故知解南者中庭故擯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為司馬鄉射司馬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福之南命弟子設福乃設福於中庭此司馬暫立於南者正

其處也射事畢命弟子退福則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此即階間奠解之處也竝在階間中庭惟初射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而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間之位始定西方面之位在司射之南若昨階前中庭之位固無此說鄉射云司馬命張侯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敖云階前即解南之處此云階前下云由其位文互見也案階前者西階前也以經不言其處故記著之曰階前蓋弟子及獲者皆在西階前也司馬於而階前而命之至負侯之命則仍自階間中庭解南也故疏云司馬自任己位遙命之是也若在昨階前則離而方太遠况張侯倚旌之命其節次在司射降自西階前則離而方太遠器下則其在西階前又可知乃移而階之前以就其昨階之說強為之解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則記文於前二命何以云階前於命負侯何以云由其位蓋教以奠解之位任昨階中庭遂一誤而無不誤韋氏協夢云堂下至門內雷皆謂之庭通一庭言之則東而南北之中為中以南北向言之則或東或西凡在南北之中者皆謂之中以東西向言之則或南或北凡在東西之中者亦謂之中此中庭蓋指東西之中而言即鄉飲所謂階間也注知階間與中庭為一而以階間為東西節中庭為南北節則誤矣中庭蓋東面節也階間乃南北節耳褚氏寅亮云亦當階間南北之中而不任昨階前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間此曰中庭互文見義注云古文曰少退立者胡氏承琪古今是皆經解讀篇儀禮正義八



文疏義曰案鄉飲酒禮云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北面坐奠  
 解退共少立注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燕禮云司正  
 降自西階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少立  
 注云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大射儀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  
 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與右還北面少立蓋此所奠之解  
 將以察儀須少立自慎而後取解以副司正之義故言少者以  
 為少節非以為退節少立上不當有退字鄭進坐取解與反  
 以鄉飲燕禮大射決知當從今文作少立也

坐不祭遂卒解與坐奠解拜執解與洗北面坐奠于其所今文  
 解無進又曰疏正義曰注云今女坐取解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坐奠之拜疏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曰案進者蒙上退文  
 有進為是鄉飲酒退共少立下但云坐取解不言進者蒙上退文  
 耳又執解取解皆言解此不應變解為之故二者鄭並從古文

與少退北面立于解南立解南亦疏正義曰注云立解南亦其  
 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為司未旅旅  
 正此及鄉飲酒作相為司正相即擯也故曰故擯位為司未旅旅  
 也未以次序相酬以疏正義曰未旅校勘記云未徐本作末注  
 將射也旅則禮終也疏同恐誤○張氏爾岐云鄉飲酒立司正  
 即行旅酬今此禮主於射故且未旅急在射也敖氏繼公云大  
 射儀亦司正已定位即行射事然則射之正禮以此為節上下

同也經於射事既畢始見旅酬之儀則是時未旅可知乃言之  
 者亦經文過於詳耳方氏苞云司正所奠旅酬之解也直待三  
 射事畢然後賓取所奠之解以行酬故於此曰未旅以明射事  
 未舉而預請安于賓之義又曰鄉飲酒立司正之後即舉旅故  
 此言未旅以別之若不言未旅直承以三耦次于堂而則  
 事之節次不明而辭氣亦不相貫敖氏之說前後皆失之

右立司正

三耦俟于堂西南而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  
 疏正義曰注司射選弟子之中校勘記云選誤作遷○張氏爾  
 岐云自此以下始言射事射凡三番第一番三耦之射獲而  
 不釋獲第二番賓主大夫眾賓耦射釋獲升飲第三番以樂節  
 射此下至乃復求矢加于福言三耦之射司射請射于賓命弟  
 子納射器比三耦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樂正遷樂器三耦取  
 弓矢司射誘射乃作三耦射司馬命設楅取矢凡九節射之第  
 一番也○郝氏敬云凡射二人為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  
 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司射選賓有行藝者充  
 之未旅酬先俟于堂下之而南面立長幼以東為上序立而  
 西雖有三耦之數尚未定同耦之人立於此待司射比耦也司  
 射適堂而袒決遂取弓于階而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



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而祖決

免衣也決猶闔也象骨為之著在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遂

射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疏正義

挾乘矢于弓外見繼于右巨指鉤弦古文挾皆作接疏曰有

司請射者敖氏繼公云示已不敢擅其事也○注右巨指鉤弦

氏引注亦作右諸本俱誤作商唯徐本與此同胡氏肇晰云案敖

有大射正為長射大射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禮

為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為之儀禮釋

官曰案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謂

子路於時為司射大夫止無射人之官臨事立一人以掌射事

亦謂之司射也大夫以射人為司射又有大射正小射正共贊

射事俱與此異方氏苞云注於相曰主人之家臣於司射曰主

人之吏辭未別白以義裁之皆非也周官王朝大禮皆大宗伯

相戴記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州

長會民而習射於序亦禮事之大者相與司射必於黨正取之

主人之吏與家臣可使與賓大夫相揖讓且搢扑以涖羣士乎

程氏瑤田云此經挾矢在弓外居弣下故云見鏃下經執矢

矢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向鏃也右手持矢且鉤弦而見鏃於

附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前合而以鏃交

於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也疏云有司謂司馬故大射云

為政請射注云謂司馬司馬政官主射禮諸侯之州長無司馬

官直言有司以比司馬也案此經之相注云主人家臣司正作

相為之司馬司正為之是三公一人兼也惟司射注云主人之

吏今有司請射為司射告賓之詞其非司射為之明矣州長無

或即指為司正歟若大射儀大射正為擯遂為司正與此經相

為司正略同此經命張侯命獲者倚旌執旌負侯去侯命設楅

設中取矢乘矢復求矢皆司馬所職而大射儀則司馬師命負

侯注云司馬師正之佐也司馬正命去侯注云司馬師乘矢司馬

屬司馬命取矢負侯者因之負侯命設楅司馬師乘矢司馬也第

命復求矢此初一番射也其第二番射則去侯者司馬也第三

番射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司馬命去侯云於堂而袒決遂

者在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者賈疏去主人無次對大射人君禮有

次在東方不須適堂而已者賈疏去主人無次對大射人君禮有

也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者案闔與開同決

言射鞬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因射著左臂謂之射鞬非射

儀禮正義八

言射鞬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因射著左臂謂之射鞬非射

言射鞬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因射著左臂謂之射鞬非射



而兩臂皆著之以便於事謂之韞許不言射韞者言臂衣則射  
 韞在其中矣胡氏肇所云韞從小雅故知以韞為之韞著於臂以  
 斂袖所以利弦也禮經作遂小雅作拾即一物也故小雅毛傳  
 曰拾遂也又案詩衛風童子佩鞶毛傳鞶也天射云毛公釋鞶為  
 鄭箋云鞶之言沓所以驅沓手指段氏玉裁云毛公釋鞶為決  
 而箋云鞶之言沓此以禮經之極擇鞶也天射云毛公釋鞶為決  
 猶放也所以韞指利放也朱韋為之韞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  
 為之故字義凌氏次仲亦以鄭  
 一韋決則用象骨為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凌氏次仲亦以鄭  
 義為長胡氏肇所云鄭此注云決猶鬻也拾斂也決著右臂指  
 以鉤茲拾以韞膚斂衣是二物用處不同天射注云極猶放也  
 放義與鬻相近與斂相反極所韞指以利放也此經所謂決  
 也段氏據以朱韋為之遂謂鄭以鞶沓極為一非矣說文鞶射  
 決也所以拘茲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從韋聲詩曰童子佩  
 鞶從毛傳以鞶決為一陳氏長發稽古編曰案射禮右巨指著  
 決以鉤茲會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茲決用棘及骨及象為  
 之沓用朱韋為之亦名極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鞶  
 之為決為沓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真  
 胡氏肇所云謂沓極所以驅指自與決為一類與拾之斂臂者  
 有殊賈疏亦引大射朱極三證決當有所本也又按段氏王裁  
 云決即今人之扳指也胡氏承瑛云毛傳鞶決也今之扳指如  
 環無端古之決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指亦

可以佩凌氏釋例云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鄉射禮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而命弟子納射器注射器弓矢決拾旌  
 中籌福豐也詩小雅車攻決拾既依弓矢既調是弓矢決拾旌  
 射者之器也周禮夏官司弓矢恆矢庫矢用諸散射後鄭注恆  
 矢弓所用也庫矢弩所用也又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  
 及習射也考禮經之射用弓不用弩其矢蓋恆矢歟又夏官繕  
 人掌王之用弓弩矢以服矰弋挾拾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  
 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挾拾既依待家說或謂挾謂引弦也  
 也拾謂鞣并也挾拾即決拾也云方持茲矢曰挾乘矢四矢也  
 大射曰挾乘矢于弓外見斂于附右巨指鉤弦者案方持弦矢  
 曰挾方持者並持也莊子下文左執弓右執一注云側持弓矢曰  
 執側持者獨持也莊子木篇方舟而齊於河司馬彪注方矢曰  
 並也漢書敘傳下晉灼注亦云方並也兼茲矢而並持之故曰  
 方持此解挾之義下記云凡挾矢于二指之間橫之橫之法蓋  
 一義賈疏引橫之義以釋方持非是盛氏世佐之案挾矢之法蓋  
 以左手執附右大指鉤弦而并夾四矢於第二第三指間於弓  
 外見斂於附如大射之儀也吳氏廷華云注以拾為蔽膚蓋誤  
 認祖為肉袒耳據曲禮注袒而即衣曰裼孟子集說又以袒裼  
 為露臂蓋袒去左袖露右臂非肉袒也凡見射必袒因謂射  
 用力故肉袒不知禮射本不尚力左臂亦無所用力也且據司  
 射著遂注以遂為射韞著之所以遂茲蓋因發矢時左臂衣袖  
 礙茲故著此以遂為射韞著之若既肉袒則無礙於茲何必著  
 遂則射者  
 是青經經賣扁儀禮正義八



之祖不過去上服左臂裼衣必去左臂裼衣者以裼衣是禮服  
 不宜夾禮服著遂故去之記人因大夫曰袒繻公曰袒朱繻  
 士以下不言繻故誤以為肉袒耳不知此止以辨繻之別故特言  
 下繻色相似故不言色惟以公與大夫有繻與朱之別故特言  
 之非士以下無繻也云古文挾皆作接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  
 義曰儀禮之挾矢周禮之挾日音皆子協反挾謂矢與弦成十字  
 左傳作挾謂十日徧也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與弦成十字  
 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然則接矢為本字  
 挾弓為假借字與承承挾案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挾俾持也  
 孟子挾貴而問趙注挾接也此挾貴挾長謂有挾持訓接似不  
 相近考廣雅云接持也是接挾皆持義蓋交接之處必有所  
 持而後固故接得有持義趙注訓挾為接猶訓挾為持耳但挾  
 之訓持是本義接訓持乃引申之義故鄭從今文作挾耳大射  
 儀云卒射右挾之鄭注右挾之右手挾弦案卒射則無矢可挾  
 故知為挾弦是挾即持也徒弦亦可曰挾不必矢與弦接而後  
 言挾也段說殊泥○後氏釋例云鄉射禮初射請射司射升自  
 階上東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司射升自階上東北面告于賓  
 階上東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司射升自階上東北面告于賓  
 北階上東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司射升自階上東北面告于賓  
 畢釋獲者皆升自階上東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司射升自階上  
 樂樂于賓賓許諾餘皆如初大射初射請射司射升自階上  
 為政請射三耦卒射司射適階下北面告于公再射請射司

射升自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而階上命賓御于公又  
 司射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而階上命賓御于公又  
 階下北面告于公三射司射適階下請以樂于公公許遂適而  
 如初鄉射告于賓者尊賓也大射告于公者尊公也鄉射初射  
 告賓復告主人者賓主人敵也大射再射告于公遂命賓者尊  
 賓以耦公也告賓于階者賓在階也告公于階者公在階也告  
 于階上告公于階下者君臣之義也此鄉射大射之別也  
 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疏正義曰注云  
 也者教氏繼公云不能謂不善射也高氏愈云賓辭不能不謙  
 以德藝先人也云二三子謂眾賓已下者賈疏云謂除三耦之  
 外通射者而言章氏協夢云二三子謂有司也司射告賓以有  
 司請射故賓言某本不能特為工三子之請不得許耳注專  
 指眾賓恐未備胡氏肇所云鄉射本為眾庶習禮非為賓一人  
 故賓辭言某本不能特為眾庶習射已不得不許耳注言眾賓  
 已下則已通射者而言矣章說失之教氏云為二三子許諾見  
 所以不辭而即許之意向者賓為射而來故至是不敢辭但謙  
 遜而已高氏愈云為二三子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  
 則以眾賓樂此不能獨異也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  
 曰請射于賓賓許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不請射于主人惟告

以賓許者緣主人尊賓之義也賓許之辭  
 義禮正義八  
 完



主人與聞之矣必告之者禮當然也阼階上告主人惟北面東  
似衍文上言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足以見之矣北面  
告變於君也大射儀司射東面請射于公褚氏寅亮云觀  
此知主人之席在阼階上少東矣教氏謂東字衍文非也

右司射請射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而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

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疏正義曰注籌楅豐也校勘記云楅監

黨東面主人之吏而面疏本誤作福後地同云納內也者案

內義與入同吳氏廷華云與射及執事者皆庠序中人何賓黨

之可言至投壺為燕法主歡此亦有飲酒何獨不主歡即曰習

禮何賓黨習而主黨獨不習耶况此事是公事主人亦是公主

人弟子斷應在習禮之內蓋鄉學中之學士不當以賓黨言也

據疏以賓黨在西經言而面命之故知為賓黨不知射事諸執

事皆在西此納器於而故弟子在西以待事非賓黨在西之謂

乃納射器皆在西而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

眾弓倚于堂而矢在其上上堂而廉疏正義曰乃納射器皆在

納之時總置於堂而未有分別既則陳其弓矢如下文所云

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而矢

在其上者教氏云此以弓位之上下見尊卑也下文云東序東

則此序下似脫一面字也序而堂而之弓其亦皆北上與堦案

教說是也堂而者而堂下也東序東者東夾之東也而序而者

而夾之西也即東垂而垂眾弓倚于而堂下而矢在堂廉賓王

人大夫之弓則倚于東而堂廉之上故下文曰主人堂東袒決

遂執弓賓于堂而亦如之謂賓主人各在堂下取弓于堂廉而

執之也卒射賓序而主人序東皆釋弓謂釋於故處也則賓與

大夫之弓在西序而明矣若西序則而夾之牆不應賓與大夫

之弓獨在堂既在堂賓何以在西而堂下執弓自唐石本始脫各

本因之郝氏敬云西序堂上而牆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

與弦會也括向北鏃向南順也眾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

耦之弓倚于堂而階下矢在階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於東

房也矢在疏正義曰姜氏兆錫云賓與大夫之弓矢亦在西序

其下北括疏主人之弓亦倚於東序矢在其下北括皆互文也

右弟子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而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

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選次其才相近者疏正義

也古文曰某從于子疏曰郝



氏敬云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凡耦尊者立  
右為上射武事尚右左為下張氏爾岐云御進也侍也進而侍  
射於子尊辭也盛氏世佐云某字也某子氏也下射稱字上射  
稱子亦尊卑異辭也靖案義疏云堂而蓋堂之西偏所謂而堂  
下也大射則猶彼經之次堂而之位則猶彼經之次北也當  
南出故耦亦南面大射而北尚右此南面東上北也堂而當  
大射之次與此經射位東而相向大射次中北上此經射位亦  
北上雖東面異其北則一而之注云此選次其才相  
射位別則亦率其北上射在左之常而已而為耦也上下射相  
近也者教氏繼云云比猶合也謂合之而為耦也上下射相  
謂之耦命上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其命之惟以所立之序為  
先後故不復變位既命耦乃定所謂比也胡氏肇昕云教氏解  
比字與注為異然必選次其才相近者乃可合之為耦周禮大  
司馬比軍眾注比校次之也又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眾寡注比校次其人之在否此比耦與周禮同義故云選次  
其才相近者也云古文曰某從于子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  
曰案大射儀云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鄭彼注云御  
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華嚴  
經音義引倉頡云侍從也故古文作從鄭以大射決之故從今  
文

右司射比三耦

司正為司馬

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為疏正義曰教氏繼公曰以  
兼酒爾今射司正無事其始與射事故名為司

馬此時之位其西而於解南歟司正為司馬遠辟君禮也大射  
儀司馬二人司正如故郝氏敬云前立司正為旅酬今未旅而

射即司正充司馬俱射事高氏愈云飲則為司正射則為司  
馬蓋才之優者無不充故皆使其人為之儀禮釋官曰司正主

飲酒之禮司馬主射禮以其同主禮事故職相兼此大夫士之  
禮大射儀則別有司馬不使司正為之與此異也韋氏協夢云

此時司馬之位已托司射處位之南唯云反位則反已立司  
於此矣不著之者是時司射位未定不得先見司馬位也司

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專至也今文疏正義曰教氏  
繫左下綱耳乃云張侯者以張侯之事成於此故也今命弟子說

至也者賈疏云上張侯時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命弟子說  
其束不致地遂繫左下綱於植事至故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

也云今文說皆作稅者詳見士昏禮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射中者獲  
侯中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疏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

執矢中揚旌唱獲時司射將誘射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  
司馬命獲者取旌倚侯北正中

儀禮正義八



中乃邊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坐取旌見其偃於地也侯中侯方之位也倚旌而未負侯蓋當誘射之節則異於耦射也且行事亦宜有漸郝氏敬云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

右司馬命張侯倚旌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當辟射也贊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

適西方自西階東而往西階前也樂謂瑟也亦西面命之郝氏敬云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瞽遷樂于下辟射位也吳氏廷華云弟子即上相者弟子相工如初也上縣於洗東則不必遷此云遷者蓋指瑟云

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而面北上坐筭矢幹也今文無南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如初入謂何瑟之儀與後先之序也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惟工耳亦無席盛氏世佐云坐必於席蓋遷樂時并工席亦遷之也敖云無席非方氏苞云鄉飲酒禮著工之降而不見所坐之地故互見於此彼注云降立於而方誤注云筭矢幹也者賈疏云矢人注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胡氏肇听云考工記以筭厚為之羽深注筭讀為臺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又紛胡之筭注筭矢幹也是矢幹謂之筭也

云今文無南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曰敖氏謂堂為東堂案阼階下之東南即堂前不必以堂為東堂但其南去堂之節以三筭為度疏引矢人注矢幹長三尺三筭是去堂九尺然則經文堂前三筭正緣上南字而設今文無南字非是

北面立于其南北面鄉堂不疏正義曰賈疏云工面面北上以

列故云不與工序也敖氏繼公曰北面為序樂正北面則東西為上則樂正與工同面盛氏世佐云以上三節皆一時事當司射比三耦之時司馬即命張侯倚旌而樂正命遷樂矣經文序事不得不爾非真有先後也

石樂正遷樂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有故之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讓者下讓其上取云拾者謂更迭而取之也司射以此二者命之章氏協夢云讓與至於階三讓之讓

同謂上射讓下射也司射既比三耦三耦上射先射從之

既比司射先射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閉司射挾乘矢命各與其耦揖讓送取弓矢勿相襍越皆司射命也姜氏兆錫云命各與其耦讓者射以觀德命之揖讓以審其比禮比樂之意此鄉大夫所謂退而以五物詢眾庶者也拾取弓矢亦其中和容之一

是壽筮罕賁扁儀禮正義八



徵故首命之張氏爾岐云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卽司射之所  
 以命三耦者胡氏肇昕云郝氏姜氏皆於讓字絕句張氏於矢  
 字絕句拾字別一句盛氏世佐以郝姜為得今案當以張氏為  
 長各以其耦讓取弓矢此命其取弓矢之辭拾者言其取之有  
 次不相襍越也注云猶有故之辭者案上文云司射兼挾三  
 乘矢又云司射不釋弓矢此云猶挾乘矢故云有故之辭  
 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附右執弦而授弓也凡納射器者皆執  
 以俟疏正義曰郝氏敬云附弓把也敖氏繼云有司弟子主  
 事者授受弓矢者如此授之是並授也注云有司弟子納  
 射器者也者方氏苞云經於前後弟子所有事皆質言之而別  
 言有司獲者則非弟子明矣注以爲弟子非也禮必有義弟子  
 所有事皆簡便而易世若授弓矢唱獲必有司習事乃能無愆  
 於儀度使以弟子易之設倉皇失措而取疏則亦授弓者授之  
 遂授矢受於納矢疏正義曰敖氏繼云遂則亦授弓者授之  
 射器則陳之矣弟子乃雷于堂而主授受之事故此時復執以  
 授之胡氏肇昕云經凡言遂者皆相因之辭上文言有司授弓  
 人也當以敖說為正三耦皆執弓措三而挾一个也措插也  
 插於疏正義曰郝氏敬云插三矢於帶閒挾一矢於第二指閒  
 帶右疏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曰个○校勘記云注兩插

字釋文陳本通解要義俱作定案今本釋文亦作插唯宋本作  
 捷見張淳士冠禮識誤云措插也插於帶右者賈疏云以其  
 左手執弓右手抽捷而射故知插於帶右故詩云左旋右抽案  
 插釋文作捷捷與插古字通用樂記注亦云措猶捷也釋文捷  
 本亦作插插又與扱通士冠禮鄭注建柶扱柶於體中釋文扱  
 作捷本又作插插後人知措之為插不知捷之與插本同義也因  
 以注中捷為插幸有釋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疏正義  
 文猶可見鄭注之舊也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疏正義  
 曰敖氏繼云下經云設楅于中庭南當洗又云設中南當楅  
 面當西序然則此時司射之位少南於洗而面當榮與司射先  
 立於此欲三耦知其位也張氏爾岐云中謂鹿中以釋獲者其  
 設之之處南當楅面當西序此時尙未設中云所設中之西南  
 者擬將來設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  
 中之處也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  
 俟疏正義曰敖氏繼云進亦每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堂  
 射案三耦本俟於堂而至此始違俟射所立處為節也俟俟作  
 處進而立於司射之西南以俟射也

右三耦取弓矢俟射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措三而挾一个

為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



還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個單疏本標目作箇注云固東面  
 今三耦立定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明司射卻時右還而後  
 面也敖氏繼公云復云東面者以其遠於舊處且明既還而後  
 進之節耳張氏爾波云據注及疏言司射之本立於此者示三耦以揖  
 命三耦已復還立此經上文先字非先後之先乃舊先之先愚  
 詳經文似當仍作先後字為安此復言之者欲言其將誘射故  
 復從立處說起耳姜氏兆錫云司射原在中之西南東面因三  
 耦來立於其西南其時司射卻身避以復言之者明卻時還也  
 定隨復回向三耦之北東面而立注云復言之者明卻時還也  
 味文義當是如此而疏說未明故順其意而發之盛氏世佐云  
 司射自請射之後即於階前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于堂而又  
 命三耦取弓矢其初固未有定位也經云先立者謂先反位與此  
 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以示射位也下經云司射先反位與此非  
 字義同其非舊先之先明矣張氏辨之甚當然其自為說亦非  
 也案上經三耦立于司射之西南見司射之位在其東北也此  
 云立于三耦之北則進而西矣既違故位嫌其所面亦異故復  
 云東面以決之非復出也由三耦東北進而立于其北未嘗有  
 所退卻回還也注云卻時還亦非南案司射本位在三耦之東  
 北至是將誘射故就射位立于三耦之北及射畢揖揖進當階  
 扑反位則反於本位不復向射位兩位蓋各自別

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

揖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淡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

是也序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

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立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左

物下物也今文豫為序序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自揖進以下

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皆教三耦以射儀也誘射而就左

物者亦以其為主黨也序州黨之學堂即庠也鄭氏以為鄉學

是也黨屬於州州屬於鄉以此言之則三者之學其小大深淺

可知矣序則鉤楹內繞楹之東而北以其物當楹也堂則由楹

外謂循楹之南而東以其物當楹也蓋射者必履物而物之在

堂有深有淺故爾夫此篇以鄉射為名而其禮乃及於州黨之

學者其故何哉蓋君子之居是鄉或有近於庠者或有近於序

者故其射也各隨其居之所近而因便會聚於其中或以行禮焉  
 此其所以不容不異也郝氏散云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  
 射以敘射也揖進即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階而塗北向一  
 揖及面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楹即今廳中四柱負棟者絢  
 楹謂近檐兩楹內可鉤行古人堂牖戶皆在後楹間室與房在  
 堂之北後楹中開戶牖室也後楹東開戶牖房也所謂東西階  
 位皆在堂深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凌氏釋例云凡  
 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

是皆經序實屬

儀禮正義八

三







證之序本與庠對今以堂對言者互文也堂者對室之稱無室  
不可以言堂故言序則知堂之為庠矣言堂則知序之無室矣  
其言簡而義該如此三也之三皆足以明序之無室鄭公不  
一為拈出而輕改經文以申己臆過矣若以序為夏后氏之學  
其說出於王制明堂位與孟子異未可知必改序為非且下  
之學於州去室而仍取序名亦無不可何必改序為非且下  
釋例云注既云周禮作序矣復以今文豫作序為非且下  
字則物當棟正作序字疑注說不然也胡氏承琪云鄭於經  
於禮記學記周禮州長并下記諸序字皆不以此序為非而  
字本通耳經義聞斯錄曰案鄭氏之意蓋以豫序同為段俗字  
本字當作榭故後注有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為庠榭互言自  
庠榭然周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安知不又以夏后氏之序為  
州黨學邪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記與禮之堂皆謂庠  
古人屋皆五架中為棟棟之前有楹故序則物當楹後餘兩架  
序無室庠則後楹之南為堂北為室故序則物當楹後餘兩架  
庠則物當楹後亦餘兩架而侯之入庭深淺亦視此為率以侯  
道之五十弓為定也楹當楹下物當棟在兩楹北故鈞楹內物  
當楹在兩楹之間故由楹外此篇司正洗觶升階亦由楹內立於  
阼階受命于主人司馬升堂命去侯命去矢亦皆鈞楹內立於  
物間蓋此篇本州序習射之事也而鄉大夫詢眾庶亦用此禮  
故并庠之物當楹由楹外言之或疑鄉庠州序之內各有序有

堂似非胡氏肇所云案諸家皆泥於州長射於序之文故說多  
穿礙而難通不知庠有室序無室此定制也而經於鄉射兼言  
堂者以禮或有兼行於庠者其制與序有異故因序而并及之  
玩經文豫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豫言序堂言庠二則字明是  
分言庠序非專為州長習射而言也鄉射序言庠言序言自  
楹閒者謂射於庠也此鄉射亦行於庠之明證禮經古文作豫  
今文作序豫序皆從于得聲古相通用鄭讀豫為榭者以爾雅  
無室曰榭豫亦無室故讀從之說文無榭字古俗謝為之故春  
秋成周宣榭亦無室故讀從之說文無榭字古俗謝為之故春  
序古音亦相近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取同  
音為訓序之訓為射猶豫之訓如射也左物下物也者張氏  
爾岐云物者以丹若墨畫地作半字形射者履之以射左物下  
射所履故云下物也姜氏北錫云物者猶物及物揖左足履物  
色之物大射禮云若丹若墨畫物而午是也及物揖左足履物  
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併足則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  
視併正疏正義曰凌氏釋例云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  
其足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揖及物揖左足履物  
揖豫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揖及物揖左足履物  
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併足則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  
射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儀司射誘  
矢始射于又射參大侯再發此升堂之後三揖也鄉射初射上  
是書經澤賣扁儀禮正義八



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始射上射北而足也  
 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  
 再射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大射始射上射北而足也  
 三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大射始射上射北而足也  
 北面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諸公卿升射如  
 三耦三射如初此大射司射退反位不鼓射命曰不貫不釋上  
 射獲毋獵獲上射司射退反位不鼓射命曰不貫不釋上  
 射獲毋獵獲上射司射退反位不鼓射命曰不貫不釋上  
 位鄉射大射皆反位不鼓射命曰不貫不釋上  
 之餘耦皆無也鄉射或於序發其禮既殊故誘射亦異  
 用三侯故曰始射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立也  
 也注云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立也  
 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者朱子曰注意若曰左足履  
 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足則立也  
 矣以志在相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  
 放氏繼公云左足履物履從畫也大射儀曰司射由下物少還  
 則履物者當履其從畫也明之還謂右足而南面也右還者為下  
 還者必先立故言此以明之還謂右足而南面也右還者為下  
 射宜向上射也既視侯中乃俯視而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  
 其亦在從畫而少還與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也亦左  
 先而右次之張氏爾岐云左足履物不及併足右足初旋已南

面視侯乃俯正足而立是其志在於射也吳氏廷華云還者北  
 面及物履物後乃還而面立又轉首南視侯也  
 及併足即視也據此則古射者亦側立而南視侯也  
 今同惟併足而立與今之射者亦側立而南視侯也  
 非必正面向侯也褚氏寅亮云向北履物之時左足必履橫畫  
 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橫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  
 蓋兩足之間也款氏謂履橫畫者非左足履物之時右足必履橫  
 而後向南謂下射向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也盛氏世佐  
 云併之立法與他時異也於此恐人或有未嫻也故先於射位  
 可併併則不可射聖人之法與否皆所以教於射也  
 為一縱一橫之物而使之取正焉司射於射之時併足而立  
 即俯而視足以察其合與否也於此恐人或有未嫻也故先於射  
 也此常法也正足者其足於物也一縱一橫者併足而立  
 足縱而右足橫如其所畫也至於射也一縱一橫者併足而立  
 畫午之遺意注於正足也至於射也一縱一橫者併足而立  
 各履橫畫之兩端釋之若然則其身正南面而立矣將何以支  
 左誦右而射乎蓋自文武殊科而射為武事於是習於射者既  
 不能講明容體以證於經而儒生學士游於藝者蓋寡又徒守  
 紙土之空言謬誤承承莫能是正而義遂晦矣此愚之所以讀  
 之而慨然也至於疏說之誤則由讀注之不審云左足至右足  
 還者謂志在於射故左足甫至物右足即還不及併足而立也  
 又云併足則是立也者反言以明之耳疏以右足還三字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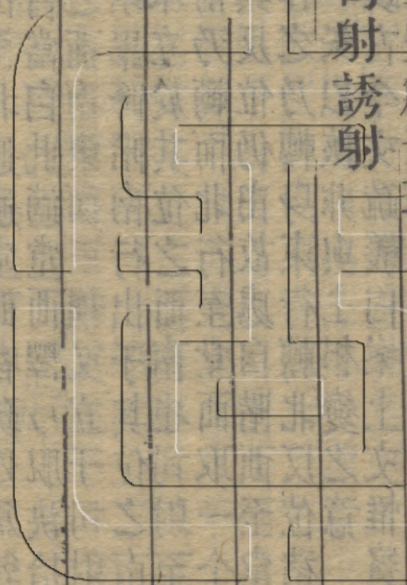
為句則非矣得朱子之解注意始明而近世又有謂左足至為  
 句右足還併足為句則是立也三句皆是反言者亦失注意  
 不去旌以其疏正義曰賈疏云以其旌擬唱獲今以三耦誘射  
 侯面唱獲此致射不主於中且不去旌也郝氏敬云凡射獲者持旌  
 侯中蓋在正下誘射不計獲故旌倚侯不去也褚氏寅亮云旌  
 其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見中侯不申旌也注以不獲釋之  
 微矣方氏苞去注謂以不獲旌分寸故正鵠倚於中皆非也發而  
 中尚可以致射乎疑旌之高不揜正鵠於中皆非也發而  
 之下惟司射發必中旌之不揜正鵠於中皆非也發而  
 傲是以誘射始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三耦射則去之正義曰誘  
 或集於旌而貫於侯也胡氏肇昕云旌以負侯三耦射則去之  
 氏憑此說經未可據當以舊說為正誘射教也疏引導也亦  
 有教之將乘矢將行也四矢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言此者  
 之意將乘矢將行也四矢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言此者  
 以四矢射三侯胡氏肇昕云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桑弧蓬矢六  
 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桑弧蓬矢六  
 不挾右執弦矢盡疏者以巨指鉤弦也此不挾則但執弦而  
 已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而改取一个挾之  
 也

也不射而挾之示有疏正義曰改作一个校勘記云作唐石經  
 事也今文曰適序西徐本通解教氏楊氏俱作取是也○敖  
 氏繼公云南面揖揖退也揖如升射謂如其當物升堂之揖也  
 云出于其位南見是時未有司馬西方之位也自賓與大夫之  
 外凡南行而適堂西與堂而出而北行者皆由於此惟發於其  
 位及反位者則否張氏爾岐云司射位在所射中之西南東面  
 今乃出其位南則北迴適堂西釋弓脫袂拾也吳氏廷華云上  
 眾耦射畢皆當自此適堂西釋弓脫袂拾也吳氏廷華云上  
 射立于中之西南東面三耦又立于司射之南則當與三耦立處相  
 當蓋三耦本立於其位之西南也司射之南則當與三耦立處相  
 對至上耦前乃轉而北行至堂西取一个挾之即從堂西取上  
 然後反位其反位仍由故處自階西取一个挾之即從堂西取上  
 耦前更取一矢以挾非與上相變之意注云今文曰適序西  
 者胡氏承拱古以挾非與上相變之意注云今文曰適序西  
 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眾弓則皆倚于堂西亦云遂適堂西改  
 取一个挾之鄭文遂適階而取扑搯之以反位者書曰扑搯教  
 彼決此故從古文遂適階而取扑搯之以反位者書曰扑搯教  
 刑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搯者以三耦將射也張氏爾岐云  
 是書經解義八儀禮正義八



序之射非也至習射則必有大過而後撻其不中者飲之而已  
而司射非有事於堂上必搯扑正以示眾射者容體不比於禮  
節不於樂皆由平時不盡志於此本當用扑而姑以觥代也  
而賓大夫主人亦因此各釋己之志矣周官閭胥掌觥撻罰蓋  
功事役事庶人則以撻罰  
禮事則吏士以觥罰耳

右司射誘射



皇清經解續卷七百五終

新陽汪之昌校  
桐城劉峻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六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九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欲令射者見侯與疏正義曰張氏爾  
旌發有志於中岐云上文命張

侯倚旌疏云同是而階前至此未有他事當亦西階前命之也  
盛氏世佐云下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正謂此也張氏云西階

前命之非敷氏繼公云使之執旌于侯中以示射者若謂中侯  
則舉此而言獲然郝氏敬云旌先倚侯三耦將射乃命獲者執

旌北向背侯立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侯侯待也今疏正義曰  
侯司馬命也

待也者賈疏云待司馬命去侯云今文侯為立者胡氏承琪古  
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鄉射

禮三耦侯于堂西面東上鄭以彼此互汶故皆從古文胡氏  
肇昕云今文侯為立立蓋侯之壞字此經當今文作侯古文作

侯說文侯大也从人矣聲侯待也从立矣聲古文多假借故作  
侯今文用本字故作侯說文於禮經多用今文云侯待也蓋本

今文也此經及大射儀三耦侯于次北今文侯作立皆即侯之  
脫壞也大射儀皆適次而侯今文侯作待字雖異而義同知此

亦不為立字也經典竣字少見唯爾雅釋文云竣又作侯詩齊風侯我于  
元年日可竣也用竣字爾雅釋文云竣又作侯詩齊風侯我于

儀禮正義九



著乎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埃是埃埃古相通用也後世不知埃之本訓為大而以待義當之則埃失其本義而反以埃為埃之古字故漢書埃待之字多作埃而師古於賈誼終軍彭宣司馬遷等傳皆云埃古埃字釋玄應云經音義亦云埃古文埃司馬

三形幾不知埃司射還當上耦面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疏正義

曰放氏繼公云當謂上下射之閒張氏爾岐云三耦在司射之

西也時三耦猶在而射也稽氏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作上耦

耦二人使之升堂而射也稽氏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作上耦

射放氏云當上下射之閒與經連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

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司射而射之東北面命

射若在上無射獲無獵獲亦專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射自司

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

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閒也疏正義曰放氏繼公云上射在左

先升中等空一等也同階升者前後相當空一等以相遠為敬

與吳氏廷華云揖進時東行以北為左當階轉北以上射升

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併東行疏正義曰云少左者賈疏

繼公云為下射升堂則皆在右也吳氏廷華云北面以面為左

東行以面為左升階少左蓋略向面讓下射升位也既升並行

則轉而東行也張氏惠言云上下射並行中間相去如皆當其

兩物容弓升階相隨行及上堂而後左右併階隘故也皆當其

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疏正義曰

岐云當物上射當右物下射當左物履物還視侯中皆倣誘射

之儀放氏繼公云不云本方足省文耳合足左右並立於橫畫

即上所謂正足也吳氏廷華云當物時上下射尚東向上射先

當左物乃俱轉身北面揖畢乃北行及物並揖以左足履物尚

北向也既履物乃轉身而向即南面而向侯所謂還也還即視侯

中乃并足正立侯者侯司馬射兩命然後射也此當與誘射

參看又大射言執弓右挾之此無文可知盛氏世佐云合足猶

正足也謂俯察其足之縱橫必合於所畫之物胡氏肇听云左

足履物右足還不及方足也至視侯中乃合足而侯合足而侯

即併足而立也上文所謂方足也盛氏謂合於所畫之物解合

儀禮正義九



遂矣乃先言之者嫌執弓者祖必決遂也經文亦或言祖以包  
二者故以此明之褚氏寅亮云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經之不  
挾矢而并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挾矢者俱以不射  
故也其不挾矢與大射同而不決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禮也  
方氏苞云教射而會鄉民儀可略不與射則不決遂執弓而不  
挾可矣大射則擇士以祭君親臨之故不射而決遂執弓而右  
挾禮宜 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鈎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  
嚴也

于物閒右執籥南揚弓命去侯鈎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籥

也疏正義曰教氏繼云去離也命去侯者命辟射且當獲也

注云鈎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賈疏云于而楹而而北東

行過由上射之後也云籥弓末也大射儀曰左執籥場猶舉也

者教氏云右執籥為欲揚弓也至是乃云執籥則初執弓之時

左執附右執弦矣南揚弓以弓之上端南向而舉之也必南之

者為獲者在侯故也吳氏延華云去侯以將射也司馬不徑從

堂而西階下升階乃從堂西南行出司射之面南然後轉東至

當階乃轉北行升階既升又不徑從階上東行乃從西楹而

北始轉東由上射之後立于其後俱與司射示威儀之義同又

上射在面下射在東司馬從面來故止由上射後立于其中也

獲者在侯中面南面者令去侯至乏在面也在物閒易隱故

揚弓示之南揚者獲者在南也方氏苞云命去侯則揚弓揮之

使行故高舉以為招也命取矢則揖弓俯拾于地故下指以示

意也胡氏肇斯云禮記曲禮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籥注

籥強須也釋名云弓其末曰籥言籥梢也是籥為弓末也獲者

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坐東面偃旌興而侯宮商不絕不以

已鄉射威儀疏正義曰賈疏云而侯者待射者發矢當坐故下

省偃猶仆也疏云獲者坐而獲也注云聲不絕不以宮商不

絕而已鄉射威儀省者賈疏云大射云負侯皆許諾以宮商不

而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是其威儀多此不者威儀省故

也教氏繼云此去侯亦宜趨直而折北而就乏東面偃旌

是旌亦東首矣胡氏肇斯云蔡氏德晉以執旌許為句諾字屬

下讀蓋以大射之諾以宮又諾以商也然考鄉射大射二篇如

賓許諾大史許諾皆以二字連讀蓋諾者應之聲僅云執旌許

則文義不了當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

射之南適堂而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圍下射者明為疏

正義曰襲放氏繼云復衣也此襲對袒而言上衣雖裼猶為

襲也玉藻曰尸襲執玉龜襲非是則皆裼矣凌氏釋例云凡有

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鄉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將射三耦

拾取矢眾賓將射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就其



耦兼取矢皆袒決遂司馬命獲者去侯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大射儀司射請射三耦射司馬正命獲者去侯命取矢三耦拾取矢君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及諸公卿大夫取射者拾取矢皆袒也遂再射司馬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是事於射則袒也鄉射司馬命去侯命取矢司射命取矢皆袒賓主人大夫卒射飲畢賓主人大夫拾取矢訖射畢司射退射器皆襲大射司馬正命去侯訖命取矢加福訖三耦卒射君諸公卿卒射眾耦拾取矢訖飲畢射畢司射退射器皆襲是無事於射則襲也鄉射制馬獻獲者大射司馬正命無事於射則襲也鄉射制馬獻獲者大射司馬正命鄉射大射司射獻釋獲者亦襲此皆飲酒之禮無事於射者也司馬乘矢襲司射數獲襲者皆既射以後之事也飲罰爵勝者皆袒決遂示能射也司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示不能射也鄉射三請射袒決遂不同者禮射異於能中故袒襲不相因而相變也反位立於司射之南者敖氏云反謂復其故道也司射之南皆指其虛位言也是時司射不在此反位而著其枉司射之南則前此猶在解南之位也方有此位而言反以向者由是而往故也褚氏寅亮云經先言出於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閒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失注中圍下射之義又襲復衣也對袒而言故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射之南之位司馬至此時乃改解南之位而位於是焉不曰復初位而曰反位

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焉爾盛氏世佐云云反位則其在此位也不自此始矣方其為司正也位在解南及為司馬則位在此司射之南反為司正復就解南之位蓋解南之位當階間中庭故射則遷之也必於司射之南從其類也不於其為司馬時著之者以司馬之位取節於司射彼時未見司射位故至此始言之也敖云前此猶在解南之位非注云圍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侯者敖氏云圍下射而降者往來交變以為儀也盛氏世佐云圍下射者威儀之法宏爾也下文司射命取矢之時上下射皆不在亦圍左物而降則可見矣鄉解似迂當以敖說為正方氏苞云司馬升降皆紆道而由司射之南何也升降經由堂東而者惟賓主人大夫不敢上擬又司馬位在司射之南三耦眾賓卒射而降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故司馬先為之儀又云司馬命去侯升由上射之後立于物閒故降還下射之後以適堂西與再射命去侯升自右物之後降還左物之後同理當如此別無濼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面階意注推說似迂遠

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

謂矢中人也疏正義曰相左者賈疏云相左之時在面階之西獵矢從傍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敖氏繼公云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著其進之節也相左著其行之方也司馬南行司射北行而相過故謂



之交司馬在面司射在東故謂之相左蓋南行者以東為左北  
行者以西為左也盛氏世佐云凡升堂者皆自其位東行當階  
前乃直北至階又位亦如之上經云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  
是其微矣若然則相左之說當如敖解疏誤也江氏筠云仍是  
司馬由東而南行司射由西而北行蓋司射由其位進行至堂  
塗則折而北及行至近階始折而東耳由堂下西階之東者敖  
氏云由堂下者自堂下而少東行也惟命上射者以其先發而  
其於堂中為少而故取節于西階也惟命上射者以其先發而  
下射從之且下射其間之矣故不復戒戒其射獲獵獲而不及  
其他者獲近于侯舉近以見其遠也揖以揖受其戒○注獵矢  
從傍校勘記云陸氏曰傷或作殤案敖氏作殤云射獲謂矢  
中人也獵矢從傍者賈疏云人謂獲者郝氏故云司射不升堂  
由階東北向上射命曰射無計獲善射者正己無爭勝之心  
則發必中度獵猶爭也此不由拾發獵次爭勝射者所戒蓋初射  
誘習不釋算計獲故以此曉之盛氏世佐云無射獲戒其傷人  
也無獵獲戒其驚人也郝說非胡氏肇所云射獲獵獲皆射不  
中度之最甚者故舉以為戒射主于中不得戒其無計獲且射  
無計獲亦不得云無射獲也獵之言捷也文選景福殿賦獵捷  
相加注獵捷相接之貌矢從人傷之過是乃射上射既發挾弓  
與人相接之兒皆恐其傷人也故戒之  
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后後也疏正義曰敖氏繼云  
當從后疏弓字衍文挾矢則挾

弓可知不必言也大射儀無弓字既發而挾矢是射時乃傳矢  
也此亦可以見其節矣云拾發者亦見下射既發挾矢而後上  
射射也古之射者其序整齊而不紊其儀從容而不迫大抵類  
此張氏爾岐云上射發第一矢復挾二矢下射乃發矢如是更  
發以至四矢畢盛氏世佐云弓字非衍也謂上射既發第一矢  
復于帶間取第二矢傳于弓而挾之也大射儀無弓字省文耳  
蔡氏德晉云上射先發一矢俟再挾矢于弓而後發各四矢也  
迭也下射既發再挾矢于弓而後發各四矢也○校  
勘記云注古文而後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古文后後也當從  
后徐本如是與單疏標目合要義節錄注云古文后後也當從  
解與今本同案依疏當作孝經說然后曰各本少一說字  
云后後也當從后者案此注缺脫當從徐本賈疏云引孝經說  
者取孝經緯援神契文臧氏琳云案說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  
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胡  
氏承琪云案經傳多俗后為後鄭非不知后為後之假借聘禮  
記君還而后退注云而后猶然後也此注必云當從后者正以  
古文多假借當本古蓋皆作后故引以為證又大射儀而  
后下射射彼今古文蓋皆作后故引以為證又大射儀而  
傳古文者之誤古文當本古蓋皆作后故引以為證又大射儀而  
也鄭君於禮經多從古文許君於禮經多從今文古文多用假  
借字今文多用本字此經古文作後故鄭君辨之謂古文當作  
后不作後也云后者後也非以後釋后謂后即後之假借耳亦



以通古今字之異也古人訓詁多有此例如毛詩汝墳怒如調  
 飢傳云調朝也非以朝訓調謂調即朝之假借耳文選注引薛  
 君章句曰朝飢最難忍是毛詩作調用假借字韓詩作朝用本  
 字也又采繁于沼于泚傳云于於於二字經典多通用而有  
 古今文之別故經文多用于傳注多用於於於釋于所以通古  
 今字異也舉此而此注之從后不從後以於釋于故可推矣  
 獲者坐而獲武師中則大言獲獲也射講疏正義曰敖氏繼  
 時則坐以俟其中也中乃獲之必坐而獲者旌在地須坐乃舉  
 之以獲也且示有所變○注則大言獲敖氏集說載鄭注作坐  
 言獲講武田之類集說由上有師字案校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勘記不載各本有如此者敖氏繼公云此一中而兩言獲也蔡  
 宮為君商為臣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一中而兩言獲也蔡  
 聲和律呂相生疏氏德晉云舉旌之聲高為宮偃旌之聲下為  
 商蓋一唱而獲而未釋獲未釋其算疏正義曰注無大字○敖  
 氏繼公云是時未立釋獲者則未釋獲可知張氏爾岐云釋算  
 所以識中之多寡注上下文皆言大言獲恐未是或一聲漸殺各有所  
 獲商為小言獲是一矢而再言獲恐未是或一聲漸殺各有所  
 合與盛氏世佐云大射儀云去三侯皆許諾以宮及乏南又諾以  
 商此獲者受去侯命之聲也亦宮商為二聲非一聲而漸殺注  
 兩言大言獲者據第一聲而言也張氏以此非疏誤章氏協夢

也蔡氏德晉云初射雖有中否而不計勝負但唱獲而不釋算  
 故曰未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弦如司射疏正義  
 釋獲曰未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弦如司射疏正義  
 曰敖氏繼公云不挾者變於大射吳氏廷華云卒射承上將  
 乘矢但再發必唱獲故夾敘之如升射者前揖處皆當揖也上  
 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竝行上射于左疏正義曰敖  
 堂上竝行下射在左今降階必少右乃當上射之後也竝行上  
 射于左者謂上射先降少左下射降乃竝行而上射於左也上  
 射必於左者進時上射在左退亦安然堂上各發於其物不可  
 得而變降時有先後故因既降而為之此將適堂面也上射乃  
 不於右便其反位者以有釋弓等事而未即反故也吳氏廷華  
 云卿大夫階五等降三等即中等與大射又不同又云從之  
 隨上射後降階也中等降三等即中等與大射又不同又云從之  
 轉而當階轉南時上射在左下射在東南以而為右少右隨上  
 射後降階也既降中等下射乃前至上射之面竝行上射於左  
 褚氏寅亮云當發位竝行向階時上射之面竝行上射於左  
 左矣不待降階時始易位竝行盛氏佐云上射之面竝行上射於左  
 爾岐云竝行既降階而竝行盛氏佐云上射之面竝行上射於左  
 左此云下射稍右從之互文也凡獨升者中階而升也其升則  
 差尊者左左差卑者在右雖間一等如其竝行之節也竝行上

是書經傳義疏  
 儀禮正義九  
 六



射于左兼在堂上堂下言也張云既降階而並行散云堂上並  
行下射在左皆非胡氏肇昕云上經云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  
上射揖並行此既升堂而並行也此經云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  
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乃既降階而並行也張說不誤盛  
氏駁之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  
非是其事同也張氏爾咸云相左者降者由西升者由東也蔡氏德  
晉云相左交者初耦自堂上降次耦自堂下升交遇乃于西階  
前南下就西以東為左北升趨東以而為左也凌氏釋例云凡  
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鄉射  
禮初射三耦乃射士射既發挾弋而後下射於階前揖鄉射  
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於階前揖鄉射  
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階前揖後二揖也大射儀初射三耦乃  
三射皆如初此鄉射之射也後二揖也大射儀初射三耦乃  
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於階前揖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  
揖如升射上射於階前揖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階前揖  
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再射諸公卿卒射北而揖注不南面  
如初此大射之射也後二揖也大射儀初射三耦乃射北而揖  
揖者君在堂上故也司射誘射卒射北而揖注不南面者為不  
背卿考下文諸公卿大夫卒射亦揖如三耦此時卿已降矣則  
非為卿可知敖氏繼公云北面揖者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  
面揖于楹間嫌也鄉射賓主人卒射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

降階揖賓序而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及位升及階揖升  
堂揖皆就席賓主人分階故多階上一揖既降復升就席故又  
有及階升堂三揖也又大夫卒射揖如升射耦既降階耦少  
退皆釋弓于堂而襲耦遂止于堂面大夫升就席大夫降階無  
升射者交于階前之揖者大夫既降復升就席然後繼射者始  
升也鄉射司射誘射卒射南面揖揖如升射降此無升射故無  
交于階前之揖也大射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  
射之儀卒射揖後復有降階揖者大射諸侯禮威儀多也誘射  
無耦而亦揖者教眾由司馬之南適堂而釋弓說決拾襲而俟  
射者以行禮之節也

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

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疏正義曰升

勘記云北字誤在司射上○敖氏繼公云司馬之南正當往來

謂司射之南也此時已有司馬之位又在司射之南正當往來

者之北故以之為節耳釋弓說決拾以已初射之事畢也說遂

而謂次耦下耦也下耦與此異者無與升揖者相左相揖之事

耳胡氏肇昕云下三耦拾取矢節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教氏

儀禮正義九



涉下三耦卒射而誤耳蔡氏本義本之徑改經文為二耦注云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者教氏云扑刑器也將告尊者必去之敬也士之射禮賓揖以揖賓主之故司射獨以是告賓賓揖然之

右三耦射

司射降摺扑反位司馬適堂而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

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

弓命取矢揖推之也疏正義曰教氏繼云云司射將反位司馬將升

亦相接為之褚氏與亮云司馬適堂而袒執弓之事降而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均案義疏云司射降自西階

司馬方升南光相值故曰相左則司馬在東司射在而也盛氏

世佐云命取矢命取孺誘射及三耦射之儀天揖時揖土揖鄭

者賈疏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故周禮司儀天揖時揖土揖鄭

注皆以推手解之揖弓者向侯而推之以其命取矢故也揚弓

者向乏而揚之以其命去侯故也教氏云揖弓與揚弓相變為

文則揖者其推而下之謂與去侯取矢之事異故上下其弓

以別之揖弓繼而南而謂是弓亦西南鄉矣蓋以獲者與弟子

皆在西南收也揖弓者蓋右執弦盛氏世佐云揖弓與揚弓相

變揚者舉之向上也揖者推之向外也論語曰上如獲者執旌

揖蓋揚則高而揖則平與教以揖為推而下之非獲者執旌

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侯弟子取矢疏正義曰教氏繼公

矢之事已主之也獲者審於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

視矢雖不親取而主其事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

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楹之南命弟子設楹所以承筭

齊矢疏正義曰教氏繼云云司馬立于所設楹之南示弟子以

者納于堂而楹在其中西司馬北面命設之則是時弟子已奉楹

而出與弟子在西司馬北面不必鄉而命之張氏爾岐云所設

楹謂所擬以設楹之處均案先命取矢後命設楹者蓋楹自堂

西一設即是矢則合三耦及誘射者總二十八矢須一一取之

不能促致故必先命之使二事並舉於一時及設楹後又釋弓

堂而襲而反位弟子乃得取矢加楹遂進撫而乘之庶幾禮成

於敏焉其獲者負侯本為弟子取矢而設注所謂以旌指教之

也若北而負侯侯在其背何能指之以旌意必轉而向侯始可

指示之又命取矢不言弟子應諸者可知已又弟子方委矢于

楹及不備又命升堂而南命之者據下云弟子自西方應諾則

委矢後弟子已而反故也韋氏協夢云下射履左物此云出于

左物之南即上出于下射之南也弟子位在西南此時奉楹而

甚壽經釋賣扁儀禮正義九



出已至堂前但未即設耳故司馬北面鄉而命之。注所以承  
 筈齊矢者校勘記云徐本無齊字聶氏通解楊氏俱有朱子曰  
 注脫齊字據疏補之云福猶幅也所以承筈齊矢者賈疏云  
 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所以承筈齊矢胡氏肇斯  
 云大射儀總眾司弓矢福注福承矢器說文無福字本字作籛  
 弩矢籛也周禮司弓矢曰中秋獻矢籛注籛盛矢器也以獸皮  
 爲之蓋承矢之器本以竹木爲之而以獸皮爲飾故其字从竹  
 爲籛或从木爲福服與富偏旁古多通用詩生民覃實匍匐釋  
 文匍本亦作服爾雅釋鳥蝻蝻服翼方書蝻蝻自關而東謂之  
 服翼皆其證也故福通作轉猶覆訓爲服也福通作伏猶服通  
 作伏也福通作備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曰敷  
 猶服通作備也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於賓疏曰敷  
 氏繼公云中庭東西節也南當洗不言北文省也東肆龍首在  
 面也必東肆者以上射在西也司馬不以弓爲畢者辟大射禮  
 也盛氏世佐云中庭兩階之間也南當洗亦南北以當溪也東  
 肆向東陳之首在西也褚氏寅亮云陳祥道云考之於禮奉福  
 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說則福卑而無  
 足可知舊圖福有足誤矣竊謂福應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  
 大判言之未必尺寸不爽如在洗而稍南亦可云當凌氏釋  
 例云凡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鄉射禮初射畢司馬適堂而  
 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交升自西階鉤自  
 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而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

經以旌負侯而侯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通  
 堂前北面立于所設福之南命弟子設福乃設福于中庭南當  
 洗東肆大射初射畢司馬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  
 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而南面揖弓命  
 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正降自  
 西階北面命設福小臣師設福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注鄉射  
 禮曰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是射設福之處與鄉射同  
 也鄉射既設福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  
 取矢北面坐委于福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福南北面坐左右  
 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  
 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福大射既設福司馬  
 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  
 索乃復求矢加于福卒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  
 承筈齊矢之器故設于中庭以備取矢委之且爲行禮之節又  
 鄉射再射畢取矢加福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三射  
 同大射再射畢取矢加福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  
 三射同此則與眾耦異者也又案鄉射記云福髮橫而奉之南  
 面坐而奠之南北當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而襲反位  
 洗此言設福之儀也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而襲反位  
 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福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福南北面坐



左右撫矢而乘之也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數分之

乃袒疏正義曰放氏繼公云司馬所由者亦其位南也是時

矢于榻上也北括則於榻為橫也榻之東西設也於茲益信

注云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數分之也賈疏云

撫者撫拍之義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於西

四數而分之也胡氏肇昕云釋名云撫敷也敷手以拍之也

搏也手搏其上也是左右撫矢而乘之者左右手相撫拍而四

四數分之也云云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者敖氏

云司馬是時不執弓無嫌於不襲此襲字蓋衍胡氏肇昕云上

襲以命弟子設榻退而釋弓是無事即袒也經文所以詳言之

云襲者以在堂下也故曰嫌有事即袒也賈疏云堂下雖有事亦

不袒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有事即袒也司馬與司射遞行事恐

同故明之也凌氏釋例云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

統之鄉射禮司射適堂而袒決遂取弓于階而兼挾乘矢不自

西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

為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

賓許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賓

右巨指鉤弦自階前曰為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

于大夫此初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倚拊于階而升階東面請射于公

初賓許諾大射司射適階而倚拊于階而升階東面請射于公

公許此再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倚拊于階而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

初賓許大射司射倚拊于階而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

此三射請射也鄉射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而三耦

儀禮正義九

十







通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  
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而及乏又諸  
以商至乏聲止再射三射及公射去侯皆司馬命之此命去侯  
也鄉射初射畢司馬適堂而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  
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而後再射三射皆如  
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後再射三射皆如  
初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階前  
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而後再射三射皆如  
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後再射三射皆如  
命取矢也鄉射司馬命弟子設福大射司馬正袒而解綱小臣師還福  
命設福也鄉射畢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  
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大射畢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還福  
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還此命還福  
說侯綱退旌也亦獲者之事而司馬命之蓋獲者之事統於司  
馬射時獲者去侯至射畢取矢委福時獲者又許諾負侯故取  
矢設福退福亦司馬命之也又案射器九注所云弓矢決拾旌  
中籌福豐是也弓矢決拾四者射者之器也旌獲者之器也中  
籌二者釋獲者之器也取矢必獲者許諾以旌負侯然後設福  
則福亦獲者之器也凡射者之事統於司射如請射比耦誘射作  
亦釋獲者之器也凡射者之事而納射器拾取矢亦司射命之也  
凡獲者之事統於司馬如乘矢獻獲者皆司馬之事而張侯獲

者倚旌負侯去侯及取矢設福退福說侯綱退旌亦司馬命之  
也凡釋獲者之事亦統於司射如視算獻釋獲者皆司射之事  
而設中設豐飲不勝者還中亦司射命之也射禮繁縟鄉射大  
射二篇司射與司馬迭為進退學者幾於心目俱眩昌黎所以  
苦儀禮難讀也今比其例而觀之雖微文瑣節井井然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始知禮經廣大精淡非聖人必不能作也若  
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

氏繼公云此自適堂面以至揖弓皆如初也適堂面亦由其位  
南郝氏敬云矢不備有遺也三耦二十四矢乃備方氏苞云必  
餘於所用之數以備鉤折不可索盡及時求之而莫給也至此  
而後發命何也初射惟三耦矢有定數再射則眾耦皆辯又初  
射之矢或有鉤折故空多取以備乏匱也案此空以取矢為句  
不索為句命曰取矢即上文之命取矢也矢有定數取之者不  
容不給此云若矢不備者恐有鉤折之虞不可不備也取矢者  
不令矢之盡也矢僅給所用之數則盡矣不索乃復命取矢之  
故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福

同互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弟子已應即往取矢司馬乃降由  
相明疏司射之南執弓反位如初弟子既加矢于福司馬進無  
之如初此經文略也褚氏寅亮云不盡之矢必棲於豐蔽處須  
求乃得案求亦取也孟子勿求於心趙注求者取也注云屬  
是書經傳賈扁儀禮正義九



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者敖氏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

右取矢委福第一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言若者或射或

否在時欲耳射者釋也之志君子務勇大夫遵疏正義曰張氏

至釋獲者少而每薦反位書實主大夫眾賓耦射釋獲升飲之

儀射之第二番也司射請射比耦三耦取矢于福眾耦受弓矢

序立乃設中為釋獲之射三耦射賓主人射大夫射眾賓射司

馬取矢乘矢司射視釋獲者數獲設豐飲不勝者獻獲者獻釋

獲者凡十三節○請射于賓如初者數氏繼公云請射請三耦

之外皆射也其辭亦曰有司請射耳如初升自而階階上北面

告也此請射與下請釋獲亦示聽命於賓之意韋氏協夢云鄉

射以賓為主故卒射必告始射必請則遂告於賓敖氏云言遂

者謂承賓許諾之後也賓若不與射則雖許諾而司射亦不告

然則上言請射于賓者非獨為請賓射明矣注云言若者或

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釋己之志君子務勇者敖氏云若皆與

射而後告是其或欲或不欲固已前告司射矣主人與賓為耦

禮也假令或有一人不欲射則缺此一耦蓋不可與餘人為耦

故爾焦氏以恕云記云眾賓不與射者不降是凡在堂上者或

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定也義疏云案主人以射故而請賓

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請必無不與之事而經云若者蓋不為

必然之詞且為大夫及三賓言之耳愚案射者釋己之志君子

務焉是射者其空也特此禮為鄉人習射則賓主大夫及眾賓

無妨以不能自謙也云必無不與者明與經辰矣又義疏云案

大夫與三賓之或射或否疑已前定於納射器之時故此時司

射得據以告于賓愚案納射器在初請射之後司射堂下命之

弟子納之堂西及東西序也當請射于賓賓對曰某不能為二

三子許諾則賓一己之射否尚未定也蓋姑陳射器而射否則

俟其自擇前定之說恐未然也然則與射及否直定於司射升

階再請射之後未告賓之前而經不具言之耳大夫三賓蓋亦

如之胡氏肇晰云初請射節司射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

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此云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

是賓之或射或否則于賓對司射時明之經文固顯著之矣至

若主人與大夫眾賓之射否蓋即繼賓而告于司射注所謂在

時欲耳是也下文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若者承賓許諾言之

許諾則告有一不許諾者則不告其人也蓋主人大夫眾賓之

許諾與否皆於賓許諾中括之經文簡而義該當以意推之也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



子也大夫皆與士為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謙自尊別

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告于大夫曰告上

一命已下齒於鄉里疏石經徐陳通解楊氏敖氏俱有以耦

二字注及羣士來觀禮者也來徐誤未云大夫皆與士為

耦謙也者敖氏繼公云大夫不自為耦者變於君所之射也此

賓主人皆士於眾耦之上射也大夫耦士以貴下賤也韋氏協夢云

主人耦大夫與大夫為耦此大夫與士為耦在大夫則為自謙在

大夫則為尊君兼鄭敖兩說乃備云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羣

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者敖氏云士謂眾賓長

大夫宜與眾賓長為耦若眾則以次而為之不足乃及於堂下

者焉盛氏世佐云士謂命士來觀禮者非眾賓也敖云眾賓長

亦非然觀此注所言則士之來觀禮者亦與眾賓齒可見矣讀

然則眾賓之中無士矣蓋既為士則不在詢眾庶之中也若堂

下一命之士齒於鄉里者有之故鄭以此士解與大夫為耦蓋

亦觀禮而非習射者也敖氏誤以眾賓為士不知此固秀民而

非士矣方氏苞云士當為學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注疏必以為

在官之士非也鄉大夫之尊可與所與之學士為賓主州之良

士即異日所賓與也大夫雖尊而為遵則有主道焉故可西階

與學士耦而為下射若在官之士而居大夫之右則悖矣

上北面作眾賓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作眾賓射使之降

三賓也案眾賓盛氏專謂堂上三賓以下文眾賓將與射者皆

降眾賓在堂上故降也然此節為司射比眾耦當兼堂下眾賓

言之司射降摺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而立比眾耦及眾賓也命

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立比眾耦謂立

射其命眾耦如主耦疏於此為比眾耦耳比之事俟眾賓

降而後為之盛氏世佐云是時眾耦猶未比也先言之者明司

射立此之意耳經中此例閒有之如鄉飲酒及此篇獻賓禮皆

云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亦非謂遠已洗也敖說是此注若

移於下經司射乃比眾耦之下則得矣吳氏延華云上倚揖升

此復摺之也眾賓在堂乃至堂而比之者蓋將比未比俟皆降

始比之下經眾賓皆降適堂而司射乃比眾耦是也此注疏空

比注兼及之以其與比者一時同命之也眾賓將與射者皆降

由司馬之南適堂而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

面者則北上

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

禮及眾賓多無數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將

曰眾賓不與射者不降是也降者由司馬之南適堂而堂下

之眾賓皆從之不言者可知也此雖未執弓矢亦必由司馬之

是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九

古



南者異於大夫也繼三耦而立居其西也眾賓之立以齒則大  
夫之耦為上可知乃著之者嫌其不與耦竝立則或變於有耦  
者也眾賓若多堂而南面之位不足以盡之則當東面於面壁  
而北上也言若有者見堂下之士多寡無定數也張氏爾岐云

司馬位在司射之南若東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降者  
面者或賓多南面列不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見其志在  
射疏正義曰敖氏繼云云尊者事至乃降也賈疏云言未降後

降與耦俱升射也注云見其志在射者盛氏世佐云注意蓋  
日經不言不降而言未降者見其志在於射俟三耦卒射乃降  
也此於義未為失疏家不曉而為之說曰言志在射者以其射

在堂上故也郝氏遂從而詆之其說鄭公也實甚故特為白之  
大射儀云諸公卿皆未降鄭注亦云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  
云言未者後當降故云未若終不射不得言未則得注意矣

司射乃比眾耦辨眾賓射者降疏正義曰敖氏繼云云乃者言  
為耦者也大夫之耦亦存焉是時眾賓皆已立于司射之北若  
而然後可比之不言命之之辭者如上耦可知也大夫之耦則  
先命之其辭曰子與某子射與他耦上射之辭異云辯者為下節

右司射請射比耦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遂命者承上比

耦畢遂命之也郝氏敬云始誘射三耦命司射共矢二十八箇  
是三耦餘一乘也皆收委於楅馯故就楅馯取之拾取上射取一  
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注云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者蔡氏德晉云反立而階東面司馬北之位也三耦拾取

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疏正義曰  
此拾取矢疑衍王氏引之云上文既云命三耦拾取矢則自皆

袒決遂以下皆言三耦拾取矢之事故承上文以起下文曰三  
耦拾取矢言三耦之拾取矢也始而袒決遂執弓以待拾取矢  
既而上耦拾取矢既而中下二耦相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

取矢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  
之句非特為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皆袒決遂之時尚未拾取  
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且下文眾賓

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相  
對為文不得以為衍字吳氏廷華云袒決遂在堂而乃至司馬  
而南之位蓋即上射時立於司射西南之位也盛氏世佐云於

此言拾取矢者明其袒決遂執弓擬為此事耳即上文司射立  
比眾耦之例也章氏協夢云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其  
事而言之與前一入洗舉解于賓同意敖氏繼云云惟云執弓  
是亦不挾也亦變於大射者與此所立者即其故位更以司馬  
是皆至解賣扁儀禮正義九



為節近故爾鄉者司馬未在此故以司射為節賈疏云案上司  
 射位在中西南司馬位在司射南今立於司馬之西南亦東面  
 北上也案義疏云三耦取矢位即是前番射位司馬已就位故  
 經云司馬之西南賈疏以為異位非也注云必袒決遂者明  
 將有射事者賈疏云始取未有射事而袒司射作上耦取矢之  
 決遂者以其取矢訖即有射故豫著之左還當上耦面司射反位  
 者還當上疏正義曰司射作上耦取矢亦如之司射反位  
 耦如作射疏面作上耦射今作上耦取矢亦如之司射反位  
 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指及福揖當福正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當福南則折而北行故北面揖也及福揖者為上下射將折而  
 面東也張氏爾岐云上耦發位東西時一南一北並行及至福  
 南北面而福亦一東一西相並也義氏兆錫云及福揖不言北  
 者下賓主人及福揖注所謂當福之東面主面賓東面相揖也  
 前後互推之可見盛氏世佐云及福揖謂及福之東面而揖也  
 姜說得之下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即謂此揖之時也經文句  
 法倒耳故說非凌氏釋例曰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  
 福北面揖曰及福揖曰上射進坐揖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拾取  
 矢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  
 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揖唯上射有之下射進  
 坐不揖也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就  
 其耦揖皆進如二耦耦東面大夫面大夫面大夫進坐說矢東與反

位而後耦揖進坐大夫為下射故耦進坐揖大夫不揖也三射  
 畢拾取矢如初此鄉射拾取矢如三耦此時賓東面主人面故無  
 進階前揖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此時賓東面主人面故無  
 當福北面揖及福揖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一耦出西面揖當  
 福北面揖及福揖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一耦出西面揖當  
 射西面上射揖及福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面下  
 如初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  
 進當福進坐說矢東面上射揖及福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  
 與大夫為耦士東面上射揖及福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  
 進坐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一耦出  
 大夫耦進當福進坐說矢東面上射揖及福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  
 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此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一  
 射時耦進當福進坐說矢東面上射揖及福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  
 猶射時及階揖也拾取矢在庭不升堂且無物故無升堂當物  
 及物三揖也進坐獨上射揖者亦猶射時司射命射上射揖也  
 然命射之揖唯第一耦之上射者有之此拾取矢上射東面下射  
 進坐之揖凡耦之上射者有之則與射時異也上射東面下射  
 面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在兩下射在東如其物之位  
 倒裝句法是也蓋經文於此必倒引者上以明及福揖為上射  
 在福之西而東面下射在福之東而西面上以明及福揖為上射  
 進坐亦一而東面下射在福之東而西面上以明及福揖為上射  
 而一西面也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



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橫弓者南踏弓也卻手由

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疏

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不言毋周在作非君周可也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坐不言北面可知也矢南鄉入于福南

北面取之便也盛氏世佐云此揖進謂自其福西東面之位揖

進就福也此時上射仍東面于福西取矢說非取矢必坐者

以福卑故也以下記福制考之則其不高大可見矣注云橫

取者南踏弓也卻手曲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右表右手從裏

取之便也者敖氏曰橫弓踏弓也此橫弓覆手也覆手橫之以

上端向下射敬之也弓下弦附之下也盛氏世佐云橫弓注云

南踏弓是也蓋東而向者以南北為橫卻仰也手右手也弓下

背之上而弦向下也左而南踏弓則執弓之手必覆覆者手在弓

兩手相對為便也經言右手之卻則左手之覆可也知言右手自

弓下則左手在右亦可知此立言之法也焦氏以恕彙說曰

敖云上射覆手橫弓以弓之上端向射者敬之也下射卻手

橫弓以弓之上端向上射也人北面弓東西俱為橫也案義疏

云弓之兩端皆端也而有上端下端之別者附側有撻士噉禮

設依撻焉是也撻在上則為上端執弓者必以上端向人為敬

愚案敖氏依此以釋則為特見然君子於射事則尚敬福處侯

之北亦統於侯也故上射卻手取矢則覆手執弓下射覆手取

矢則卻手執弓並以弓之上端鄉侯亦所以著其敬而不徒相

變為容之謂矣褚氏寅亮云拾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

還周異於大射故於反位時著其北面而曰東面揖然則取矢

橫弓者南踏弓也卻手由

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右

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

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

又當執弦也疏

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

整理也不言毋周在作

非君周可也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

坐不言北面可知也

矢南鄉入于福南

北面取之便也盛氏

世佐云此揖進謂自

其福西東面之位揖

進就福也此時上射

仍東面于福西取矢

說非取矢必坐者

以福卑故也以下記

福制考之則其不高

大可見矣注云橫

弓覆手也覆手橫之

以取者南踏弓也卻

手曲弓下取矢者以



氏敬云矢羽在北右手仰取矢身左轉向南羽順在北非執弦亦右手也云不言毋周在昨非君周可也者大射云左還毋周則下射將背之此對彼為言彼有君在昨周則背君此在昨非君故周可也放氏曰左還者以左體向是亦左還也此與順羽且與皆變於大射亦盛氏世佐去左還向是亦左還也放氏云以左體向而還非反位反其福而東面之位也復云東面者嫌其因左還而變也蓋東面者以福而東面之位也復云東面者嫌而轉南向至其故處而仍東面也此注在昨非君之說似迂焦者大射威儀多此則惟取其便故也注在昨非君之說似迂焦氏彙說曰通解朱子曰燕禮司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為真解處為內也此三耦左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為內也大射云毋周者既以左手向外轉身也此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向之時乃復以右手向外不復以右手向外而即便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於匪故不言周與不周案朱子此條論還周最為明析而坐奠解右還北面及少立左還南面坐取解鄭云右還必從解西為君之在東也北面而左還者亦從解而也放氏謂堂上堂下背君毋嫌而南面右還北面而左還皆從解東往來則不惟鄭異解而鄭之右還正教之左還教之右還乃鄭之左

還其左右適相反也然考毋周之戒大射於上射下射皆詳之不言其他如上射也此必非無關得失而但取相變為容者矣況皆內還者言東面而無取乎異其文而曰內還也又曰大射毋北面則當言左還而無取乎異其文而曰內還也又曰大射毋周義疏云毋周變於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若堂下與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此只一人微背於君則何所嫌若取矢于福先弟子之三耦繼乃諸公卿大夫之眾耦多人還周而背君安得不為嫌邪教之立義其與鄭異而失之者莫此為甚矣又曰天體至圓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故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寸八宿左轉故春則申星南方朱鳥七宿也夏為東方蒼龍秋為北方玄武冬為西方白虎中星迭移是從東而左行也依此言之則鄭之左還為合教之左還與鄭正相反者謬可知矣未知何所依據也教箋燕南面右還而北面云從解東而行及北面左還而南面云亦從解東而行是直目左還為右還目右還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與其他如上射為左還耳取矢者以左手疏正義曰注云以左手在弓裏右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疏正義曰注云以左手在弓裏右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疏手從表取之亦便者張氏爾岐云亦南路弓左手執弓仰而向上故右手覆搭矢為便也朱子曰上文東向覆手南路弓則弦向身此云西向卻手南路弓則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九







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个福南鄉當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拾取乘矢更遞而取各得四矢也敷氏

相近也盛氏世伍云進謂各自其福東面之位而南行也當福

南將折而西矣故以是為揖挾之節也吳氏廷華云四矢俱拾

畢左還反位然後南面揖並左還上射東南行下射西南行將

至福南竝左轉而北揖且挾然後轉而南行下經左還上射于

右是也敷氏謂上當福之地尚在南此特上及福之地以經言

少進則去福近也若向當福處則遠矣不可言少進也褚氏寅

亮云北面下揖三土太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揖時上下

射皆已離東西之位一在福而南一在福東南矣至少進則西

南者向東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福揖之處於是皆左還

北面揖而揖三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在面是于左也下射在

東是于右也至再左還而並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還而從上

射之南竝行則反在上射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

上射于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也敷氏云上射固已

居右殊不可解又取矢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反位時上射仍在

北是居右猶升階進射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及南面射時上射

履西物是居右也注云福南鄉當福之位者張氏云福南前

者進時北面揖之位也今還至此皆左還北面揖三矢而挾一

个胡氏肇斯云敷氏以當福南為鄉及福之位故與鄭異不知

經明云當福南是為鄉當福之位無疑揖皆左還上射于右射上

以為及福之位固已與經文相戾矣揖皆左還上射于右射上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南面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位後

揖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敷氏

當福

南行

下射

西南

行將

至福

南竝

左轉

而北

揖且

挾後

轉而

南行

下射

東南

行將

畢左

還反



畢三耦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個揖皆左還上射于右與進者相左相揖還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鄉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夫射儀初射畢三耦既拾取矢挾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揖三挾一個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還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釋弓矢于次說決拾龔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如三耦又鄉射三耦射畢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賓皆袒決遂後之四揖也鄉射三耦射畢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大射三射畢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挾則無北面揖三挾一個之揖射禮終故節文亦異也鄉射再射畢賓主人拾取矢卒北面揖三挾一個揖還賓堂主人堂東皆釋弓矢龔及階揖升堂揖就席賓主人拾取矢畢皆升就席故無與進者相左之揖而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云大夫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個揖還耦及位大夫遂適序面釋弓矢龔升即席此大夫獨升耦不升故并無及階升堂之揖也大射再射畢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為耦大夫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個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矢拾龔反位此即鄉射大夫與其耦兼取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矢之例故亦無與進者相左之揖也

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

取誘射之矢挾五個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而后反位后誤作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後○放氏繼公云三亦當作二大射

云二耦是也朱子曰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則是下耦之下射也張氏爾岐云以授者以誘射之矢授之也注云取誘射之矢也

挾五個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者賈疏云弟子即納射器者下耦將司射乘矢來向位而面弟子即往逆受之下射乃反東

面敖氏繼公云下耦之下射於既拾取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矢皆兼諸附至福南乃北面揖三挾五個至西方以四矢授有

司而挾一個以反位此見其異者也此西方即堂面也士禮以東堂下西堂下為東方而亦其徵也

器者因留主授受于堂而故此下射出于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受之也夫射儀曰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則謂就

而授之盛氏世佐云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則謂就下射就而授之也注云去弟子逆受非褚氏寅亮云逆受者卑賤

之分也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俟其至而受者胡氏肇斯云經云以授就後者言注云逆受就弟子言相互成文也蓋後者

就而授之弟子逆而受之與經文義正相成敖氏說殊偏而盛氏反據以駁注非也

右三耦拾取矢



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西北上大夫之耦為上未猶不也眾賓不拾者未射無福上矢也言此者嫌

眾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疏正義曰注云未猶不也眾賓不拾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者未射無福上矢也者賈疏云以

第一番唯有三耦射無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為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故氏云未拾取矢謂于堂西取矢不拾也堂西取

矢固不拾矣乃言之者以繼三耦拾取之後嫌當如之也其後取矢于福乃拾故此云未也是時雖未拾取矢亦讓取弓矢拾

如鄉者三耦之為進立射位以射事至也張氏爾岐云眾賓初射當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故不拾取矢案三耦初射時亦云

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則眾賓不拾取矢又不僅以未射也盛氏世佐云此眾賓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皆如三耦初取弓矢

之儀其取之之法亦更迭取之上經云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是其徵也云未拾取矢者謂不如三耦之拾取矢于福耳

不言不而言未者以第三番射時亦有拾取矢于福之事故也張云眾賓不拾取矢不僅以未射非云嫌眾賓三耦同倫初時

有射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胡氏肇昕云此節賈疏說多未明析詳注意蓋以經言眾賓未拾取矢者以上言三耦拾取矢此

繼言眾賓受弓矢事嫌與三耦同倫以眾賓亦拾取矢也故經特著之曰眾賓未拾取矢拾取矢之禮必初時有射者後乃有

此禮故上有三耦射後乃有三耦拾取矢之禮此時眾賓未射故不拾取矢至第三番眾賓射乃亦有拾取矢之禮也經文眾

賓未拾取矢對上三耦拾取矢為言至三射眾賓亦拾取矢是不以其全不拾取矢故不曰不而曰未注就本節言之故轉未

為不而下又推言之以盡其義也

**右眾賓受弓矢序立**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

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升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

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恆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眾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

也疏正義曰如初者蔡氏德晉云謂與誘射之儀同也方氏苞云射事畢皆以弓矢授有司于堂西誘射之儀同也方氏苞者以授有司則司射之射事畢矣故再射第舉作射如初示不復誘射也三耦三射皆與賓主人大夫與再射三射司射則一射而止何也誘射者教之射也賓大夫主人與焉則不敢教也弟子筋力方進故三射皆與以強教之賓大夫主人三賓則有年長者矣故射止於再而不欲與者亦聽焉皆禮之曲盡乎人情也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故氏繼公云可知也胡氏肇昕云賈



疏云此臣禮威儀省司馬初命去侯時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  
 于之再番三番命去侯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大射君  
 威儀多故第二番與前同獲者亦宮商趨之故言如初於第三  
 番禮殺復不以宮商直許諾又不得言如初賈氏推究頗詳較  
 敖說為精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者敖氏云先去扑乃進與司  
 馬交于階前則去扑當于西方而于階下矣不言相左不言  
 升及堂上所立處亦文省吳氏廷堃云司馬降反位司射將升  
 故交于階前亦當相左去扑亦當倚于西階釋獲者郝氏敬云  
 釋籌於地計射者所中獲射中也堵案太射以弓為畢此經無  
 文辟君禮也注眾足以知之矣校勘記云侯徐本通解楊氏  
 俱作矣陳本作矣案柔即矣之譌今本據此遂誤作侯胡氏肇  
 听云疏述注亦作矣云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恆執弓挾  
 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者敖氏云司射于誘射之後  
 改挾一个至此時猶然也必云猶者嫌既久則可以不挾也官  
 以司射為名故執弓必挾矢以掌射事也云今三耦卒射眾足  
 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者言君子不必人之已知而  
 遂不挾也故必猶挾一賓許降搢扑而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  
 个備尙未知當教之也

**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  
視之當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西面  
 設之之處如前設福之為之釋獲者在堂而故北面命之既則  
 復而面視之中實算之器也名之日中者取其中於侯而後釋

算也此不以弓為畢亦辟大射禮注云視之當教之事釋獲者  
 者賈疏云謂教其釋算安置左右及算數告勝負之事釋獲者  
**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  
鹿中謂射於謝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  
 其背以受八算算射籌也敖氏繼公云釋獲者自執中而不執  
 算亦變於君禮注云鹿中謂射於謝也於序當兕中者敖氏  
 曰鹿中者以主人也記曰土鹿中盛氏世佐云鹿中特為諸  
 侯之州長言耳若天子之州長射于序亦兕中吳氏廷華云鄉  
 大夫州長皆大夫其待賓大概皆大夫禮至射則各有其算主  
 人及大夫同兕中土用鹿中賓眾賓不在三等土中則攝用鹿  
 中可也二者當兼有經第  
 言鹿中者蓋據賓言之

**面與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與其而侯**  
與

北面受算反疏正義曰坐設中南當福面當面序東面者盛氏  
 東面實之疏世佐云申蓋東而設之首在東也知此以經言

餘算委于中而其末在南而于中為橫則中之東西設可知矣  
 下記云鹿中釋獲者奉之先首而此云釋獲者坐設中東面則

其首在東亦可知矣凌氏釋例云凡設中南當福面當面序東  
 面鄉射禮再射司射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

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  
 當福面當面序東面與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

皇清絕解續編 儀禮正義九



與共而俟大射儀再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大  
 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  
 委其餘于中而與共而俟注鄉射禮云設中南當福而當面序  
 是大射設中之處與鄉射同也又鄉射大射司射命射訖釋獲  
 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入算于中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  
 者坐而釋獲每八算改實入算于中與執而俟此釋獲也卒  
 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入算于中與執而俟此釋獲也卒  
 射取矢加福訖司射立于中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而  
 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  
 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  
 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  
 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階盡階不升  
 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布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  
 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  
 右鈞此數獲也蓋中者實算之器設之當而序以為行禮之節  
 也算者郝氏敬曰籌也中制鑿背可容入算一耦八矢一算直  
 一矢也南末者敖氏繼公云南末象矢之北括而南鏃也褚氏  
 寅亮云實算者東面算于庭為縱于人為橫矢北括則南首算  
 則南末與矢相變吳氏廷華云東面言實獲者東面設之也大  
 射執中先首則中亦東面也南末在右也算有本末下記握  
 素其本也又云中當而序之而為西堂又而為西堂下釋  
 獲者來自西堂下當東南行及東面設中執算者亦應東面隨

其後釋獲者當而南取之蔡氏德晉云南末則算縱矣而曰橫  
 委者統于中而言也蓋算于庭則縱于中則橫也其而俟者敖  
 氏云待其將射乃執算注云與還北面受算皆從堂而西  
 賈疏云以其所納射器皆云當而執中與算皆從堂而西  
 序之南南面故執中者既東面坐設訖與還向北面受算迴而  
 東面實之也胡氏肇折云注知北面受算者以設中既東面而  
 必與者知還北面而受算也敖  
 氏謂與受算東面受也非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  
 貫不釋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司射亦於  
 也注云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司射亦於  
 而不脫言此者明雖中而不中不釋算也者敖氏繼公云貫謂中  
 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算之理命辭蓋期其貫不期其必脫  
 也敖氏求深反失郝氏敬去不貫矢不穿布也禮射布侯中必  
 貫布則釋算不中不貫則不釋盛氏世佐云鄉射射質不貫質  
 不釋算萬氏苞云注謂不中不貫是也而於貫射質不貫質  
 著蓋必射甲革榘質而後可貫必矢貫於鵠的而後有白矢襄  
 尺刻注井儀之形故詩曰四侯如樹也王制鄉簡不帥教者習  
 射尚功習鄉尚齒州長之習射黨正正齒位正簡不帥教者習  
 法也曰尚功則當以貫革為賢尚書傳所云貫革之射閑于蒐  
 狩者謂甲革也周官圍人充榘質以習射于澤宮州長習射宜  
 用澤宮之禮則所貫榘質也疑士大夫雖畫布為侯必以木為  
 是青經解實扁儀禮正義九



匡蒙以布實草於其中而著於侯之背面以受矢故以剪草之  
 工充樁質也若但畫布以為正則數貫之後不可復射且所謂  
 貫者特穿之而過無所謂白矢襄尺剡注井儀之式矣古文貫作  
 關者惠氏棟古義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  
 止即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伍子胥傳云五胥  
 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鳥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  
 司馬貞曰滿張弓十貫謂上弦也古出與患通又讀為貫故  
 古文患作悶从心關省聲也胡氏承瑛古今文疏義曰案惠說  
 非是鄭注云貫猶中也中正不釋算也此貫即貫革之貫詩  
 猗嗟射則貫兮傳亦云貫中也貫从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  
 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凡母之屬皆从母禮記注云貫革謂射穿  
 甲革也古文作關者亦穿物橫持之義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  
 也禮記禮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輅輪者疏云關穿也若呂  
 覽之中關史漢之貫弓則皆彎字之俗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故  
 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彎弓賈誼書士不敢彎弓  
 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貫弓要皆非訓中之義也胡氏肇所  
 云字有正義有俗義有引申之義而皆以聲為主聲近而義亦  
 隨之也古音貫與關相近滿張弓謂之貫亦謂之關因之而張  
 弓中革謂之貫亦謂之關義本相成此經當用中革義如惠說  
 謂不滿張弓者則不釋獲其義未顯胡氏駁之是也或氏學標  
 用惠說以解孟子關弓本不誤而依惠氏云即儀禮所謂不貫  
 也牽合禮經則不惟誤解儀禮并誤解孟子矣又案張弓本字

作彎彎亦有橫持之義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是也 上射揖司射  
 又說文毋讀若冠毋可讀為冠猶貫可讀為關也

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 執所  
 取算

疏 正義曰賈疏云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須  
 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來者用之敖氏繼公云右取算

以子左手執二手共執之 也俟謂俟射中乃釋算

右司射作射請釋獲

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 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

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 委餘算禮尚異也 疏 正義曰敖氏繼

上拾發矢也若中則獲者言中此則釋之釋謂置算於地獲則  
 用此算故因名此算曰獲坐而釋獲既獲則與云每 一个釋一

算覆言釋獲之法也 一个謂一矢中也于右于左象其堂上南  
 面之位也下言數獲謂奇者縮之然則此每釋一算亦縮之與

蓋中面之算橫則釋者縮亦宜也餘算釋之不盡者也於一耦  
 卒射乃反委之既則與共而俟吳氏廷華云釋者釋於手置地

以待算也上二耦射射上射在右射在左尊右也故釋亦如  
 之八矢不必盡中故有餘反委之者釋算于中西之位委之也

皇清經解 儀禮正義九



亦南末張氏爾岐云釋猶舍也以所執之算坐而舍於地中首  
 東向其南為右其北為左中而其後也注云委餘算禮尚異  
 也者謂餘算釋之不盡者委之於地別取中內入算以禮尚異  
 不用其餘也云委之合於中而者敖氏云中面謂中面之算胡  
 氏肇昕云中西中之後也中後故云反委之每中者矢不中則不  
 射釋于中之右中下射釋于中之左此謂矢之中者矢不中則不  
 釋算故手中得中而為算也賈疏謂橫委其餘於中面手中餘  
 謂不於左右於中西而為算也賈疏謂橫委其餘於中面手中餘  
 者與之合夫中而本無算以手申餘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  
 者委之方有算也而云與之合非已  
 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言此者著繼  
 卒射皆不言其儀亦不以如初蒙之者亦以其可知故省文也  
 吳氏廷華云改後言與則取時坐也俟俟下耦射也下耦射與  
 中耦同故經不言第言卒射也卒射  
 下當有司射告賓之文與第一番同

右三耦釋獲而射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  
 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射不告賓主  
 人射者辟君禮也皆由其階謂主人

東階賓大夫而階也堂東東堂之下也堂西亦然賓主人之弓  
 各倚於其序矢在其下而二人乃皆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  
 取以授之大夫亦降者別於不與射者也盛氏世佐云賓主人  
 之弓矢本在東西牆之外堂廉之上豈得於堂上取之哉故說  
 始誤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

及物揖乃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復言皆由其階者賓主射

乃豫言之耳主人為下射者尊賓且不失其位也不言履物及  
 射之儀者如三耦可知盛氏世佐云復言皆由其階者三耦同  
 階而升嫌此亦如之也墳案義疏云眾射者升降皆由司馬之  
 南惟賓主人第言階而無司馬之南之文則升降皆近於堂與  
 眾別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也上射先而下射後此賓為上射主人為下射乃分階而行又不  
 別見其升降之序則是主人先而賓後如常禮亦與其他為耦  
 者不賓序而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  
 同也

揖皆就席或言堂或言序亦為序謝互言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東自釋弓於故處也反位升謂反位而後升也此升堂揖揖就席  
 賓階而當序之位也反立於此相待而升也此升堂揖揖就席  
 是奇淫淫實扁儀禮正義九



也凡自側階升降者經皆不見之江氏筠云鄭謂此賓主人俱  
 釋弓于堂之下敖氏則謂為堂上案經於賓主人之祖決遂則  
 言堂東堂而於大夫則執弓釋弓俱言堂面至下拾取再射加  
 于福之矢賓主人之祖決及龔亦俱言堂東堂面其言序者獨  
 此大夫之取矢揖進耳記云凡適堂面皆出入于司馬之南惟  
 賓與大夫降階遂而取弓矢蓋以尊者宜逸故也然則既有有  
 司主授受何以勞賓乎大夫之自釋前後釋弓已明見優尊之  
 法何以獨此時不然乎則鄭謂堂序互言自是不易之論矣蓋  
 說者多泥序東序而惟堂上得稱不知經曰經云主人降自西  
 士禮襲經于序東序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階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之東又當東來之前非謂就堂上東來前也觀此說可以知之  
 矣注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為序也與州黨之學皆有堂  
 注意蓋以堂屬序以序屬堂然考古人鄉與州黨之學皆有堂  
 有序平地謂之庭尚上謂之堂有階為堂無階為庭此篇州序  
 之禮而屢言升階降階當階及階降階而階是有堂矣爾雅云  
 東而階謂之序此篇凡言序端東序而序序東序而皆非州序  
 之義乃堂上之東西牆耳士冠禮主人直東序賓直西序亦與  
 此篇之序同觀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眾  
 弓倚于堂西矢在序東序面也故射畢而主人與賓釋弓仍在序  
 堂面以弓矢在序東序面也故射畢而主人與賓釋弓仍在序  
 東序而後文又云賓堂東主人堂面皆釋弓矢襲與此經文異

右賓主人射

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面出于司射之面就其耦

大夫為下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大夫與賓同降止于堂面

也大夫執弓亦有司授之于堂面就其耦亦由其面而立其

南也大夫為下射者以費下賤之義也大夫于士尊固尊矣若

復為上射則大不敵故與士為耦則必為之下射方氏苞云大

夫雖尊為遵則有主道故於眾賓亦遜焉案義疏云大夫尊與

賓主等乃一降一降由司馬之南者蓋就其耦於射位不得與  
 與眾射者同至釋弓堂面其耦已正則大夫當徑至階下如  
 賓主之禮不必由司馬之南也又大夫弓矢倚于序此執搯挾  
 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



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而襲耦遂止于堂而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下  
 不竝行尊大夫也在堂如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經言士與  
 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疏大夫為耦之儀其異於三耦者淮  
 於庭少退耳則其他皆同可知褚氏寅亮云耦先升三等而大  
 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釋弓于堂而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為之  
 以與耦俱行故也注耦於庭下校勘記云徐本通解楊氏俱  
 無下字云耦於庭下不竝行尊大夫也者謂揖進耦少退降  
 階耦少退不與大夫竝行所以尊之也夫在堂如上射之儀近  
 其事得申者謂及階耦先升升三等而大夫從之揖如升射謂  
 堂上三揖耦先降與先升同皆上射之禮也注大夫與賓皆上射而  
 儀也以近射事故得申上射之禮也

大夫與耦射

大夫與耦射

眾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  
 射三耦卒射司疏正義曰眾賓繼射韋氏協夢云此眾賓謂不  
 射請於公及賓疏與大夫為耦者敖氏繼公云不言如三耦可  
 知也釋獲皆如初敖氏曰皆皆賓主人以下也注云於是言  
 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者敖氏曰嫌作射亦在如初中  
 故以明之韋氏曰司射作上耦則二耦三耦至賓主眾賓皆與  
 聞矣故不必更作之案經言司射所作唯上耦在眾賓繼射下

明眾賓射非一耦而所作唯上耦其餘耦不更作也唯上耦對  
 眾耦言不對賓主言也注推及賓主明餘耦不作賓主亦不作  
 也引大射者賈疏曰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卒射釋獲者遂以  
 擯升降是雖不作猶為擯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  
 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  
 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其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  
 則空手耳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後射者既由司馬之南而適  
 俟俟數也疏堂西釋獲者乃告卒射也執獲以告己所有事者  
 也不升堂降於司射也左右猶言上手射也此亦據其所立之  
 物而言之注云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其事也云  
 也者以前番射司射告卒射此不告是使釋獲者終其事也云  
 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者以一耦入矢盡中則釋入算  
 無餘算則空手以告無所執也云俟俟  
 數也者敖氏云謂俟司射視算乃數之

右眾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右眾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  
 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



兼東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東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  
 握謂中央也肅慎氏貢楛矢正義曰故氏云禮無決而遂者此  
 有題識也肅慎氏貢楛矢正義曰故氏云禮無決而遂者此  
 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尚疏決字當為衍文上經云司馬適堂而  
 不決遂祖執弓此宜如之也司馬降亦由司射之南釋弓于堂  
 西襲乃反位○注貢楛矢校勘記云楛釋文作枯云字又作楛  
 以兼東大夫夫并取不煩拾取也盛氏世佐云矢兼束之以茅者  
 大茅使大夫禮宜然非以其不拾取也亦拾則可見矣大射云卿大夫之  
 矢皆異束之以茅而其取之也亦拾則可見矣大射云卿大夫之  
 每疑此誤當從夫射也此去兼束以四矢則其一束而言也姜氏兆  
 也握謂中央也者朱子云注疏上握之說未明宜束之之處當  
 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  
 也教氏云上握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為上括為下下經  
 云面鏃是也盛氏云上於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為上括為下下經  
 尺有握是也上握者謂束之之處去鏃四寸也矢筈長三尺  
 羽六寸刃二寸束之去鏃四寸則去羽尺有八寸矣必於此者  
 恐其傷羽也褚氏寅亮云取矢必先脫束然當其束時亦必遠  
 而後取之則教氏上手自弓上取北括之矢者也然必進坐說東  
 而後取之則教氏上手自弓上取北括之矢者也然必進坐說東

之中央故云握謂中央也東於握上謂以茅束之於手所握處  
 之上即教氏所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盛氏據穀梁注握四寸之  
 文解說雖新然非經上握之意矣云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  
 賓也者韋氏協夢云兼束大夫夫矢者以異齊尊之也主人士也  
 安得束之注以不束主人矢為不殊於賓始指鄉大夫賓賢能  
 時行此禮者亦不束主人矢與盛氏云雖鄉大夫為主人亦不  
 束者以賓故俯從土禮也云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者教  
 氏云周官鄉師職曰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然則古之射于學宮者其射器亦皆公家共之與此大夫之矢  
 未必大夫所自有也但於眾矢之中取乘矢而兼束之即為大  
 夫之矢矣胡氏肇晰云案盛氏謂當從教說今案前弟子納射  
 器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兩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而  
 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賓大夫主人眾賓弓矢各分  
 別言之是其弓矢皆必有所題識始可知也雖其弓矢不必皆  
 其人所自有然其有識別而不混於所施則有可懸擬者注云  
 未可非也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事見國語注引以證矢之有  
 題識也云今文上作尚者胡氏承珙疏義云案上下字作上尊  
 尚字作尚鄭於上握從古文作上於觀禮尚左從今文作尚者  
 皆取其當司馬乘矢如初疏正義曰教氏繼云云乘矢惟言如  
 也交易曉耳



右司馬命取矢乘矢

司射遂適面階而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釋弓去扑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遂者由釋獲者之面而北行

射事已疏也中東明于階而直進也盛氏世佐云司射視

設中命上射訖即取中而南之位至是云遂適面階而面者謂自

其位而北行也進由中東則于階而東行而後射訖而視其算故

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者視算既在射之後射訖而視其算故

云射事已也敖氏云釋弓并矢去之去扑而視算為算中有尊

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視之也必釋弓矢者射事已矣因去

扑之時可以并去之也執弓則不妄袒故襲不言說決拾文

省韋氏協夢云司射命取矢之時未決遂故此不云說決拾

敖謂文省非褚氏寅亮云注云射事已明甚敖氏謂不敢佩刑

器以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釋獲者東面于中而坐先數右獲

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釋獲者東面于中而坐先數右獲

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右獲上射之獲

為其少南就右獲疏敖氏繼公云先數右獲尊上射也

算為純疏純猶全也疏正義曰耦陰陽者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

純則縮而委之疏謂陰陽相合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取

之當在所釋右獲之南注云於數者東面為從者賈疏云凡

言從橫者南北為從東西為橫今釋算者東面則據數算東為

正故云於數者東面為從也云每委異之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古文縮皆為蹙者詳鄉飲酒禮每委異之數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者又在有餘純則橫于下又異之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則以



縮所橫及每委異之也異之則次而北與司射復位釋獲者遂

盛氏世佐云敷說每委二字當作十純

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

賢獲勝黨之算也齊之而取其

餘疏正義曰注云賢獲勝黨之算也者故氏云勝黨所餘之算

算云齊之而取其餘者故氏云既數左獲少退當中之正若右

面校其算之多寡卒進取其所以升若右

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

亦曰奇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假疏正義曰賈疏

如右勝告曰右勝于左若于純若于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

不定之辭凡數法一已上得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

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也

孔氏穎達投壺正義曰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

于奇猶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也朱子曰孔說差勝然

或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盛氏世佐云孔疏與注合若朱子

所言則奇仍不可言若干矣又案投壺曰遂以奇算告曰某黨

賢子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若然則釋獲之取賢獲無論多寡

止一算而已亦不盡所餘而執之胡氏肇昕云投壺某黨賢于

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純言若干奇不言若干者承純而省之

也蓋所餘之算盡純數則曰若干純若有奇數則不除其純數

而唯曰若干奇也賈疏疑為衍文非是褚氏寅亮云告則分左

右而總計之飲則仍視各耦之勝負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

九算則曰四純一奇蓋算有二即曰純

矣孔氏穎達謂九算則曰九奇恐未必然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

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

中西與共而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將為第三番射故豫設之

兼斂左右之算及橫于中西者而執之也○凌氏射禮數獲即

古算位說一篇今錄於後曰鄉射大射數獲之位即古籌算之

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

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

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于數者東面

為從孔氏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

為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易校數案此籌皆東西直引也

經又云有餘純則橫于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為下孔穎達投

壺疏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于純下謂橫在

十純之西南北置之案此籌皆南北橫引也經又云一算為奇

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投壺疏若唯

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案此籌又東

面直引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

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於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于地實于

是壽經解賈扁儀禮正義九



左手此則總斂于左手一一取之于左手委于地是變也必變  
之者禮以變為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  
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于地二算  
為純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于地有餘純則橫于下奇則  
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斂其算于左手以右手取之二  
算為純即委之于地十純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  
于下奇則縮于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于地  
于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  
數獲亦然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  
籌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既夕禮云讀  
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  
元郭若思授時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為小異耳自  
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于禮經者尚可推見  
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撰著以證古算籌而不及  
此蓋未之  
漢考也

右數獲

司射適堂而命弟子設豐

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疏正義曰

公云命設豐乃不搢扑者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解故也褚  
氏寅亮云說非也賓主大夫之飲固執爵者酌授于席前卒

解而授執爵者也不在豐堵案設豐不言面位據大射儀司宮  
士奉豐由而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而則此亦北面設之也

注云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者蔡氏德晉云豐  
以木為之其形似豆所以承罰爵者聶氏崇儀禮圖曰舊圖引  
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亾國戴杆以為  
戒張氏鎰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以明其不異也制度之說  
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以備  
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亾國之豐為戒哉恐非也弟子奉豐

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

上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

酌有疏正義曰注酌者不授爵略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  
少者也敖氏曰弟子其少者不待司射命之而洗解升酌者設豐實解

其事相因可知也此不命之而弟子知其為勝黨者蓋於釋獲  
者升告之時已與聞之矣勝者之黨實解者主于飲不勝者也

然亦惟發端以見其意耳故後有執爵者為之云耦不酌下無  
能也者方氏苞云注非也非獻非酬本無親酌之義投壺禮勝

者曰敬養而亦使他人酌則非下無能審矣蓋勝者張弓而先  
升不勝者弛弓而先降彼此相形實有難為情者雖法行於有

同而同儕猶略見獻酬之意故使子弟洗酌坐奠于豐亦曰敬  
是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九



養之義耳吳氏廷華云少謂勝者之少者卒射已立于堂而升  
 酌畢降立于堂而與眾射者同奉司射北面之命遂俱袒決拾  
 執張弓反于司射西南之位不言決拾張弓可知又云耦不酌  
 說可解不可解罰爵自取飲故不授非略之也凡射者儀節皆  
 俟有司之命行之弟子之升酌因設豐之命也則執弓反射位  
 亦當在下射命之後與眾俱袒而反位也云酌者不授爵略  
 之也者敖氏云薛欲尊者之禮也去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  
 酌有事者敖氏云薛欲尊者之禮也去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  
 疑衍大射儀無之盛氏世佐去勝者之弟子亦與于射者也其  
 洗解升酌也自堂西而來則其反位也亦反于堂西耳注乃以  
 為反射位者因經袒執弓王字在反位之上而誤也夫眾射者  
 之弓皆釋于堂西禮未有不階前袒執弓者敖氏所以有衍文  
 之疑也以愚考之則亦非衍也蓋云降袒執弓則其適堂西可  
 知矣反位者反南面東上之位就其耦也先袒執弓而後反位  
 者為其耦已執弛弓而俟也經言此者遂著司射遂袒執弓以  
 下事與此洗解升酌同節也且以見此弟子之亦與射也不言  
 決遂文省也褚氏寅亮云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即射賓中之年  
 少者矣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  
 射位者事畢也注皆因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為設福設豐  
 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三字為衍文而以反位  
 為反堂而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摺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  
 之位非也

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

右手執弛如卒射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亦司射以是命之也

氏云司射袒亦決遂經文省耳方氏苞云不言決遂下適階而  
釋弓矢說決遂有明文也注云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  
弦如卒射者上文卒射執弓不挾右執弦此亦不勝者皆襲說  
如之也敖氏曰執張弓射時執弓之常法也

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

弓言不能用之也兩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亦司射以是命之也  
手執弛又不能得執弛注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  
者也者以前降堂時既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  
襲說決拾起勝者之袒決遂也敖氏曰不勝者固襲脫決拾矣  
復言之者承命勝者之後立明言之不然則嫌亦袒決遂與之  
同也云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者案說文張弛弓弛也弛弓解  
弦也是張弓為弛弦之弓故言能用之也弛弓為解弦之弓故  
言不能用之也云兩手執弛又不得執弛者敖氏云左手卻執  
附則右手其司射先反位  
居前俟疏正義曰俟所命來者張氏  
覆執簫焉所命來疏正義曰俟所命來者張氏

三耦及眾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

疏正義曰敖氏云  
三耦以下皆如

司射所命而後進也大夫之耦亦當進立于三耦之南郝  
氏敬云射位始序立作射之位司射與司馬位之西南也司射

是書經罕賣扁儀禮正義九



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

先升尊賢也少右辟疏正義曰凌氏釋例云凡飲不勝者未升

飲者及階揖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小射

進揖如升射三射者如射者耦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小射

正作升飲射者如射者耦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小射

初經云揖如升射三射者如射者耦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小射

面揖及階揖如升射三射者如射者耦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小射

以勝負分先後蓋屈伸之節然爾韋氏協夢云耦如初儀至階乃

同升者不敢自矜其功也但勝者先升則卑有別矣云少右辟

飲取者朱子曰右自北面而東也所以辟當飲者使當

升取者朱子曰右自北面而東也所以辟當飲者使當

賈疏云相飲者皆北面于階授者於東飲者之右也

西朱子曰相飲之位謂飲之者立於飲者之右也

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還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祭不

拜受罰齋不備禮也疏正義曰敖氏云進固北面矣乃言之者

者欲與勝者並乃飲也豐下奠之南方氏苞云投壺禮不勝

者奉齋勝者跪曰敬養主賓相歡無所謂榮辱也此則同耦相

視絕無禮與辭有司行法私禮無所施注云右手執解左手

執弓者賈疏云此無正文以祭禮皆左手執齋用右手以祭此

亦可不勝者先降疏正義曰敖氏云後升者先降

為主故勝者先升不勝者先降勝者從降亦中等不勝者與升

若下射也則既降而少右射則少左庭中之行如射時與升

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

俟復疏正義曰凌氏釋例曰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

再射飲不勝者耦進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

取豐上之解與少還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

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

襲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耦出及階

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還立

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

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又云眾皆繼飲射者耦如初儀至階乃

不勝者如初儀至階乃

射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也拾取矢在庭故曰進退射與飲在堂

故云升降也此飲在面楹之西勝者不與故無升堂揖當物揖

及物揖三揖與升射時不同也又鄉射賓主人不勝則不執弓

是等至升貢三冊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九



執爵者取解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解以適而階上北面  
 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鄉射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云  
 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賓主人飲罰爵其禮異  
 於眾耦者優之也敖氏繼云不勝者釋弓而已勝者又說決  
 拾而襲也經文省耳注云侯復射者謂侯第三有執爵者主  
 番射敖氏曰侯謂南面東上以侯司射之後命主人使贊者代弟  
 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升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使贊者代弟  
 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使贊者代弟  
 故主人使贊者代之贊者不射者也方氏苞云尚有射弟子  
 多與焉如每耦之弟子皆升洗酌費時而失事矣故別使執爵  
 者代之惟於初升之一耦見其義執爵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  
 屬士耳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者敖氏繼云執  
 爵者之升似當在上耦未升飲之時立於序端以俟之也胡氏  
 肇昕云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以俟階上弟子無事  
 遂降至上耦升飲既訖將飲眾耦於是取解實之之事而執  
 爵者代弟子以升自西階立於序端以執其事不必於上耦未  
 升飲之時而立以俟之也敖說與鄭異非是執爵者坐取解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  
 也敖說與鄭異非是執爵者坐取解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  
 者如初甫者輒酌疏正義曰敖氏繼云取解北面奠之亦南  
 注意蓋每入既飲則執爵者輒酌以至於徧者敖氏曰  
 者輒為酌之以至於徧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

弓執爵者取解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

優尊也

疏正義曰敖氏

勝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

大夫飲則於其左皆耶鄉之注云優尊也者郝氏敬云賓主人

也方氏苞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

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

帥也故老病不能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

其罰蓋法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酬爵以奠而

不敢授為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飲為罰非獻酬以將愛敬

之比故奠于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

使執爵者受解以適而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者不疏正義曰

而階上亦楹而少南此飲罰爵者之正位也以是禮主于罰爵

故雖尊亦當就此而飲郝氏敬云飲不于席于西階亦北面亦

立飲其示罰同也胡氏肇昕云執爵者實解授于席前優尊者

若不飲罰之也受解以適而階上不敢以尊者自別故不于席

飲而必適而階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  
 上從其罰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升立于射位也大夫既飲則徑  
 飲耦在上適堂而釋弓與褚氏寅亮云耦不升堂徒執張  
 嫌其升上疏適堂而釋弓與褚氏寅亮云耦不升堂徒執張

儀禮正義九







職橫于上是也祭祭會也禮會必有祭也三祭者注所謂獲者  
 以侯為功也侯有中及左右故必歷三處祭薦俎及酒示三處  
 皆其所也又經明言獻服不其受爵乃祭酒祭薦祭俎皆獻禮  
 耳注因此經祭字遂以祭侯言之周禮注亦以此為說據夏官  
 射人祭侯則為位則祭侯固有其禮但不可以獻服不即為祭  
 侯據此爵及薦俎皆一蓋專為獲者設耳若謂祭侯三處則應  
 亦不應代侯卒爵以禮言則侯北面戶亦不應南面也又據  
 經先獻獲者從獻釋獲者兩獻俱有祭若以此祭為祭侯豈下  
 釋獲者亦可謂之祭中乎張氏爾岐云皆三祭脯之半脰俎之  
 離肺皆三也蔡氏德甫云三祭謂祭侯之左獲者負侯北面拜  
 右中三處故俎之肺與脯之半職皆用三也獲者負侯北面拜  
 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主也其設薦俎也拜送爵不同面者碎正  
 爵於侯薦之於位正義曰敖氏云固負侯北面矣復言之者  
 古文曰再拜受爵疏明其還而倚旌乃拜且嫌受獻或異面也  
 注云拜送爵不同面者碎正主也者賈疏云上文正主獻賓  
 獻眾賓皆北面與受獻者同面今此與受獻者不同面故云碎  
 正主也敖氏云拜送爵不同面明其異於常禮也云其設薦俎  
 西面鎔以南為上為受爵於侯薦之於位者賈疏云此云負侯  
 北面拜受爵是受爵於侯下云左个之而北三步東面設薦是  
 薦之於位也經云東面注云西面鎔者據設人而言盛氏世佐

云注意蓋謂上文設薦俎之法設者西面鎔之以南為上俎在  
 薦南也知西面鎔者以送爵者亦西面故也先設於此者為其  
 受爵於侯故亦於其負侯之位薦之也獲者北面而設俎在薦  
 南者以其暫鎔於此且變於祭侯也疏誤吳氏廷華云儀禮之  
 例獻受在階上及席前受訖就席乃設薦俎是注所謂薦之於  
 位不在此受爵之所也又云設薦俎乃設薦俎是注所謂薦之於  
 謂俎鎔出在外則是由南而北鎔注以為西面鎔失之矣又陳  
 設必因乎位獲者北面則薦俎當以北面為準北面以東為上  
 注以為南上亦不合據疏云據文東面蓋指下文左个面北之  
 設言不知彼是獲者東面故可以為南上且亦不可謂之西面  
 鎔也疏為之解曰據設人而言然據此經獲者北面送爵者不  
 南面相向則下文獲者東面薦者亦未必西面相對也少牢特  
 牲尸東面故南上與下獲者東面同但下設在左个面北此射  
 在侯焉得以彼證此云古文曰再拜受爵者胡氏承琪古今文  
 疏義曰案大射儀獻服不云服不侯西北三步北獲者執爵使  
 面拜受爵與此獻獲者事同知古文再字衍也獲者執爵使  
 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  
 者也為設適在東豆在西疏正義曰郝氏敬云侯北向以東為  
 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疏右偏則為个姜氏兆錫云獻爵於  
 侯負侯拜受謂居侯北三步而西耳若謂於侯拜受則侯中  
 與左右个皆一侯之內也相去幾何何以云使人執其薦與俎



從之適右个耶惟去其侯三步東往右个故曰執而從之又曰  
 適盛氏世佐曰經云獻獲者於侯又云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  
 則其於侯中明矣侯中與右个在一侯之內乃云使人執其薦  
 與俎從之而適者禮以變易為敬不徑自中而移於東也下經  
 云適左个中亦如之然則自右而移於左自左而移於東皆  
 使人執其薦俎從之而適也豈必去侯三步而後可云適哉姜  
 說誤矣注云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者教氏曰獲者因射  
 侯而得獻故就侯而祭其薦俎與酒焉示不忘本也云人謂主  
 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者以前使為獲者設薦俎是主人贊者  
 故知此亦同也云適在東豆在兩俎當其北者賈疏云侯以北  
 面為正依特牲少牢皆適在右故知適在東豆在兩俎當其北  
 也故氏云下言獲者南面坐祭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面左  
 俎北而獲者又在薦北如常禮矣其設薦之位亦脯在西而左  
 蓋上右也薦俎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為侯故耳焦氏  
 以恕云祭侯之祭以合時例之亦如旗燾神之祭相相似但今則  
 加嚴敬而古之祭侯頗略直與始為飲會之祭相準然始之設  
 薦蓋設之於侯而不在于西北三步之位繼之設薦宜統於侯以  
 北面為正而適在右者得之矣至於獻獲之禮不參祭侯者始  
 非禮意也經云獻獲者於侯乃通下文而言之不必過泥此一  
 語也云言使設新之者賈疏云鄭意嫌更使人設之其實薦此  
 者仍前人而云使人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  
 設薦俎示新之而已

坐祭逐祭酒

為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疏正義曰注反注校勘記云反

○教氏曰必云執爵與者見其所取者非離肺也取離肺者必  
 真爵乃與注云為侯祭也者賈疏云此正祭侯故獲者南面  
 鄉侯祭也云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者大射儀云獲者  
 左執爵又祭薦俎二手祭酒此不云二手者文不具耳興適  
 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申者以外疏正義曰中亦如之校  
 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疏勘記云亦唐石經徐

本楊氏俱作皆通解教氏作亦案教云謂適左个又適侯中皆  
 如適右个而祭之儀也則教所見本亦作皆刻集說者誤改為  
 亦耳注云先祭左个後申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者  
 教氏曰先右來左後中禮之序然爾士禮禮曰主人扱米實于  
 右三實一員左中亦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  
 如之其序正與此同

東面立飲不拜既爵

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疏正義曰

左个之而北三步獲者受獻之正位也司馬於是司馬北面疏  
 執爵宜居正位故執爵先立於此而東面執薦俎者又從之而  
 面固設於其東也薦右脯南也飲於薦右亦變於大射禮也以  
 違其位而南故復言東面盛氏世佐云東面設薦俎謂主人之  
 贊者東面設也舊說獲者東面設者西面非張氏句讀以此五  
 字為句今從之褚氏寅亮云左个西北三步獲者之立也注以  
 是皆徑徑賣扁儀禮正義九



為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獻薦異處敖氏謂獻薦皆在侯細玩此  
 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則曰獻獲者於侯又曰獲  
 者負侯北面拜爵明其在侯也大射儀則曰獻服不氏服不侯  
 而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至其  
 言薦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薦俎從之於既祭後俱曰左  
 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並無異詞然則兩禮所設薦俎俱  
 在其位明矣如薦俎先設於侯中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  
 薦俎先祭右个左个然後仍設於侯中而祭中何邪故當以注為  
 正至所以獻薦雖主獲者實兼為侯是也祭注反注者向身內注與  
 則當為侯祭矣故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侯時薦俎之設亦當  
 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為侯祭也然則祭侯時薦俎之設亦當  
 順侯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面之位矣敖氏亦誤又大射之獻  
 亦當在侯因大侯前參于二侯故移獻就其位異於此注云  
 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者欽定義疏云是時獲  
 者東面司馬必北面乃得受爵於獲者之右司馬受爵奠于筐  
 也受爵必於其右者以送爵時由其右故也

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之南遷設薦俎就之  
 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疏正義曰敖氏云司馬  
 於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於此方言獲位則是  
 既獻獲者於侯之後即北面立於侯之西北以俟獲者之來與  
 獲者於此自執其薦者已授爵則不敢徒手而勞人也注云

遷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者賈疏云前設近侯見享侯之  
 餘此近乏者已所有事之處遷近乏是明其已所得禮故也云  
 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於南右之也者敖氏云  
 辟如辟奠之辟謂離於故處也此改設于之南故云辟設必就  
 乏者宜近其位也不當其位辟旌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  
 者凡他薦俎謂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與射異  
 也獲者負侯而俟疏正義曰敖氏云事未畢而受獻故反而卒  
 之俟俟命去侯張氏爾岐云俟後復射也

右司馬獻獲者

司射適階而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

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疏正義曰敖氏  
 決拾為將洗酌而行禮也不執弓矢則當襲矣去扑者獻則不  
 可佩刑器也說決拾襲當於堂而不言者文省也釋獲者聽命  
 於司射故司射主獻之獻時蓋而北面既授乃北面也折上當  
 有設字蓋文脫也有祭脯與切肺也獲者與釋獲者皆賓之時亦  
 子以有勤勞之事於此乃得獻則其他弟子於獻眾賓之時亦  
 不與明矣盛氏世佐云司射作升飲者訖即為此獻釋獲者之  
 事亦與司馬獻獲者同節也經中此類甚多若必一事畢乃為  
 一事則一日之閒有不能終禮者矣階而司射倚弓矢與扑之

是書經存實編 儀禮正義九



所說決拾襲當于堂面不言者從省文方氏苞云賓主人大夫而外眾賓薦惟脯醢而獲者釋獲者乃有俎有祭何也以祭侯宐有薦俎也獲者釋獲者有俎而司馬司射無俎何也事有所專以主祭侯而有加俎猶夫射所先薦者惟司正與射人而司馬則與羣士徧獻薦所先薦司正射人司士執幕者而大射正則與羣士徧獻薦也特牲少牢眾賓兄弟皆有薦香何也祭自尸食以後皆與祝有賓兄弟獻酬之時三射禮成餘時無多人人皆備祭肺祭酒之節日亦不暇給矣燕禮若射則不獻庶子義可類推也壇案釋獲者之位在中而本位也少南就其薦也薦右也司射之位在中而故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齋司射賈疏云以釋獲者位在中而故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齋司射獻之於其位少南所以碎中也

北面拜送齋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齋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齋司射受齋奠于筐釋獲者少而碎薦反位碎薦少面之者為復射疏正義曰叔氏云就司射之面則又少南於薦面之位矣蓋與司射俱北面則立也拜受立飲不同面者異於堂上之獻也獲者亦然注云亦碎俎者據上獻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碎設于乏南是碎薦兼碎俎也此但云碎薦不云碎俎省文耳以與獲者同故云亦碎俎叔氏云碎薦與上經碎設之意同惟云碎薦據釋獲者所執而言也碎俎則有司為之

右司射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適堂而袒決遂取弓于階而挾一个搯拊以反位為將復射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司射獻釋獲者事畢反位自此下至退中與算而俟言以樂節射之儀司射又請射命耦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皆拾取矢司射作上射升射請以樂為節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卒射又命取矢乘矢又視算數獲又設豐飲不勝者又拾取矢授有司乃說侯綱退旌還福退中與算其九節射之第三番也○韋氏協夢云司射既奠齋于筐即適堂而釋獲者亦即碎薦此二節蓋同時為之經因敘獻釋獲者禮而先言司釋獲者碎薦之儀非謂釋獲者既碎薦然後司射適堂而也司射去拊倚于階而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搯拊由司馬

之南適堂而命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言射位也不

序取疏正義曰注云位射位者賈疏云下云各以其耦反于射矢位故知此是射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張氏爾岐云位司馬之面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眾賓也既命之即反南東面位也



拾取矢位疏正義曰注云屬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

無所先疏先者張氏爾岐云初三耦在司射而南是拾取矢時射位

始定故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又射者堂下凡三位堂

面南面比耦之位司射而南東面三耦初射之位司馬而南東

取弓矢之時已司射先反位并此凡王言先矣其義一也第將

射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不言先矣其義一也第將

射者堂下止有二位堂而南面比耦之位一也司射之西南射

位二也司馬之西南即司射之位也司馬之西南即司射之位也

司射而南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是三位考經文初番射時射

位即司射而南之位觀司馬既命去侯之後立于司射之南而

再番射時遂立于司馬之西南蓋始射司馬未有定位故以

司射為節再射遂以司馬為節也若然則鄉射唯有二位而已

較大射少一位者大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

射有次此無次故也疏正義曰注云以猶與也今文以為與

反于射位文以猶與也今疏者賈疏云春秋之義能東面之曰以

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為與則平敵之義也

胡氏承琪云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揖大射儀以耦左還注

皆云以猶與也胡氏肇昕云教氏云以其耦進謂上射先而下

右司射又請射命耦反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

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疏正義

曰蔡氏德晉云作拾取矢就射位而南使之也所作亦惟上耦

其餘以次進也郝氏敬元前射委楛惟二十八矢故三耦拾取

皆取矢于楛三耦為正先拾如初反射位注云南面相俟而

揖行也者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各於堂下之東西方袒決遂執

而行蓋楛在中庭之南當洗故自堂東而西來者皆及楛揖拾取



矢如三耦及福當福東西也主人面賓東疏正義曰注云及  
 者賓主人東西行及福揖而止所止之處即拾取矢之位也疏正義曰注云及  
 曰階前揖而南及福揖而止所止之處即拾取矢之位也疏正義曰注云及  
 位猶未離乎階前矣然則眾耦於福東西之位亦空如是也疏正義曰注云及  
 不北面揖由便也者以三耦及眾賓皆於福南北面揖賓主人疏正義曰注云及  
 各由東西是相向矣疏正義曰注云及  
 之揖則東西相向矣疏正義曰注云及  
 耦拾取矢先東行當福南北面揖然後射東面下射西面進疏正義曰注云及  
 拾取矢此經先言階前乃言及福是從堂東西逕至階前南疏正義曰注云及  
 直東而當福之處主人轉向福北行賓轉向北面揖此在福之東疏正義曰注云及  
 則與三耦面位不同三耦在福之南故須北面揖此在福之東疏正義曰注云及  
 而故無北面揖由便之說非也疏正義曰注云及  
 疏謂賓主出堂則不可解矣卒北面揖三挾一个為之位疏正義曰注云及  
 挾一之處同也疏正義曰注云及  
 南者不同也案盛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疏正義曰注云及  
 氏以教說為是揖退由其塗反位疏正義曰注云及  
 還相背各向堂塗反堂東西之位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北面揖疏正義曰注云及  
 訖各由其故道而反堂東西之位此進而北行也乃云退者自疏正義曰注云及  
 福而言也注云已揖左還非案拾取矢以上經固以如三耦說疏正義曰注云及  
 該之矣迨既拾取矢據三耦當有南面揖少進當福之文經第疏正義曰注云及

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為與則平敵之義也  
 胡氏承珙云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揖大射儀以耦左還注  
 皆云以猶與也胡氏肇所云教氏云以其耦進謂上射先而下  
 射從之也進亦並行若大夫之耦則亦以序而獨進下文云大  
 夫就其耦是也教蓋因經以字因有先後之別不知以其音義相  
 之轉故古多通用鄭君以今文之與注古文之以以其音義相  
 同不煩改字也

右司射又請射命耦反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

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疏正義

曰蔡氏德晉云作拾取矢就射位而南使之也所作亦惟上耦

其餘以次進也郝氏敬云前射委福惟二十八矢故三耦拾取

皆取矢于福三耦為正先拾如初反射位注云南面相俟而

揖行也者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各於堂下之東西方袒決遂執

而行蓋福在中庭之南當洗故自堂東面來者皆及福揖拾取



矢如三耦及福當福東西也主人面賓東疏正義曰注云及  
 者賓主人東面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疏正義曰注云及  
 曰階前揖而南及福揖而止所止之處即拾取矢之位也是也其  
 位猶未離乎階前矣然則眾耦於福東面之位亦空如是也云  
 不北面揖由便也者以三耦及眾賓皆於福南面揖也及福  
 各由東西是由便也者以三耦及眾賓皆於福南面揖也及福  
 之揖則東西相向矣疏氏謂亦南面揖非吳氏廷華云據上三  
 耦拾取矢先東行當福南面揖然後上射東面下射西面進  
 拾取矢此經先言階前乃言及福是從堂東西逕至階前南行  
 直東西當福之處主人轉向福南面揖賓轉向福東面揖此在福之東  
 則與三耦面揖不同三耦在福之南故須北面揖此在福之東  
 而故無北面揖由便之說非也卒北面摺三挾一个亦於三耦  
 疏謂賓主出堂則不可解矣卒北面摺三挾一个亦於三耦  
 挾一之處同也疏氏云此儀異於三耦者蓋退於北與退於  
 南者不同也案盛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疏正義曰賈疏云賓主  
 氏以敷說為是揖退由其塗反位疏北面揖退之時皆左  
 還相背各向堂塗反堂東西之位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北面揖  
 訖各由其故道而反堂東西之位此進而北行也乃云退者自  
 福而言也注云已揖左還非案拾取矢以上經固以如三耦說  
 該之矣迨既拾取矢據三耦當有南面揖少進當福之文經第

言北面摺三挾一个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

揖退而已省文可知

堂揖就席將祖先言主人將疏正義曰敷氏云賓主人釋弓矢

也不言說決拾者可知也注尊賓也校勘記云尊閩誤作是

先言賓襲是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耦降袒決遂於堂而就此

修容之禮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耦降袒決遂於堂而就此

疏正義曰敷氏云袒決遂蓋揖皆進如三耦疏正義曰敷氏云

少退也以其行事於庭無堂上堂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

下之異故不俾如射之儀也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

說矢束說矢束者下疏正義曰注云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

意亦欲如三耦之拾取是以敵者之禮待其耦故云下耦也吳

氏廷華云注下耦下同於耦也東矢亦尊大夫也說之不說其矢

其尊也故曰下於耦敷氏曰凡大夫之取矢于福者必說其矢  
 東以當拾取也其自為耦者並行至福南即為之其與士為耦  
 者即位而後為之此其異者也說矢束不言北面亦文省盛氏  
 云此大夫之說矢束言於西面之下則亦面說也教云北面  
 非興反位而后耦揖進疏正義曰而後校勘記作后云后作後



非及耦行禮之事也方氏苞云自大夫以上矢有束必矢與其  
 人之志慮血氣相應而不可混也脫東以矢當拾取也其自為  
 耦則並行至福南而脫之以拾取而同升就席也與士為耦則  
 脫東而反位其耦乃進取矢俟耦反其位而後大夫釋弓矢以  
 升故取矢時即分先後也大夫先脫東示欲與耦拾取也耦進  
 而兼取乘矢示不敢與之拾也然後大夫亦兼取焉則尊不陵  
 而卑不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  
 偏矣君子之所疏正義曰教氏云耦兼取乘矢不敢拾取者以其非  
 以相接也疏敵也凡敵者其取矢于福則拾以為儀言順羽是  
 亦兼諸附矣此與三耦異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  
 者惟不拾取矢耳餘則同

揖三挾一个亦於三耦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而釋弓矢襲  
 升即席大夫不序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耦反位反司馬西南  
 于序而而升即席優尊者也培案言耦反位大夫不反位可知  
 言大夫適序而耦不適序可知反位者反射位也必取道于  
 司馬之南上經大夫與其耦射其可證者此大夫獨適序而則  
 揖退之後耦自南行轉而以反位大夫則自轉而面行北折至  
 堂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皆拾取矢

司正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羸言  
 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疏正義曰教氏云進由司馬之東而進  
 也今文或言作升射也此以適南為進者凡進退之文無  
 常大抵以有事於彼為進率事而反為退也注云羸言還當  
 上耦而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者賈疏云上番將射時云司  
 射還當上耦而面作上耦射不言進明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  
 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  
 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云今文或言作升射者教氏曰經文  
 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者蓋後人亦疑  
 其誤而易之矣胡氏承琪曰教闢上字衍是也疏云此直進作  
 射似經文但云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文作升射者大  
 射儀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  
 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

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諾疏正義曰教氏云司射惟去扑耳其決遂執弓挾矢自若也  
 似不妄襲此言襲蓋衍文以樂樂者用樂為歡樂也以此  
 請之於賓故曰請以樂樂于賓大射儀曰請以樂盛氏世佐云  
 此襲字非衍也蓋射武事也故請射則袒樂文事也故請樂則  
 是時經釋禮儀



襲言襲則其說決拾可知矣不釋弓矢者射未畢也方氏苞云  
 初射再射欲其容體比於禮也至三射又欲其循聲而發射之初弓矢  
 再射欲其不失正鵠也至三射又欲其循聲而發射之初弓矢  
 未調三射而後樂作俾循序而益致其精也射之終筋力既乏  
 三射而樂始作俾嚴終而彌斂其氣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  
 以聽其事至難故聖人陶冶羣材而磨礪其德性者如是其曲  
 盡焉其辭曰請以樂賓不敢質言之也賓喻其意故不辭而遂  
 諸案義疏云凡司射升堂惟去揖而已其袒決遂如故未聞變  
 袒而為襲也注疑司射降揖揖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  
 襲為衍文是也  
 賓許東面於西階之前也本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  
 者遙號命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  
 疏正義曰敖氏云必揖揖而後命樂正者碎併敬也義疏云大  
 猶北面未還蓋上遷樂時樂正立於工南北面至是聞命許諾  
 位猶未變與大射同也○注號命之可也校勘記云命徐陳通  
 解楊氏俱作令云樂正亦許諾者據大射儀有樂正曰諾也  
 云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者賈疏云樂正位東階東南北面大  
 師位東北面西面賓在堂南面樂正猶北面不還而面是以下文  
 特云東面命大師明此時不面受命矣吳氏廷華云經不言  
 樂正受命亦當西面命大師是正面向司射與大射同可知但文不具耳  
 也則受命亦當西面命大師是正面向司射與大射同可知但文不具耳

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

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

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當拾

疏正義曰注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

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疏正義曰注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

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

士以采芣五節鄉射為大夫士禮故鼓五節歌五終者下記云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云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

一節先以聽也者賈疏云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

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以知樂終始長短也王九節者一節先以聽

以聽諸侯七節者主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

皆四節拾將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

尊先知審故也教氏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

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乘矢勇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

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盛氏世佐云此

當以疏說為正教氏好立異而引周禮射人職為證以愚考之

則不然蓋自教說推之則王之九節五正五節之閒拾發乘矢

而其先以聽者四節也諸侯之七節三正五節之閒拾發乘矢

今其先以聽者亦四節也夫天子以下降殺以兩禮之大凡也

已不倫矣且其拾發乘矢一也而乃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不同

蓋射人多者似促數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



二正者以其侯采言也鄭注蓋不可易矣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

奏騶虞閒若一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壹發五豝

五豝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

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

客鄉大夫則歌采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

命者必其長也此惟據有大師者言之注云射義曰騶虞者

樂官備也其詩有壹發五豝五豝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

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者朱子曰據詩但取壹發五豝之

義耳騶虞則為仁獸之名以庶類蕃殖美君之仁如之也樂

官備云者諸儒有以騶為文王之圃虞為主圃之官故立此義

而鄭注因之與其詩箋自相違異胡氏肇晰云周禮鍾師疏引

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

傳云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云騶者天

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凡此諸說皆與毛詩異而與射

義合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

白虎黑文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也考異義

許慎從毛說而鄭無駁亦以毛為是注禮則用韓魯說者以與

樂賢之意相近也褚氏寅亮云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斷章斯

言最的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

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為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

云騶者文王之圃虞者圃之司獸又云騶廢官虞山澤之官二

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

取其說以注禮也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

志取其宜也者案鄉射得奏騶虞說者不一郝氏敬云國風小

雅上下或可通用也高氏愈云意其音節有可相假用者也蔡

氏德晉云周官射人正射以騶虞九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



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藝此篇有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  
虞以其同有樂賢之志也云間若一者重節者賈疏云間若一  
謂五節之閒長短希數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疏正義曰  
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反位反工南北方位也

右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眾賓繼射釋獲如初卒

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疏正義曰注云降者眾賓者賓主人

降指眾耦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吳氏廷華

云次番射賓主人大夫亦降脫決拾乃升則降者不獨眾賓也

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疏正義曰注

告于賓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曰案上文已云卒射釋獲者

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而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矣

此云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告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

再射時既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階下北面告於

公曰左右卒射其後三射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

右卒射如初不復言告于公矣胡氏肇昕云升告左右卒射六

字為句謂以左右卒射升告之也若作告于賓當有曰字如上

文告于賓曰左右卒射其義方顯若僅作告于賓似左右卒射

為告賓後事矣故鄭不從今文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以樂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

之皆如初

右樂射取矢數矢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算獲算也今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曰視數



其不復射故也

右樂射視算告獲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

升飲如初疏正義由校勘記云通解設豐二字不重出案大射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胡氏肇昕云升飲如初下

敖氏云大射儀云卒退豐與解如初此脫一句也

右樂射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面以命拾

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疏正義曰賈疏云言於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

之辭以其常袒恐不袒故言猶以連之也盛氏世佐云司射之請以樂樂於賓也經說云襲矣至是言猶袒者蓋自其命勝者

不勝者之時而袒也其閒命樂正及視算皆襲胡氏肇昕云以樂樂賓節敖氏以襲為行文韋氏協夢據此節猶袒決遂明司

射前此皆袒以敖說為是然考初番射說數獲司射適面階面釋弓矢去扑襲則三番射說視算亦必襲矣經不言者互文相

見也視算說襲命勝者不勝者又袒而此四之云猶袒決遂也盛氏說推究頗精當從之注云側持弦矢曰執者對方持弦

矢曰挾而言張氏爾岐云方持弦矢曰挾者矢橫弦上而持之側持弦矢曰執者矢順并於弦而持之云面猶尚也者尚與向

通尚其鏃向上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賓皆袒決遂氏曰鏃向上也

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還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面

不挾亦皆執之如司射也不疏正義曰注云不挾亦皆執之如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司射也者謂亦側持弦矢也賈

疏云兼諸弦弣則與司射異司射直執一个無三矢兼於弣三耦以下則執一个并於弦又以三矢并於弣弣氏曰拾取時猶

皆兼諸弣至幅南北面則不挾矢但取一矢兼諸弦餘三矢則兼諸弣自若亦象播三挾一之儀且如司射之戒也賓與主人

則亦于福東西之位為之云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者敖氏云不反位但由司馬之南而過也授有司授之以弓矢也

必授之者射事止則宜反於所受者也此文主于三耦及眾賓大夫與其耦亦存焉若賓則自階下以授有司于堂西主人則

以授有司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大夫及眾賓也相俟堂于堂東也

賓揖升大夫及眾賓從升立時少疏正義曰注云眾賓謂堂上退於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畱下

是青經釋禮儀禮正義九



於階之前者以上授有司弓矢于堂而故知相俟於此也云  
 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眾賓從升立時少退於大夫三耦及弟  
 子自若留階下者賈疏云皆依上文獻後升及留階下之法教氏  
 曰揖皆升就席謂眾賓三人也眾賓三人必俟拾取矢者辯而  
 後升若主人賓大夫則既授弓矢即升如初禮固不俟其辯也  
 胡氏肇昕云經文云皆自謂賓主人大夫及眾賓也鄭立異非  
 賓主人大夫眾賓而言不得專屬眾賓也教氏故與鄭立異非  
 郝氏敬亦曰賓主大夫以下席在堂上者皆復升盛氏世佐云  
 賓主人大夫必俟辯拾取矢而後升  
 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右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乃適堂而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疏正義曰司射之扑  
 于堂面之等以其不復射也教氏曰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  
 位其猶在中西南與不言釋矢可知也

下綱而釋之復射掩束之疏正義曰注掩束之校勘記云掩  
 不復射掩束之者教氏曰釋則是不束也說而釋之變於射與  
 未射之時郝氏敬曰凡侯未射左下綱不繫掩束之射畢又脫  
 繫復掩之盛氏世佐云說侯之左下綱異於射時也釋之謂不  
 掩束異於未射時也其不全去之者見此禮主為射也疏云備

復射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  
 非也侯請所退皆侯堂而備復射也旌言以者疏正義曰注云備復  
 侯旌恆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正義曰注云備復  
 謂旅酬後各欲燕射也云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者教  
 氏曰此據大射儀而言也退薦俎各當其位之前與

右退諸射器射事竟

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解南而立當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  
 酬二人舉解徹俎坐燕送賓以至明日拜賜急司正諸儀並同  
 鄉飲酒禮○教氏曰射事已而復其故職也云復解南見射者  
 解不徹是時司射亦當復東方之位郝氏敬云初司正揚解退  
 立于中庭解南未旅而射改為司馬今射畢旅行復為司正仍  
 立解南以監旅也張氏爾岐云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  
 解南者司正北面監眾之位

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疏正義  
 禮釋官曰案樂正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周禮樂師職曰令相與  
 此經合教氏曰命弟子亦適西方命之也郝氏敬云樂正初自  
 階東北面坐初不言樂不言樂正者正樂告備則降立堂下今  
 是謂經解讀扁儀禮正義九

是謂經解讀扁儀禮正義九



工反而樂正仍立階下懸閒可知也注云降時如初入者教氏云謂後先及相之儀也郝氏曰如其降謂如降往東階時左荷右相也云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者張氏爾岐云而階東北面樂正告樂備後降立之位遷樂於下則立階東南北面今當命弟子又復來此也遷工反位為旅酬後將有無算樂也敖氏曰反坐謂反其故位而坐也工既坐弟子亦降立于西方高氏愈云反坐復其舊時之坐也前因將射工降坐于階下之堂前矣此則因行旅酬而工復升各復其舊時之坐以待舉也賓北面坐取俎而之解與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解拜執觶與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疏正義曰俎而之解張氏爾岐真于焉主人降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主人進受觶賓主而者也主人降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疏正義曰據獻酬之時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實解進面疏正義曰注羈所酬校勘記云羈徐南面立羈所酬陳通解楊氏俱作鄉云其既實

觶進而南面立羈所酬者賈疏云以上賓酬主人降階上實觶進東南面則知此主人酬大夫而階上實觶而亦進而南面也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謂以長幼之次酬眾賓者謂堂上三賓以長幼之次而酬也長謂以長幼之次而酬云長謂以長幼之次酬眾賓者謂堂上三賓以長幼之次而酬也長盛氏世佐云大夫若限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即實觶酬眾賓長眾賓長酬次大夫交錯以辯也敖說非蔡氏德晉云此主人酬大夫及眾賓之長也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與鄉飲酒酬介之禮也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謂大夫酬長若某子受酬以飲酒為主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謂大夫酬長若無大夫而眾賓長相酬之時也賓主人及大夫旅酬皆不相至眾賓乃相之若主人酬長相之辭當曰主人酬某子猶主人與賓為耦而告賓曰主人御于子也若大夫酬長辭當曰某子與某猶大夫為下射而以耦告之曰某御于子也受酬者自大夫右大夫如介禮也注此言某酬某子者校勘記云此葛本誤作化云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者敖氏云司正稱酬者之字稱受酬者曰某子彼此之辭也此主為酬者命受酬者緣酬者意欲尊敬之故於此言字於彼言是青經解實編儀禮正義九



子所以不同引春秋傳曰者莊公十年公羊傳文以證子之尊  
於字也云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也吳氏廷華云此特主人  
以飲酒為主者明射禮之異於飲酒也吳氏廷華云此特主人  
及大夫獻賓長之禮即尊之亦非下為上之可言故氏謂稱字  
稱子彼此之辭是也要之司正作受酬者則某子是相對者之  
稱故辭有彼此且酬者與受酬者較則又以齒而射者私家之行  
其字也方氏苞云有司致射自當序賓以齒而射者私家之行  
輩又各有少而尊長而卑者設以父族之母族之尊行次酬卑者  
而司正代為尊之稱義無所取況以次呼祖考則不得為卑  
轉為尊稱亦未見其安夫子孫祭告以字呼祖考則不得為卑  
稱明矣蓋因眾賓姓同者甚多設曰某子則不辨其誰  
何惟酬者稱字則所酬者雖以姓舉而不慮其相混矣但其中  
有同姓遞酬者則益益稱姓而無文蓋既明於異姓相酬之  
稱則同姓遞酬者不得更稱姓也此云某酬某子據酬者而言也  
子受酬據受酬者而言也此云某酬某子據酬者而言也  
蓋曰某酬某子某子受酬經特互文見義耳注非胡氏肇所云  
旅酬之禮以次相酬則此酬者即先受酬之人故司正但作受  
酬者而受酬者之為某子不稱其字而但稱其氏緣酬者之意  
以尊之也要之酬者之為某子不稱其字而但稱其氏緣酬者之意  
自秩然不至相混而司正必作之者禮貴防其未然也受酬者  
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疏曰注

云退立俟後酬者也者以酬時司正不與  
其事故必退立至後酬者又始升相也 眾受酬者拜興飲皆

如賓酬主人之禮辭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在下謂

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疏正義曰引鄉飲酒記者賈  
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異於賓疏云欲見主黨不與酬之  
義吳氏廷華云在下謂諸執事即鄉飲酒記謂主人之  
贊者賓興禮重故酬不及贊此詢眾禮輕故亦與酬耳 卒受者

以觶降奠于篚

右旅酬

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疏正義曰張

以起無算爵韋氏協夢云大夫若眾亦唯舉觶於其長若有諸  
公則舉觶於諸公而大夫亦不與矣褚氏寅亮云羣者二人所

舉之觶賓與大夫奠于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舉觶使之者未詳  
飲畢受觶酌酬主人及長培案使二人舉觶使之者未詳

謂司正使之是也至二人所舉即前奠於賓與大夫薦西  
之觶舉此二觶以發之後之交鎔以辯皆其所舉可知 舉觶  
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



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與坐奠觶拜執觶與賓

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

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坐奠之疏正義曰注

不敢授者對獻酬時皆親授此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其辭

云坐奠以贊者卑不敢授也疏夫不敢以尊自居也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

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大

楊氏救氏俱有坐字通解無注云不舉者盛禮已崇者此釋

經反奠之義救氏云此奠於其所亦皆少違其故處而在其俎

也進退拜送坐興之禮說履升堂後不可復行故預拜送坐奠

于其所然後升坐而取飲可以不興不拜也吳氏廷華云舉觶

者堂上無位此云反位者其而階上之位與云古文曰反坐者

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曰此賓與大夫當舉觶者奠于薦右之

時既坐受觶以興矣至此乃坐而反奠于其所反奠者謂還奠

于薦右上文一人舉觶亦云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

所彼不言坐者省文然反奠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

不從倒鄭所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疏正義曰燕禮初二

復使二人君命長媵一爵於君此若無大夫則唯賓一人其

人舉觶之禮當如燕禮之媵一爵故引以況之救氏云言此者

明不舉觶于賓長此二人舉觶雖曰正禮然若無大夫則缺一

人以其禮唯當行於尊者耳方氏苞云大夫不與眾賓長可同

於介之受酬而不可同於為介舉觶何也鄉飲酒之介乃德行

道藝亞於賓以待後舉者故禮多同於賓而與大夫等鄉射之

右司正使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

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疏正義曰注至此盛禮已

已成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成校勘記云已徐本通

解俱作以云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者賓辭以俎者

本禮記聘義之文引以證請坐于賓之意也賓辭以俎者

貴者也辭之者不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疏正義曰

夢云上言請坐于賓亦傳主人之辭也下言司正降自西階階

主人曰亦傳辭于賓也此與鄉飲酒皆互文儀禮正義九



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

主人曰互疏正義曰注順賓意也校勘記云賓重脩監本誤作相備耳疏正義曰注順賓意也校勘記云賓重脩監本誤作

上言請坐于賓亦司正傳主人之辭此言主人曰亦傳主人之辭于賓也互相備文乃相足也

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

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

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

厚禮疏正義曰注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

歸之故云者以鄉飲酒燕射皆有徹俎之禮俎為肴之貴者徹以

歸其盛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

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取俎未必

之耳注云以東授主人侍者者盛氏世佐云鄭為此說者所以

無授主人侍者之專矣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

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疏正義曰韋氏協夢

為之蓋賓取俎之時主人與大夫即皆取俎云此三節皆同時

授弟子經特各終言其事耳非有先後也眾賓皆降立于大

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為將燕

右請坐燕因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履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履升坐說履者將

賤不立在堂也說履則掘衣為其被地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賓主人說履之時

升賓厭大夫大夫厭眾賓眾賓亦皆說履畢主人乃揖賓注云說履則掘衣

為其被地者賈疏云曲禮云掘衣趨隅被謂升席者引之證說

履低身若不掘衣被地履之案少儀云排闥說履於戶內一人

戶內其餘說履於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履在堂

其餘說履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履於階下公不見說

禮賓主人行敵禮故皆說履於堂下也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

所以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

案酒

儀禮正義九



二人謂曩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  
 禮說殺疏正義曰注云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  
 不復崇疏執解也者疏云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  
 之即下女所云執解者受解遂實之亦司正也此舉解謂取而酌  
 解即舉賓大夫前奠于其所之解也賓大夫不與而取奠解飲  
 則命舉解者取之明矣故說矣之胡氏肇所云賓主人大夫眾  
 賓說履升飲則與拜之儀多省故必使二人舉解凡堂上舉解  
 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據上正旅酬時皆坐卒爵拜既爵不  
 故云卒解者固不拜矣又獻酬時皆坐卒爵拜既爵此則卒解  
 不拜故云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云此坐于席禮既殺不  
 復崇者據正獻酬時言之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爵不拜唯受  
 爵于君者拜案鄉飲酒鄉射旅酬以前燕禮大射為大夫舉旅  
 行酬以前皆是立行禮禮盛故拜至無算爵則坐行禮禮殺故  
 不拜考鄉射禮無算爵使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  
 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  
 而錯皆不拜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  
 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受解者不拜受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  
 與旅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  
 大夫無算樂是無算爵皆不拜也鄉射儀同經不云者文不具也燕  
 爵是賓與介取奠解餘當與鄉射儀同經不云者文不具也燕

禮大射無算爵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  
 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又云士終  
 于上如初無算樂是燕禮大射無算爵亦不拜也特牲饋食禮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于其長皆真解於其所皆揖其  
 取解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辨無次第之數有司徹賓  
 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畜無算不賓尸之禮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雖不云不拜準以飲酒正禮則皆  
 不拜可知也唯受爵于君者始拜燕禮大射無算爵士也有執  
 膳爵者有執徹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是酌膳進  
 公公不拜也又云執徹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是酌膳進  
 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坐爵  
 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真之受賜爵者與授執徹爵者  
 執徹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然亦降席拜而不降階  
 拜則已殺於旅酬之禮矣鄉射無算爵受君之酬則拜者君尊異  
 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而燕禮大射受君之酬則拜者君尊異  
 於常人也又燕禮大射公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  
 而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辭  
 遂升反坐此則命徹幕之拜而非無算爵之拜也此拜執解者  
 亦降階拜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示禮有終也一拜執解者  
 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賓長而錯皆不拜



錯者實主人之解以之次賓也實賓長之解以之次疏正義曰  
 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張氏爾  
 岐云大夫與眾賓等則得交相酬或大夫多於賓或賓多於大  
 夫則多者無所酬自與其黨迭飲也疏正義曰云錯謂以次更迭而  
 受也大夫若惟一人則眾賓長先受其解以次錯行之大夫若  
 有二人以上則皆及於大夫乃及眾賓蓋先尊而後卑也云大  
 夫之解長受而錯則賓解但至主人而止與所以然者以二解  
 竝行難為旅也若無大夫乃行主人之解為其無二解故爾疏  
 案注曰實曰以則皆執解者為之矣大夫之解長受雖不言以  
 亦二人以之可知至旅在下者於階上卒受者既奠爵于篚  
 始云執解者洗酌反奠于賓與大夫則堂上相酬皆自酌也胡  
 氏肇昕云經文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為句而為賓解  
 總承賓解大夫之解言之教氏乃讚長受而錯為句而為賓解  
 但至主人而止之言以與注為異不知錯之為義言其交錯也  
 以二解交錯相酬始易盡旅酬之法乃云二解竝行難為  
 旅也何哉若無大夫止有一人舉解則以次迭相酬耳疏卒  
 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階上大夫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  
 不使執解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其末若皆眾賓  
 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解者酌在  
 上疏正義曰注眾賓之末校勘記云之誤作至未徐葛俱  
 復位疏作未似誤下兩木字徐亦俱作未葛本其未仍作未

不以己尊於人也於徐葛陳闕通解楊氏俱作孤與單疏合是  
 也云不使執解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者盛氏  
 世佐云堂上皆坐飲故使執解者酌在下者于階上立飲若  
 使坐者自若而飲者特升是以己之尊孤人也所以卒受者必  
 升自酌以旅在下者此當與大夫三耦不勝則特升飲參看彼  
 是罰爵故云尊者可以孤無能此方旅酬義取弟長而無遺故  
 云不以己尊孤人也疏釋例云凡無算爵堂上堂下執事者  
 皆與案鄉射禮無算爵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階上又云  
 執解者皆與旅此注主人之贊者即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贊  
 者而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  
 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鼎沃盥設薦俎者蓋據鄉飲酒義終於沃  
 洗者言之也以此推之則燕禮大射執膳齊者執散齊者亦皆  
 與於無算爵也特牲饋食禮宗人獻與旅齒於眾賓佐食於旅  
 齒於兄弟有司徹遂及私人爵無算是祭畢飲酒堂上堂下執  
 事者皆得與於無算爵與飲酒之正禮同也中庸云旅酬下為  
 上所以逮賤也鄭注謂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亦謂宗  
 廟之中堂上堂下雖執事之賤者亦得以與於無算爵為榮也  
 實之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長謂  
 位當拜也古文曰酬者不拜疏堂下眾賓之長也酬者即  
 三賓之卒受者胡氏肇昕云長當兼主人贊者之長言注古  
 文曰酬者不拜校勘記云曰下徐木通解俱有受字云嫌酬  
 是詩經釋義篇儀禮正義九



堂下異位當拜也者以堂上酬者不拜上已明之此酬堂下異位嫌其當拜故復著之敖云嫌親酬當拜也非云古文曰受酬者不拜者胡氏承琪云此酬者謂堂上酬堂下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雖受尊者疏正義曰注雖受尊者校勘記云禮殺雖徐本之酬猶不拜楊氏俱作進通解作雖○敖氏曰曷者旅酬有拜而飲者拜而受者故於此十一明之韋氏協夢云受酬者不拜指長受酬而言也下皆不拜指其次受酬者以下而言方氏苞云日暮人倦受酬而拜尊辨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疏正義曰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齋然後與故云於此始旅贊者統諸執事以及於沃洗者尤卑嫌有拜故著之

**執觶者皆與旅**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疏正義曰觶者于階上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所謂逮下之惠也

**子筐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旅于階夫之觶皆為齋實觶觶為之疏上故卒受者降奠敖氏云此以降者一觶也然則主人所飲之觶執觶者其先以奠于筐與盛氏世休云上文及此兩言卒受者依注二觶並行則卒受者

二人也敖氏主唯行大夫之觶故云然今亦不取竊謂堂上旅至於旅在下者之時同在西階上酬者又須親酌若復二觶並行頗覺其襍糅而無次况一階之上而行禮者常四人焉能曲盡其進退雍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蓋用一觶也所用之觶毋論賓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賓之末者三賓之末飲而酬堂下其一觶則執觶者以長飲而酬主人之贊者亦以次交錯而辯也位其在斯時與教謂堂上唯行一觶注謂堂下亦行二觶皆未合再舉者試以上下經文反覆玩味必有能辨之者褚氏寅亮云俟再舉也飲酒至末雖不行亦必酌而奠之蓋不敢必其不舉也胡氏肇明云盛氏自立新說謂堂上行一觶以旅在下者安非也考堂上既二觶並行則卒受者各執一觶以旅在下者安見其襍糅而無次且經言旅酬而終之以執觶者皆與旅酬則受酬終於執觶者執觶者一人二觶並行二人既各受酬乃各以虛觶降奠于筐而復洗升以反奠于賓與大夫其始終之序不相淆亂宜如此上文注云執觶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謂執觶者將與旅酬而盛氏遂據以為一觶降奠于筐其在斯時殊屬牽合要之敖氏故與鄭立異盛氏又斟酌於鄭敖之問均無當也自宜以注說為正注云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者敖氏云此後酒行終而復始至醉而止謂無算齋也云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為齋實觶觶是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九



為之者賈疏云今文此經云執解者無此執解又今文無執解  
 及賓解大夫之解皆為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  
 為爵云實解解為之者亦不從也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此  
 節注疏皆為錯不可讀許氏宗彥云此注今文無執解及賓解  
 大夫之解皆為爵十五字當在上執解節下承珙案此經卒受  
 者以下並無賓解大夫解字注何得為此語自是上節執解者  
 受解以下之注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執解亦誤彼經云執解  
 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皆為爵蓋總言執解以下諸  
 皆云今文執解及賓解大夫之解皆為爵蓋總言執解以下諸  
 解字今文皆為爵今文下衍無字耳若今文無執解二字則者  
 字無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文或謂但當有今文實解解  
 為之七字承珙案疏云實解解為之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  
 此語可知詳疏意此經執解者洗升實解注云今文無執解者  
 實解解為之鄭以無執解者嫌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實解  
 解為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平云注  
 今文無執解案執解上疑脫虛解二字今文蓋作卒受者以降  
 真于筐執解者洗升實之疑者今文若無執解則亦必無者字  
 既無執解者則下文洗字是卒受者洗即上文不當云真于筐  
 又注及字連執解故疑注文有脫字案此說  
 亦通然於賓解大夫之解終無說以解矣

**無算樂** 合鄉樂 無次數

**右坐燕無算爵無算樂射後飲酒禮竟**

賓興樂正命奏咳

咳咳夏其詩以周禮賓醉而出奏咳夏咳疏  
 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

人送于門外再拜

拜送賓於門東而面  
 疏正義曰叔氏云降謂  
 賓不替拜禮有終

韋氏協夢云降謂降席也胡氏肇斯云降與及階連當以敖說  
 為是方氏苞云拜送眾賓異於鄉飲酒禮何也鄉大夫同卿  
 也惟既獻於主之賢能乃以賓禮寵異之故雖介不拜送若州  
 長教射則概執主賓之禮可矣韋氏協夢云大夫之出當在賓  
 及眾賓之後主人既送賓與眾賓然後入揖大夫乃出  
 再拜送之下記云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是也

右賓出送賓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

拜賜謝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朝

處士則曰鄉服方氏苞云賓為公士則朝服其正也卽州之學  
 士而攝用之亦甫雅肄王之義惟隱居之君子不宦朝服但既  
 抱道不仕自不得  
 以鄉射之賓強之  
 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不見不褻禮也拜  
 疏正義曰注云不見不褻禮也者賈疏云禮  
 辱謝其自屈辱  
 疏不欲數數則瀆主人不見恐相褻也方氏



苞云別記云無辭不相接也鄉飲酒及射禮既畢更無辭可致  
故拜于門外而不見士相見禮主人復見以還贊有禮與辭也  
敖氏云拜賜之禮賓至於門外擯者出請入  
告主人辭不見賓乃拜主人拜辱亦如之

右明日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

令曰勞農疏正義曰注引月令者見息司正者亦勞以休息之

以休息之疏也江氏筠云飲立司正至射則轉為司馬正射時

有司馬又有司射二者皆主人之司射主射事其勞較司馬

始有甚焉又擯相係司正之職而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其升降

似勞之宜亞於司正而殊於餘執事者矣士冠禮有賓有贊冠

者至禮賓時則贊冠者為介嫌此禮或當放之而用司射為介

故經特無介勞禮略於飲酒也此疏正義曰注云勞禮略貶

明之也無介已下皆記禮之異者疏於飲酒也者賈疏云謂

貶於鄉飲酒鄉飲酒有介此無介也敖氏曰昨日正禮不殺無

已無介則此可知矣乃言之者嫌不射而飲或用介也

故使人速賓疏正義曰賓即司正敖氏云亦當使人戒乃速

不必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

人主人不崇酒不拜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言遂

其間闕也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疏正義

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算爵

曰敖氏云言不殺復言無俎者嫌不殺者亦或有俎也士冠士

虞以乾肉折俎主人不崇酒則賓亦不告旨矣不拜眾賓謂不

拜之於庭指將獻之時也若獻則眾賓亦拜受爵而主人答之

前其間工入升歌等禮皆闕也此一舉舉觶在獻眾賓之後雖

與正禮之舉觶為旅酬始者同實為無算爵始也言遂無算爵

明其說履升坐無司正使擯者而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息司正

即取此解故也已不立之疏而更立司正則於敬賓之

義微若有嫌不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褻徵唯所欲徵召也謂

若無之為安也古文與作豫徵唯所欲徵召也謂

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疏正義







